

280
胡憲生譯

墨索利尼自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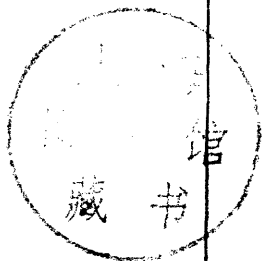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0 7916B

胡憲生譯

墨索利尼自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15533511

原序

我做這篇序，不是來鋪張書中的事蹟，或是加以詮釋，或再加些材料。我任駐意大使有年，書中敘述的事，有不少我早已熟悉。書中所述瑰偉奇特的主人翁，他的性情我也十分清楚十分敬重。我們等了那麼多年，他現在到底提起筆來赤裸裸簡簡單單地文如其人的描寫自己的歷史了。

他做這本自傳的動機，可云自我而起。坊間已經出版的墨索利尼傳已有不少，一本也有一本的趣味。但是我有一天同他說道，「別人做你的傳，總不如你自己做好。」

「我自己做？」他聽了似乎十分驚奇。

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忙人，我現在忽然請他做起自傳來，他似乎有些兒怪我不了解他。

「是的。」我一邊說，一邊拿出幾個預備好的標題來請他看。

「好的，我來。」他看過了用英文如此回答我。

他就是這樣。決定一樁事，又快當又完全。

他起始了。他嘴裏說，另一個人用鉛筆記下來。這法子也是我教給他的；因為他若自己動手，總是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改了又改。他是忙人，那如何能成？所以他說，人寫好了交給他，他用紅鉛筆或紅墨水，字裏行間這裏添一些，那裏減一些。

全文告成，他拿來給我。我看了先是沒有辦法，因為請人一個個字譯起來，定要失掉不少他那剛毅的個性。

我就問道，「你許我校訂麼？」

「隨你，」他回答；「你了解意大利，你了解法西斯主義，你了解我比任何人清楚。」

所以我自己動手譯了。一動手也沒有什麼了不得。譯文就是原文，絲毫不用校訂。所謂文如其人，讀了就同讀他一樣。你贊成他罷，不贊成也罷，讀了他的自傳，可以曉得他的爲人。至少你可以多了解他些，除非你先入之見過深，戴上了墨晶眼鏡。你喜歡這書也好，不喜歡也好，無論如何，全書自始至終沒有一句話不是真心的。至少我沒有發見一句。

當然，一個人傳述自己，總有許多關於自己自己看不見的事，也有許多關於自己自己不肯說

的事。

在歷史的銀幕上，他未必會說自己的地位佔有多大的地方。

贊成吧，不贊成吧，理論吧，主義吧，一切的一切吧，都丟開不講；我的意思，要衡量一個人真正的偉大，須先答覆下面一個問題：

「一個人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的影響……對於他們的心靈，思想，物質上的幸福，與對宇宙的關係——有多少深刻，多少持久？」

我可以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找不到第二個人像墨索利尼那樣永久的偉大。

無論你欽崇他不欽崇他，贊成他的哲學不贊成，承認他的成功是永久的還是不承認，當他是超人呢還是不當他是超人；總之他已將一個前所未聞的國家大計，用實驗的精神，實驗的方法，實驗的領導，實驗的理論，實驗的重內容輕外表的原則，施之於國家，施之於一大部份的人類。他不但能獲得並保持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信仰，他已根據着一種新的國家的觀念造成一個新的國家。他不但能變換人類的生活，他又已變換了他們的思想，知識與精神。他不但治理一所房子，他已造

成了一所新的房子。

他不僅紙上口頭打樣設計，他還一塊塊磚自己動手砌。

治理國家是一件事。能治理國家的可稱爲政治家。創造一個國家卻又是一件事。墨索利尼已創造了一個國家。他是超政治家。

意大利以外的一般世人連墨索利尼的名字還沒有聽見過的時候，我早就認得他了。他跳上馬背以前，跳上馬背以後，我早就認得他。他匹馬單槍收拾瘡痍滿目的意大利的時候，我也早就認得他。

但是沒有人真正認識墨索利尼。意大利有一張報紙曾懸賞徵文，誰能認識神祕的墨索利尼。據說若干時後墨索利尼知道了，命將徵文事停止，說道，「這種徵文可笑得很，我自己都沒有意見可以來應徵。」

可是他雖然有敏捷堅定的決斷力，不能撼動的決心，與極有次序的計劃及行動的步驟，他的個性卻始終是在流動的狀態中。世界是永遠流動的，他的治國方法也就跟着流動。

譬如他某一個行動是根據某項事實決定的；事實變了，他的行動也變了。假設變了，他的結論也變了。

這是一種很難認得出來的偉大個性。一般人永遠的希望着把世界弄得整整有條，弄得整整有條他們的工作就算完了。政治家都希望實現自己心裏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能自豪於衆道，「好，總算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其實多半是一場空。辛辛苦苦造一頂橋，造成了，橋已無用；橋下的水流已變了方向，人們都在喊道，「我們要新橋！要新橋！」墨索利尼的意思，這種情形這種思想不是壞的。成功了的世界是愚蠢的世界，愚蠢得教人難受。

一般政治家的幻想，只限於靜止的世界。

真正偉大的幻想，四及於動的世界。墨索利尼的眼光看到一個大動而特動之的世界。世界動，他預備跟着動。就是把他造的房子動坍了，理論動爛了，從前一切動得毀滅了，新的「明天」要動來了，他還是跟着動。

爲了自我跟着環境轉的人，世人都譏爲投機家。我認識得一天深似一天的墨索利尼是一個

大投機家。但是他的投機與人不同。他認為人類的行動應適合常在轉變的世界狀況，不應膠住在什麼定律上面。儘管我們已經消耗了不少光陰，希望，甚至於祈禱，才好容易研究出一個定律來，那定律終是死的，世界卻是活的。

他曾隨着千千百百的人爬幾座山，這一邊爬上去，他那一邊又爬下來了。這一個生活奇特思想奇特的人——這一個具有大聖大奸、拿破崙、貞德、托爾斯泰、尹喬索一班人都有的心靈上怪火的人——曾上過社會主義山，國際主義山，自由主義山，保守主義山，但他終是從一座座山上爬下來。他曾說道：「任何主義的神聖，不在主義的本身，而在能否應用，能否實施。不能應用實施，便非神聖。一個主義，也許昨天成功，明天就失敗了。昨天失敗，明天就成功了。機器的用處，第一要它能動。」

我為好奇心所驅，常常冷眼觀察這一個人精神上體質上各種與人絕對不同的特點；我越看越奇，越奇越看。他有時很安閑，像什麼事都不在心，但他個性中一陣陣的風時時在不知不覺間流露。我們從他的兩眼中，從他突如其來的動作或言語中，可以看得出那風在流露了，就像風動水面

微波忽來一樣。

他走路有些像貓獵食，脚步輕的很。他有貓癖。他愛貓的獨立性，貓的決斷力，貓的公道心，與貓對個人的尊重。他甚至愛猛獅，常常逗着獅子玩。後來他的保鏢抗議，說這種社交過含危險性，他才停止了。他頂心愛的是一隻波斯貓。那貓是貴種。牠不但得意自己系出名門，也得意——雖然帶些兒俯就與委屈——自己是墨索利尼的愛物。墨索利尼除掉穿了騎馬靴走路時輕便活跳有些兒像貓外，其他沒甚像貓的地方。可是他有一個脾氣也帶貓性。他孤高自賞，與貓相同。我們覺得他這孤高自賞的性情一定自小就有。做兒童時，做過激派青年時，做流浪者時，做愛人時，做工作者時，做思想家時，這性情始終伴着他。

墨索利尼是找不到真正的知己的。千千万萬的男和女，能真正在他心頭的沒有一個。也許有一個——他的愛女愛達。世間多少傳聞，說他聯絡誰，同誰有關係，欠誰良心上的債，那都是胡說。他什麼也沒有。債麼？他都還清了。

他的經濟狀況呢？胡賴他的人說他月月受意大利實業界的大批津貼。深知他的人都曉得這

是豈有此理的胡話。他的月薪低得幾等於無，他的妻兒窮得可以。

政治方面呢？他會欠誰的債？在政府裏做事的人全部是他提拔起來的。生殺予奪在他手裏。全國官員，誰有能誰無能，誰配誰不配，衡量之權他獨個兒掌着。除此之外，我想不起他還負什麼政治上的債。從前替他出過力的人，他已一個個設法還過了債。他現在那種挖苦譏諷的脾氣，我認為是因為他不負人人負他，他付之以重任的人卻虧負了他的緣故。

「但是好好壞壞我負全責，」他那樣說。他在公衆地方，是咬緊了牙齒，挺出了下頰說的。私人談話時，他說是儘管那樣說，看他兩眼神情，微帶着愀然不樂。

大小的事他一個人負責；紀律，出版檢查，以及局外人看了似乎像虐政的一切手段。「我的！」他說。成敗利鈍，可以不計，責任卻是「我的。」這種大勇實可欽敬。我若耍的話，很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來，證明他不辭勞怨褒貶——有時還完全不是他的過失——負國家全責的胆勇。

「我的！」他說。

從我認識他以來，他失望的回數，幻想打破的回數，已是不少，但他始終保持着一個笑——常

常，他的笑是一種譏諷輕蔑的笑——而且他始終自信能造成一個機器，一個法西斯機器，一個不藉任何定律，造成後能轉動不息的機器，一個與其他主義不同，先滿裝美酒再在瓶外貼商標的機器。

墨索利尼自信之深幾同篤信上帝一樣。他自己也那麼說。可是他的自信心不是用在個人利益上面。暗殺者一槍把他打死了，他立刻就身後蕭條，家庭生活都難維持。事實是如此。他的自信心是自信老天注定在他一口氣未嚥以前他定能創造成功一個新的國家，一部新的機器，一部能不息的轉動而有靈魂的機器。

我頭一次見他，是在他長征羅馬以前。他到我寓處來。談話中我問他對於意大利有什麼計劃。他立刻答道，「工作與紀律。」

我當時聽了，覺得他這句話像一句平淡空洞的訓誡話。同時我又覺得說空話的煽動家決不會用這幾個字。威爾遜也是偉人，可是他的口號——權利，和平，自由——比墨索利尼平淡而嚴肅的話動聽得多。傳教師要人相信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天堂在那裏開着等好人去，比這個更是容易。

但是人聽了嚴肅的話嚴肅的主義，心裏還激發起熱忱來，那卻是椿難事。所以你要衡量分析墨索利尼的偉大，不要忘記把底下一件事算在裏面。他將一個標準極高，極嚴肅，極難行的主義施之於人民，使他們歡迎這個主義，自願實行這個主義，并且使人民一連多少年奉爲神聖，實行不懈；而在這多少年中，世界上所謂自由主義派的人，都啄屍惡鳥般的圍着這主義上下翻飛，叫道，「快了！就是不死，也快了！」

領導人民難，領導人民離開放逸之途更難。領導人民，使新時代的青年自覺生而有一種新的精神，生而有一種新的力量，尤難。治現成的國家，用誠懇有效的方法施行一個適應於靜的世界的計劃，已是難事。創造新的國家，用誠懇有效的方法施行一個適應於動的世界的計劃，難上加難。

這一個用古怪式樣點頭，用古怪式樣抬起眉毛看我的怪人，竟把這件萬分艱難的事做成功了。歷史上如此成功的沒有幾個。我當初聽了他「工作與紀律」一句話，以爲這口號還不壞，把它貼在空瓶外面做商標也還過得去。不到六年，這一個人——雖然有無數反對他的人先是像一羣

嗒嗒的小犬釘着他脚跟咬，後來不敢釘着咬了，跑到外國去立得遠遠的還是咬——竟證明他貨真價實，瓶外商標與瓶裏滿滿的貨色完全無二，空洞的觀念已成事實了。

反對他這觀念的人，也許會說意大利新精神的實現及民衆方面如何一心接受，不過存在墨索利尼自己的腦中，不是民衆自動的發出來的。這句話完全不確。真正知道的都知道這句話完全不確。

人跟他握手時，他伸出了一隻肥肥的，手指短短的，有力的，鬼般的手同人握，握時總帶笑。有些像我們以前的羅斯福。常同墨索利尼在一起的人，心裏不由的會想世界上有兩種領袖，一種是雄糾糾慣於戶外生活的，一種是文縐縐深藏室內的。這兩種比起來，那雄糾糾氣昂昂的一種吸引力較大，較爲持久，較爲天真，較爲可愛。

墨索利尼與羅斯福同，教人看了，覺得他這人有一種遏抑不止的精力，噴泉般永遠地汨汨向外直衝。在這種時候，你自然會想到他的擊劍，他的撫琴，他頑童般的好弄，他一身的膽量，他的愛好動物，他的領導人民，使勞力者視工作爲高唱前行的人生樂事，不論他是耕田的農夫，採鑛的冶工，

航海的舟子，或在烈日風霜中尋生活的苦人兒。書生政治家，決策從容，講情感的政治家自得其樂。這兩種人是沒有真正快樂的。像墨索利尼這樣領導國民，經過了千難萬險，驀地間柳暗花明豁然開朗，這種突如其來的快樂才是真快樂。他視鬪爭爲遊戲，遊戲成爲樂事。誰說意大利給「紀律」壓得吱吱叫？意大利笑還來不及呢！紀律成功，要知道是民族的大勝利。

墨索利尼是有古希臘斯巴達性的人。也許現在的世界少幾個斯巴達人，少幾個以發展民族的力量與快樂爲目的的人。

我最後一次與他告別時，我向門走，他從屋子那一邊輕步走過來。他縐着的眉頭已經平了。那時午夜將臨，我們已靜靜的談了半小時的話，他臉上緊張的神氣已鬆弛了下去。他走前來，半個肩膀挨着牆擦了幾下。一天工作已完，他可以鬆一鬆懶一懶了。

我記得好多時前墨索利尼方握政權時，英國的柯藏爵士曾對他表示不耐。柯藏提起他時，總是「那個可笑的人。」

數年的光陰已證明他一不狂暴，二不可笑。數年的光陰已證明他又聰明又博愛。

一樣好東西落在世界的破爛天平上面；秤銹了，盤子舊了，竟沒有人覺得；好久好久，才有人發見一個好東西落在上面。識人真是不易。

講到對於人類的絕大多數發生又深刻又永久的影響，墨索利尼的偉大可云是並世無兩，不論你是贊成他或是瞧不起他。一個人見過了他同他告別時，不知不覺地替他帶上了門，像我們見過了羅斯福一樣。我們又覺得，與君一夕話，衣服上都沾了不少的「他」，擠都可以擠得出來。他感人之深如此。

他如何神祕，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想，他要照見自己是怎樣一個人，也只能看見一個常在動態中的人又向前走了一些路，堅忍孤高，若遠若近，當然不可測，不可即，而始終在前進，前進，前進！

前美國駐意大使查爾典

目次

第一章	少年時代	一
第二章	歐戰與其影響	二九
第三章	劫灰與餘燼	六一
第四章	生死鬪	九二
第五章	法西斯樂園	一二三
第六章	長征之前夕	一四八
第七章	長征	一七三
第八章	五年秉政	二〇二
第九章	新路	二四五
第十章	法西斯國家及其將來	二七六

第十一章 向前去……………三〇九

附誌……………三一三

墨索利尼自傳

第一章 少年時代

這一個時期，我的意思不如稱爲「人生的初步。」

傳述我的書，幾乎每本的第一頁上都刻版似的登着我於何年何月何日生於何地，簡直是一紙出生證書。他們的材料都得之於我的劄記中。

好的，我也來一下。我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於梵蘭那提考司泰。小小一村，踞山而立，房子都用亂石築成，一日之間陽光來了又去，閃爍於石牆上，翻成各種顏色。這種景象，我至今永遠記得。村中空氣清新，風景優美，望下去可以看得見杜維亞鎮，鎮屬於百萊達比亞州，在意大利的東北部。

我生於星期日下午二時。那一天也正是卡米那蒂舊教堂的一個聖節。舊教堂頂上有一個破

塔從塔上望下來，馥麗平原歷歷在目。平原緩緩傾斜；從冬季積雪盈顛的亞比那山脈起，到仲夏之夜霧氣沉沉的拉伐提娜止，在破塔上隱約都可以望得見。

這些故鄉風土，回憶起來，實是可愛。現在等我來追述一下百萊達比亞州的沿革。百州在十三世紀時已享盛名，中古文藝復興時代，州中產生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土質含硫。現在的居民藉釀酒爲生的很多，因爲那地出產的葡萄成熟後取來釀酒，香味勝於常品。含碘質的泉水，州中也到處都有。在四野的平原上，和參差高低的大小山尖上，可以看見許多中古時代遺留下來古堡古塔的殘跡。現在塔堡已亡，只剩些敗堵頽垣參差矗立，使後人想像當年塔堡的雄姿和古人的英武，可惜現在是不常見了。

吾愛此鄉，因爲這是我的鄉我的土。鄉土與血統，都與人生有莫大的關係的。

至於我的血統，我的家譜，有不少人曾不憚煩勞去仔細研究分析過。其實這一件事很是平淡，無論是誰，到我家鄉教堂裏藏着的年譜上去翻翻，就可以發見吾家世世代代是規矩人家。他們自耕其田，自食其力；因爲土質肥腴，所以也曾享受過份內應有的豐衣足食。

十三世紀時，有一家墨索利尼在波羅涅城很有名。那地的市民好勇善鬥。一二七〇年時，他們的領袖名喬凡尼墨索利尼。中古時代多任俠好義的帶甲武士。喬凡尼是武士中的領袖，所以他的勢力非常之大，波羅涅城完全在他和他的夥伴卡爾波里控制之下。卡爾波里也是百萊達比亞州人。就是現在，卡家還是百萊達比亞州的一個望族。

人事無常，波羅涅城中黨派紛爭攘奪權利的結果，波城的墨索利尼一族人終遭放逐到埃及來都去了。後來又從那裏分散到四近的城鎮。在此期中，我敢說我的祖先中爲了奔走衣食以致淪於困頓的，定有不少。十七世紀中墨氏祖先的來蹤去跡，我毫無法探尋。十八世紀中，倫敦有一個墨索利尼。意大利人凡是有一技之長，或有力氣可賣的，自來就不怕跋涉重洋，遠渡異國，我的祖先自也不能例外。他是一個有名的音樂家，編曲尤爲擅長。我性喜絃琴；日常忙裏偷閒，彈弄一曲，略得些身心上必要的安慰和休息；這好琴的天性，定是我倫敦的那位祖先遺傳給我的。

十九世紀中，數百年散漫無稽的墨氏家譜，漸有頭緒。我的祖父是禁衛軍中一個中尉。我的父親是打鐵匠，身重力巨，手大而肥。鄰居都呼爲亞歷山秩羅。他的心胸中滿裝着社會主義。他極富於

同情心，而同情心中雜着不少主義和理想。黃昏無事，與鄰居研究主義時，他雙睛中便斗的充滿了精神。國際間社會主義者的各種運動，他非常注意。

意大利的幾個名家——像考司泰，巴爾杜茜等——手下有一班著名的信徒，我的父親也是信徒中的一個。

一班懷着好心想找善果的人，像潮水般來來去去，每一個大小會議，他們都認為有關世界的命運；每一個符咒般的主義，他們都認為是人類的救星；每一個理論，他們都認為可以傳之不朽。他們這一個來，那一個去，和水一般的流。

墨索利尼這一姓留下來的永久紀念，自古來就不少。波羅涅城中現在還有一條街名墨索利尼街。不多年以前有一座塔一塊紀念方，也是以墨索利尼為名。宗譜中還載着一個墨索利尼家的紋章。式樣美麗壯觀，黃色的底子，上面六個黑色的人，是武勇與力的象徵。

我的孩提時代現已模糊恍惚，不甚記憶。但是偶然一個似曾相識的景象現在眼前時，也能因此迴憶到童年時代。春天雨後濕土中發出的一種氣息，或者走廊裏的脚步聲，都可以教我觸景迴

憶般般的雷聲，也可使我迴想到一個恍如隔世的小童在石階傍自得其樂的玩。

童年時的性情，現在我恍惚想來，實在記不起有什麼可使一般父母看着得意的神童特點。我不是一個馴良的孩子，也不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塾童，既不能使同班中的小伴兒生羨，也不致使他們憎厭。

我幼時好動，一歇不肯停。我現在還是如此。

那時候我不懂得爲什麼做一件事先要費去許多時候。至於因爲要休息而休息這一個道理，童年時固然不在意，現在還是不在意。

那時候我覺得每一天的起始與每一天的終結，都是一個意志，拿意志變成動作。那時如此想，現在仍舊如此想。

我已說過我不是一個好孩子，一切的一切也沒有什麼異於常童的地方。我的父親我記得是一個黑頭髮好脾氣的碩人，善於笑，有果敢的面容和穩定的雙目。我還記得我們的房子是石頭築成，石牆隙縫中滿長着青苔。屋傍一個小池，再遠些一條小河。池與河中平常沒甚水看見，但是秋天

或者雨季一到，幾陣暴雨就把他們填滿了漲到岸上來。那就是我同河與池挑戰的快活時候到了。我一見河水池水奔騰上岸，就同我的弟弟亞那杜——他現在是意大利民報的主筆——忙着築壩堆堤，治起水來。

鳥類築巢生蛋時季，我也特別的忙，發狂似的到處搜尋牠們的窠巢隱在那裏，下的蛋，孵出來的稚鳥是什麼色樣。我稚嫩的腦筋中恍惚覺得這可以代表天地的進化，好像從這裏面可以窺見宇宙萬物生生不息的變化和往來。稚弱的生命我自小就愛護。這種習性我至今還保存着。

我生平最愛的人是我的母親。她那樣的恬靜，那樣的仁慈，但是又那樣的果敢。她的名字是羅薩。她撫育兒女外，還兼教小學。我孩提時雖然不識不知，也懂得我母親無論做什麼事的忠誠與忍耐爲任何人所不及。我那時頂怕的一件事就是失母親的歡心。生小頑皮，天天得闖些小禍，又怕母親知道了不快活，於是不得不時時乞援於我的祖母，甚至於向鄰居求救，因爲她們都曉得我最怕的是母親因我而有什麼不快活。

我第一次的世事實驗是識字母。那時我高興已極，莫明其妙的就想進學堂。學堂在百萊達比

亞，離吾家兩哩。教師名馬拉尼，是我父親的一個朋友。我也不怕路遠，天天一踰一踰的背着書包去上學，再背着書包回家。初去幾天，同學們見別村裏一個陌生小孩無端跑來讀書，都很不願意。我卻也並不因他們不願意而不快活。他們見我來時，擲石如飛蝗來歡迎我，我也擲石還敬。我一個人他們好幾個，自然是我常常失敗。但是天下的孩子們都是一般心理，不打成相識，我打儘管打不過他們，心裏卻覺得非常有趣。勇者必傷，我那幾天身上傷痕累累，足徵我作戰之勇。最苦的是回家後還得遮遮掩掩，怕我母親發見了我身上的疤痕要不快活。因為我已小規模的開始同世界接觸，而世界是怎樣一個東西我母親還未了解啊。那幾天在家晚飯時，我總不敢伸出手去討麵包，怕母親發見了我小手腕上打破了的一塊油皮。

漸漸的這個戰爭時代成爲過去。什麼擲石咧，衝鋒咧，本來都是小孩子的頑意兒，打過吵過就算了事，結果我得了不少年齡相同的小同學小朋友。我們最難忘記的是這種人生基礎的孩提生涯。它時時在模糊的過去中招手叫你，你也不由的應召前去。數年前百萊達比亞有大塊山土衝瀉而下，幾乎傷了很多居民。我聽了這個消息，童年的迴憶不由的自然而然而來了。立刻籌劃建築百萊

達比亞新城。那時我非常的情念故鄉，還迴憶到小孩時代從小山上望下來，看到那一片平原，尤其是那拉比河給那直通孟杜拉的大道截斷的所在，我心中就冥想到此地將來定有一個繁華的都市。現在那百萊達比亞新城已在逐漸發展中，城門上刻着法西斯的紋章，另加一篇說明，表示我對於新城的願望。

我畢業小學後，另進一個學校，食宿都在那裏。校址在芬柴，那地出名的產品是十五世紀的陶器。掌教的都是些沙里西亞尼一支的神甫。我進了這個學校，就開始學習那刻版文章的做人道理。讀書外，一日三餐，夜眠一瞌，身子也隨着長起來。每日未明即起，黃昏蝙蝠四飛時，我照章入房安睡。

從此我開始脫離故鄉生活，漸漸的一段一段離開我從未一日離的鄉村與家庭。

在我小小的旅行中，我看見了馥麗城，城的面積不小，應該使我驚奇，但我看了心中漠然。我對拉維娜城的感想則大大的不同。我有幾個母族的親戚住在拉維娜平原。有一次暑假我母親帶了我去探望他們。從吾家到拉維娜其實路程不遠，但我卻認爲天下第一之長征，幾乎同馬哥波羅穿

山越嶺到海邊的路程一樣的遠。而馬哥波羅第一次到的海邊也不過是沿意大利的亞特立亞鐵克海。

我跟了母親到拉維娜後，這一個古城裏的名蹟幾乎沒一處不被我探到。城中歷代相傳下來的美術珍品不計其數，我看了不禁對於此城悠久美麗的歷史，發生無限的興趣，至今永遠不磨。從此我對於人生，對於審美，對於文化如何進步的各種觀念，又擴大了不少。

日到中天寂靜聖潔的但丁墓，漁舟三兩，隱約夕陽中的甘地亞拿河，還有那電影波光的亞特立亞鐵克海，都是使我心弦中十分感動的。

我此次回家，帶回去不少新的永遠不磨滅的東西，心胸似乎擴大了很多。我的親戚還送了我一件土產品，是一隻野鴨子，飛的力量非常強大。弟弟跟着我逐日到小河邊，用盡心思，十分忍耐的想把野鴨變成家禽，可惜牠不識抬舉，野性終是難馴。

我父親對於我身心的發展甚為注意。也許我以為他不留心，實在他始終在注意着。一天一天的過去，我的身心逐漸長成，我們父子間因為有許多共同的興趣，關係也日就密切。第一件使我發

生興趣的東西，是那鄉村間初見的打穀機。我每日跟着父親去試驗機中的各種機件。我自己覺得也做了工作和創造的一份子，心中說不出一種恬靜的快樂。每一種機械都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現在我明白了，爲什麼火車頭的機師和輪船上管機器的人往往說一個機器有一個個性，有的使人惱，有的使人喜；那使人喜的，他柝柝聲中包含着無限量的寬宏，互助，力量，與智慧。

但是我們父子間共同的興趣，不僅限於手藝方面的工作。每天黃昏我聽我父親和鄰居研究那些政治社會問題，我初聽時總是莫明其妙。他們圍着長桌子長期的辯論，我不懂爲什麼；警察常常注意他們，有時還要橫加干涉，我也不懂爲什麼。後來聽得多了，我恍惚有些了解了。他們講的似乎都與些了不起的人物有關——幾個非但能够指揮自己的生命，還能指揮別人生命的大人物。從這種一知半解中，我的精神與理智就誤向一條新的政治理想上走；而且這個理想由芽而花，開了許久時候。

我稚嫩的眼光中，也看得出圍着我的小小社會都因受了物質的壓迫，惴惴不安。大多數的老百姓懷着一腔怨憤，想尋個出路。同時那些所謂鄉紳階級的人，於社會經濟上並無多大益處，文化

上的貢獻尤爲有限，而他們憑藉着不應得的權利，壓榨人民。這種情形，不但我故鄉一帶如此，全國各地亦莫不如此。那些來我家同我父親訴苦研究的人，有的帶來滿肚子的冤抑，有的提議改良的方法，個個義憤填膺，卻個個藏藏躲躲，似懼人知。那種印象留在我腦筋裏很深。

我十餘歲時，父母商量了好幾次，又開了一次家庭會議，決定手藝工作與我的天性能力都不甚相宜，與他們對我所抱的期望也不適合。我母親有一句話我至今不忘：「這孩子有出息，有希望。」自經此次商量會議後，我的終身命運又轉變了方向。

當時我聽了這個決議，並不怎樣高興。我求學之心並不過熱。我自己覺得，就是不進師範學校，將來不做什麼教員，也未必會變成懶人。現在我知道這是我錯了，我父母的主張是很對的。我讀書的能力已有了相當的發展，自然應該因勢利導，讓它再發展下去。

那一年我就進了一所師範學校。學校設立在一個名福林波里的小城裏。我初次到域時的情形，現在還依稀有些記得。城中居民大半是小商人捐客一類的人，又和氣又耐勞，但是交易起來，誰也休想佔他們一絲便宜。那所學校比居民更是有名。主持人是有名作者喬賽卡杜齊的兄弟，名梵

勿里度卡杜齊。喬賽長於詩，羅馬古文也很有心得，那時已是名利雙收，優遊林下了。

準備爲人師，要過六年書本子生活，鎮日和墨水鋼筆鉛筆作伴。我又自知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幸而我那時懷着兩樁志願，方使我對於這長期的師資準備感得些興趣。一是改良教育制度。二、更使我感興趣而且至今不衰的，是研究人類——羣衆——的心理。

我那時的脾氣很是桀傲不馴，言語行動有時又很不謹慎。年輕人的性情大抵好動，不知檢點，我也自然難免。但是不知爲什麼緣故，我事事能得管我的人的原諒。教師對我都很有諒解，很涵容。他們如此寬縱我，究竟是爲了看準我有些兒出息呢，還是因爲我父親道德上政治上的地位漸漸兒高起來，那我也無從知悉了。

一年一年過去，我的文憑終於到手了。我已有資格做教書先生了。許多人從教書踏上了政治舞臺，然而我瞻望前途，只看見謀事哩，託人寫薦書哩，求大力者幫忙哩，滿眼的荆棘。

不久雷琪愛米里亞省的軋而梯里城招考教員。我去應考，居然入選。自此我嘗了一年教書的滋味。年終最後一日，我做了一篇論文讀給學生聽。我還記得那題目是「堅忍則成功。」學校當局

知道了，對我大加讚許。

學校放假了！我卻又不願回家。家庭小天地，狹窄得很。天倫團聚自是一種快樂，但我總覺得在故鄉家園一抬腿一起步就到了梢頭，無迴旋餘地。我已有一種自覺，眼光向着將來。我要向寬大的地方逃。

錢呢沒有——有那麼一點兒。膽量是我的資本。我決定做一個放流者。

我越國境，進了瑞士國。

也就是這充滿了艱難困苦的流浪生涯，給我身心一種不可思議的發達。陡然間我已一變而為成人。我已踏進了成人與談政者的新時期。我的自信心就是我的保護者。熱狂的羣衆運動者我無需讓他們一步，聽他們一句話。我地位雖微，天生自負，一言一動都受這自負心的指導。因為我自是我。

我至今感謝那些經歷過的艱難困苦。我一身所遭的艱困比快樂多得多，但是快樂並沒有給我什麼。

艱難困苦強固了我的精神。

艱難困苦教我如何奮鬥，如何做人。

倘我在那幾年中覓到了安安定定的舒服生活，那我的一生就燬了。在這充滿了興趣充滿了意義的世界中，我那會勉強自己去適合那種無聲無臭的生活？那忽張忽弛或按部就班的升遷，夾着想到庸碌一生，末了還有養老金可得，又是安慰，又覺得可惱，這教我如何忍受得？衣食是穩定了，精神毅力是消滅了。我現在幸有的一些精神毅力，都是從窒礙中，甚至痛苦中得來。安逸是喪志的。我在瑞士逗留的時期雖不長，卻嘗遍了艱苦。先當小工，做了一陣泥水匠。替人造屋，苦中也有些快樂。有時譯些東西，意文譯法文，或法文譯意文。總而言之，或勞心，或勞力，有什麼做什麼。此外我將全部的心力用在僑民的政治上面——一班同我一般避難國外，要尋出路，尋新解決的流浪人。我從沒有在政治方面弄過一個錢。生平頂看不起的人是那些渾水裏掏魚的寄生蟲，頂恨的是借着政治幌子發財的人。

那幾年中我很嘗了些饑寒的滋味，但我從不開口向人借錢，也從不乞憐於人。我將生活所需

縮到減無可減的數目，請家中設法寄來。

我拚命的研究社會科學。

巴里多那時在洛桑講演政治經濟學。我逢場必到。做慣了勞力的事，現在一變而勞勞心，學些新的知識，覺得異常痛快。尤其是幸遇一位大師，把將來的基本經濟哲學講得那般透闢，更使我聽得津津有味。

不聽講演的時候，我參加很多政治性質的集會。我也曾上臺演說過。大約我演辭中用的字有些過分了一點，蒙當局垂青，認為我居留瑞士境內不甚相宜，把我趕離了日內瓦和洛桑。以後我就不得不另覓新地。直到一九二二年我做了意大利首相參加洛桑會議時，方重遊充滿了許多迴憶的舊地。

我既遭當局反對，瑞士自然不能再留。同時我也起了思歸之念。意大利是行強迫兵役制的，我正當服役之年，就應召回國。流浪兒歸家之日，自有照例一番的歡迎問候。寒喧事畢，入隊當兵。我進的是駐紮在歷史上名城佛羅娜的白薩軋立里團。這一團兵士的軍帽上都插一根綠色鷄毛。會跑

路，守紀律，有精神，也是此團舉國聞名的長處。

我歡喜兵士的生活，情情願願的服從長官。我未入伍前，團中早就傳說我怎樣好動，怎樣性情燥烈，是十足的過激派革命家。不料入伍以後，我的長官，我的長官的長官提起我時，竟不得不說我好。你想他們心中詫異不詫異！我也覺得這是我的機會，表示我恬靜的精神和果敢的人格。

佛羅娜永久是一個可愛的古城，處處令人想起他過去的歷史，處處顯着美麗。我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他，用當兵人的眼光去看他，都覺得牠無處不可愛。身心既然舒泰，不管他是兵操或是極難的工作，做起來都分外的有勁。我愛天天同我做伴的大衆，我愛這許多個人組成的團體，我愛團中的各項操練兵法和攻守的戰術。

我當兵的能力不過是一個普通兵士的能力，但我常把我長官的能力個性從傍冷眼衡量。這種習性意大利的兵士大半有的。我從這一點得到一個教訓。統兵的人非但要深通韜略，還須對於部下的個性有深切的了解，如此方能懂得意大利兵士善守紀律的臘丁特性，而對於他們的其他長處，也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我當兵的成績，敢說是極佳。若我自己要時，未常不可再進一層，練做下級軍官。但命運之神把我搬來搬去，從小鐵匠做到教員，從教員變為流浪人，從流浪人又一變而為服從紀律的兵士，他終注定我不是以從軍終其身的人。

我抱恨終天，慈母忽然棄我而去，我終於不得不請假了。

有一天長官拉我到一邊說話。我看他那非常關切的神態，就覺得定有什麼事。果然，他從懷裏掏出一封電報來給我。我一看是父親打來的，說母親病危，命我立刻回去。

我急急忙忙趕上了頭一趟火車回家。誰知已是不及，我母親已在最後的一剎那了。我見她的頭微微一動，似乎同我說，「我兒你回來了嗎？」接着又見她掙扎着微笑，她的頭緩緩後沉，一瞬間我親愛的母親已長眠不醒了。

精神的毅力，學問的修養，甚至於很深的宗教信仰，到此時期，都不能給我一絲一毫的安慰。好幾天的功夫，我惘惘若失魂魄。世界上唯一最親最近的人，最疼我最懂得我的人，生生地給上天奪得去了。

朋友的吊唁，家中人的安慰，不能填滿我空洞的心的一角，已關的天門也未能爲我罅開一寸。我的母親爲我受了許多痛苦，爲我的流浪好鬪她常常焦急。她預料我定能向上。她辛苦一生，就是希望看到我成立。現在年紀還沒有到四十八歲，已奄然離我而去。她儘可活到現在，儘可微笑着看我一天一天的向上，成功了今日的我，而天定她未過中年就要同我分別。但我心中有一種安慰；我覺得她至今在那裏當心我，至今在那裏用她無上的愛幫助我。

喪事完畢，我一個人回到軍隊裏，又過了最後幾個月的服務與訓練。自此我的將來又在未定中了。

我到喔披格理亞再過教書生活，雖然明知這與我個性不甚相宜。在那地中學裏做了短時的教員後，我辭去教職，去幫白鐵斯蒂編輯日報。白鐵斯蒂後來殺身成仁，做了偉大的民族英雄。他用全副心力謀使脫倫多省脫離奧國的羈絆，終於在歐戰中給奧軍捉去鎗斃了。他人雖死了，他勇敢偉大的精神常常縈留在我的腦際。他社會主義的愛國主張那時很使我感動。

有一次我寫了一篇東西，說意大利的邊境不是在阿拉城——阿拉是那時候舊奧國和意國

交界處一個小城。

那時候我在奧國。寫了這篇東西後，維也納的奧大皇帝政府特下一道命令把我趕出奧國。我受放逐命令不自今始。給人趕慣了，倒也不以為意。就捲束捲束回到馥麗。

那時我做記者的興趣極濃。到了馥麗，那地社會主義者辦的一個日報請我去當編輯，我立刻就答應下來。我決定意大利政治上的大糾結非暴力不能解決。

因此我一躍而為這種偏私的劇烈觀念的吶喊人。時機已到，應該改造人民心理，激刺他們，教他們想，教他們幹了。不久這極端的革命的社會主義黨公認我為他們的發言人。一九一二年，歐戰前兩年，我纔二十九歲；社會主義黨在萊琪愛米里亞大會中，公推我做在米蘭發行的黨報的總理。我還沒有到米蘭去就職，我的父親又追隨我的母親去了。他年僅五十有七，而此五十七年中有四十年是用在政治主義的各種運動上面。他的心是正方的，聰敏的，慷慨的。那時國際煽動家與哲學家還是初見，他卻個個認識。爲了主義他也曾進過牢獄。他終年與困難奮鬥；朋友中有因主義鬭爭，經濟上弄得焦頭爛額的，他總是盡量的飲助；祖傳遺產原是不多，也就全數消滅在此中。

他在同他有過接觸的人中間，地位很高。當時最有名的政治主義家都極看重他。他安貧樂道，死時極爲窮苦。我相信他生平最大的期望，是能看得見他的幾個兒子受輿論的看重與準確的估量。

他晚年到底明白了，有些永久傳統的力量，像資本一類的東西，決不是政治革命所能永久推翻的。所以最後一個時期中，他已改變方向，專心於改善人們的心，想做得人類的心個個真誠博愛。他死後，紀念他的演說和文章甚多。出殯之日，三千個同他生前有一面的人徒步執紼送到墳上。

我父親故後，我們的大家庭就無形解體。我索性衝進政治圈，搬到米蘭去辦黨報。我的兄弟亞那度繼續研求他的技術上學問。我的妹子愛維琪嫁了一個很好的人家，搬到羅曼娜區的百里密珂地方去住。吾家兄妹三人，個個擔負了一點維繫這破碎家庭的責任，雖然分居了幾處地方，函件還是常常往來。但是直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方得兄妹三人重行聚首，在一處商量政治和「大戰」各項問題。那時歐戰——這又是可怕又是發人深省的歐戰——已是發動了。

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的若干時中，我用全力擴張黨報的銷路，增高它的地位與勢力。經過

了幾個月的努力，報紙每日銷路居然到了十萬份。

我那時在黨中地位已高，但我從未用過那所謂羣衆首領的手段。我從沒有甘言蜜語奉承羣衆，引誘羣衆。我演說時總是說勝利的代價要多少犧牲，流多少汗，多少血。

我小家庭的生活，那時極爲簡單。吾妻拉喜兒是一個明慧的女子。我一生經歷了不知多少變遷，她始終耐心地忠誠地伴着我。吾女愛達是吾家之寶。生活上我們並不感着缺乏。我眼看自己不久將捲入鬪爭大潮中，但回轉來一想，我的家始終是我沙漠中的清泉，能給我以無量的安心和慰藉。

歐戰前的幾年，意大利國中顛顛倒倒充滿着政治上的轉動。人民生活極不容易，其他困難到處都有。脫立波里的勝利，犧牲了始料所不及的無數生命與金錢。國內各地，因爲缺乏政治上的認識與諒解，每星期至少有一次暴動。喬立蒂內閣時代，我記得共有暴動三十三次。此中死的傷的，因怨生恨的，自然不計其數。暴動之事，各地各界都有。工人與工人，波河流域的鄉民與鄉民，還有意大利的南部，都是互相仇殺，日有所聞。甚至於島民中反對國教的，也一言不合，刀鎗相見。民間日常生

活，既因此消沉，在上者又復政黨與政黨間鬪智鬪力，互爭消長。

我當時想，現在也那樣想，在那種情勢之下，須有一個共同的對象，來一個一致的大流血，方能全國人民重得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那時的革命嘗試——就是那所謂「赤色的星期」——實在是騷動，不是革命。既無領袖，又無接濟與方法，如何能成什麼事。

那時是一九一四年六月，我們正在用「顯微鏡」將自己國內的情勢，仔細的分析研究。晴天一個霹靂，賽拉柔佛的暗殺事件突自天外飛來！

七月——大戰開幕！

大戰以前，我自身的事業進展向來動盪無定，能力的進步也是如此。一個人回想當年，應該把自身受過的各種所謂有力的影響，放在天平裏，秤一秤那個輕那個重。一般人都說，交友的損益，可以影響到一個人一生個性的行程。這一句話，對於那些根基淺薄，自己的舵總要靠別人把的人，大概是確的。至於我自己，我敢說一句，一生所交的朋友，無論是童年學友，戰壕中夥伴，政治上的朋友，沒有一個能使我受到或好或壞一絲一毫的影響。他們說的話我很注意。他們的議論，有時他們的

勸告我都靜心的聽。但是到了須採極端的決策時，我只聽受良知的支配和命令。

書能影響人這句話，我也不信。我不信熟讀名人傳可以影響到我們一生的個性。

我一生只用一本大書。

我一生只有一個大教師。

那本書是自己經歷過的一生。

那位教師是每天受到的經驗。

經驗所得的實在學問，比任何嘴裏傳授的，書架上載着的理論與哲學，有用得多。

我無論是對於日常事件或特別情形，從來沒有盲從別人的主張與理論。我總是用分析的眼光，從古史近史中去推敲，再把推敲所得類似的情形對照比較。因為我想從歷史的事實中探尋我們國家生命與民族性所自來，更由此比較我們與其他民族的能力。

我一生最大的目的是謀民族的利益。我談論到人生問題的時候，從來不談自己的生命觀念，也不談家庭的或朋友的生命觀念。我心裏想的口中說的與期望的，是整個意大利民族的生命觀

念。

我說這些話，並不是說交友沒有價值，當然有的，但是這種價值限於性情方面。政治與理解方面，都不是非朋友不可。講到念舊一事，我自信此心勝於常人。童年學友我總是惦念，他們的事業我時常注意。大戰中所交朋友我常在心頭。教過我書的，做過我長官的，當過我助手的，我都永遠不忘。我不分上下高低，貧富貴賤；只要是朋友，不論他是崇高的長官或是做工的夥伴，我都置念。

戰壕中苦而有趣的生活，留給我和我一班作戰朋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真交情不是從學校中板櫓上或政治集會中得來。要在艱苦大危難中共度着同甘共苦的生涯，方能見得真假，看得出那一個朋友是曇花一現，那一個是生死交情。

就政治方面講，若干年來意大利政治舞台上來來去去的人物並不算多，而且都是彼此認得的。以前伴着我爲社會主義而奮鬥的幾個朋友，我並沒有忘記。我們的私交依然存在。只要他們承認過去的不少錯誤現在有補救的必要，只要他們能够明白我的政治演進是從時時擴大中得到的結晶品，是從貼近真實人生的無數清泉中得來，與社會主義理論家閉門所造的車自然地愈離

愈遠——只要他們能够體會到這些，我們的私交依然存在。

我的法西斯蒂朋友我永遠記得，尤其是那些年輕的。法西斯的組織，處處表示青年性。它有青年的精神，青年的朝氣，而且時候越久，朝氣越濃，像一個新栽的菓園，生生不息，後望無窮。

我統治的責任現在雖然一天一天的增多，以前同我一處做過事的人我永遠放在心上。聰慧寬宏的創造者，忠誠無我的合作者，法西斯新意國的忠實軍人，我都記得。他們個人行程一步步公私上的進展，我都一步步的在留意。

有許多人爲好奇心所驅，要知道我讀些什麼書。我可以說我的讀書從來沒有偏於那一種派別。前面我已經說過，我不信書本子能爲我們生命的泉源。

意大利古今名著，思想家政治家藝術家做的東西，我都涉獵。我們文藝復興時代各種的研究，我也常常注意。十九世紀藝術派與精神派的對峙，古文派浪漫派的對峙，我也喜歡研究。我們歷史上意大利中興時代的道德與政治兩個要素，我也曾透徹研究。

從一八七〇年到現在這六七十年中我們文化的進展，我曾仔細分析過。

我每日最寧靜的時間就用在讀書與研究裏面。

至於國外作者，我會用去不少時間，研求德國思想家的作品。法國人的作品我也喜歡。勒蓬做的「羣衆的心理」我讀了極感興趣。盎格魯撒克遜人種的文化史，我特別的喜歡研究，因為他們的文化是有組織的，又都帶着些拘泥的趣和味。

然而我所讀過的與現在仍在讀的許多許多書，都不過像一幅一幅的畫挨次在我眼前映過去，沒有一個有那麼大力量，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永遠不忘。我從那些書中，不過從每本裏抽出些主要點，尤其是那些必要的成份，使我能够由此比較民族與民族間有那些兒不同。

我是一百二十分意大利性的人。我相信我們的臘丁民族。

我上面的斷語，是把日耳曼盎格魯撒克遜斯拉夫等民族的歷史與世界史仔細研究後得來。但是其他各國的歷史我也未曾忽視。

美國人民活潑自信，富於創造性。我是一個治政辦黨的人。我最羨慕能從創造中找到立身定律的人。我也佩服那些不靠能言舌辯，憑着自己的天才與能力得到勝利的人。還有些人肯用畢生

精力研究科學，使它達到完美的程度，可以指揮宇宙中一切原力，使後世的人更可腳踏實地的往前走，不致時常在暗中摸索。我對於這種人也十分的欽慕。

因人成事的人，別人發了財，他在傍揩揩摸摸，分些油水，這種人我最厭惡，最瞧不起。

美國是一個有創造性的國，理智健全，思想都走直線。我同美國人說話，毋需用外交手段來勸誘他。美國的精神是晶瑩一體的。你要他站到你一邊來，須留意着同他心心感應，狡猾的言語絲毫無用。現在世界上的準備資金已從歐洲大陸飛渡到美國，以後多數國家的注意，自然要轉向這個新大陸了。美國有許多有價值的人物，有目光遠大的經濟專家，有很多學問家在那裏規劃一種新科學新文化的基礎。我傾慕他們的有紀律有組織。世界上的國家都有他的興衰時代。現在可以說是美國的黃金時代。這種趨勢與將來的結果我們須着意研究，因為這不僅有關美國，與世界也有莫大的關係。

美國有不少吾國的僑民，有新青年的精神與朝氣。

我期望美國憑着他這朝氣永保富強，憑着他這朝氣保持他常在發育中的理想；也像我期望

意大利憑着他的朝氣把這法西斯邦永遠發展下去。

一個人要常常記得青年的朝氣如何的重要，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個人要常常保持着青年的朝氣，更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自幸當年在卡蘇戰壕中，——協約國前線生死搏戰中流血最多最可怕的地點，卡蘇也是其中之一——沒有把自己的青年朝氣遺留在那裏，至今仍舊伴着我。

第二章 歐戰與其影響

我現在寫歐戰與我在歐戰中所受的經驗。我寫一般人對歐戰的錯誤觀念和我個人對於歐戰的信心與見解。我從兩個觀點來寫述歐戰；一是當時歐洲各國政治上的暗鬥，一是戰壕中我自身受過痛苦的實地經歷。

我要談自己對於歐戰的感想，不能不先談意大利怎樣會參加歐戰，意大利對歐戰的感想如何，怎麼樣接受的。我當時的心理也就是意大利國民的心理。我生活其間，此時要壓也壓不下去。有人以為歐戰是突如其來的，是一個新經驗。這簡直是夢話。

不要聽那些樂觀的社會主義家和信仰民主主義的人的說話，以為歐戰從風平浪靜中突如其來，這是歐洲民族開倒車重新回轉去做野蠻人的表現。我們要知道世界上一切的事都有前因。歐戰以前若干年中大小戰事已有不少。一九〇五年俄國同日本打了一次大不利於俄國的敗仗。一九一一年，利比亞戰爭。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巴爾幹半島戰爭；歐洲各國因此對於那幾個小

國的命運重加注意。這幾次戰爭與盧爾勃札斯的事件及亞特林拿波爾的被攻，有同樣的性質，都是壓臺戲前面的特別戲，開臺戲。

實在的情形是歐洲當時充滿了殺氣。殺氣中滿裝着一種不可思議。人類史上一個新的大悲劇不日就要開始。幾千萬人不日就要參加這個悲劇。幾千萬人迫着過戰壕的生活，一寸一寸的打前去打了好幾年。幾百萬個死的傷的，勝的敗的，複雜的權利義務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恨與憎，友與敵，感情與幻想，瘋狂的世界。凡此種種，都不過是大悲劇中的戲情與穿插，在這短短的自傳中實在是無從解釋描寫的。

只要想，德國一國已由政府正式出版了六十本關於大戰的書；再想想，其他各國已出版的將出版的還有多少。你要去細細研究，簡直是進了思想的迷樓，不知何所適從。

所以我現在從自己的迴憶，和當時所得的印象中來寫述歐戰。我把我記得的一切，相符着我當時的思想和行動，造成一幅圖，來描寫當年曲折迂迴互相聯繫的許多事。因為我同此圖的關係是自始至終極為密切的。

賽拉柔佛的悲劇展幕，奧匈帝國的皇位繼承人佛提南大公爵和大公爵夫人突然被刺後，歐洲的輿論大爲震動。我那時正充國際社會主義黨報的主筆。最使我們震驚的，是這件事的發生會如此疾如閃電。奧匈警察事先的防衛那樣的周密，然而暗殺黨竟能分秒不差，計劃成功了。我曉得當時大部份的歐洲是同情於塞爾比亞的。塞國反對奧匈皇朝的壓迫，早已蠢然思動。奧國併吞波斯尼亞爾茲閣佛尼亞後，那被併吞地方的人民不會有過一分鐘的太平。塞國的人民，又自來就喜歡用秘密組織在暗中做事，常常弄些事出來使奧匈帝國不寧。譬如一匹馬，給蒼蠅叮之不已，總有一天要發作的。

大公爵被刺事起，我想這是發作的時候了。人人覺得此事一來，奧國將有強硬的行動。歐洲各地的使館政黨，個個知道這件事如何嚴重，結果如何不測。個個拚命的奔走，商量和平解決的辦法。而我們意大利人此時卻不過是袖手旁觀。

我們聽了，不過激動了好奇心，想再聽些下文。就是大公爵夫婦的遺屍運進赤里斯脫灣，四岸火把照耀如同白晝時，意大利人，甚至於在奧國旃幃下的意大利人，那時所得的印象，也不過如同

看了一齣悲劇的尾聲，並不怎樣了不得。

佛提南大公爵是我們的敵人。我覺得他常常估低了我們意大利民族。他對於在他旗幟下的一部份意大利人民，無論他們的心如何動盪，他始終是麻木不知。民族自覺，力量如何，他亦不知其輕重。他鎮天的夢想溶化三個民族造成他的大帝國。我以為不同的民族是極難同化的。佛提南對於意大利向來敵視，他又喜歡把他敵視我們的心顯露出來。他注意我們國內的情形，目的不過是想由此對於教王的俗權覓一個解決的途徑。據說他聽了手下一班軍師與宗教顧問的話，祕密的籌劃在羅馬設立一個有海口出路的教王城。

他同我一樣，是極端信仰天主教的，但他從宗教裏面只學得些專制觀念，人類的內心他是不了解的。

這一位短小粗厲的大公爵始終存着一個奇特心理；他自以為是天之驕子，受命下凡做萬民之主。他恐嚇他周圍的小國。他被刺後，我們只覺得詫異，沒有為他哀悼的。我們聽見了大公爵夫人同時被刺，卻都表示惋惜。我們意大利人是富於同情心的。

德皇給大公爵子女的唁電，使我格外的看得出不論奧國對塞國預備採取怎樣的行動，德國是準備做奧國後盾的。我們預料奧國對塞爾比亞定要提出抗議，可是誰也沒有料到那抗議竟是一封極嚴厲的哀的美敦書，於感情、國格、主權方面，都是使塞國不能忍受的。這些狂潮前的小流，我從黨報主筆的椅子裏都傍觀得很清楚。

那封哀的美敦書命令式的措辭，使全世界覺得戰爭就在目前。我們意大利人那時不得不自已問問自己，國際主義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我游移了一會，終於決定了一個答案。

在此擾攘聲中，各國的使館發狂似的奔走和平工作，政黨自傍吶喊助力，但是各地軍隊的動員集合把這些空言抗議都推到背後去了。

國中注重事實不尚空論的人民，只覺着我們的國家此時非常寂寞。種種幻想已成泡影。便是法、德社會主義家的大集會，喬雷在巴黎的被殺，我們都視為不緊要的事件。我個人看來，只覺得這些事不過是大鬪爭展幕前的一些襯托。

我也不能忘記大戰前幾個月法國國會中曾有一次極緊張的會議。議場中大聲疾呼，說法國

軍備如何的不充實，既不足以維持經濟戰爭，尤不足爲國防攻守之具。克雷門蘇鬚髮怒張，口沫飛濺，那天也在場。後來他還告訴人，他從一八七一年起從政數十年，那樣動人的一幕却還是第一次遇見，法國直到那個時候，方知自己的軍備如何的不充實。這是一個大教訓。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戰爭終於成熟了。教皇的調解，公開的，祕密的，因它發動已遲，又是軟弱無力，絲毫未見效果。協約國圈子以外幾個主張和平的國家，也曾出來調解，但終不能阻止備戰事實的進行。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大戰開始。歐洲人民在此陰霾之下，又是慄慄危懼，又像驟然間見了一條毒蛇，驚得呆了。數年前，意大利重訂了德、奧、意三角聯盟。這一個同盟，等於一個沒有相親相信相重心的婚姻。不過借此使歐洲的實力均等，並不是政治上的需要。軍事同盟與和平同，一般是靠不住的。

三角聯盟的約言中，說明白一國被攻，兩國起而相助。這使吾國行動稍爲自由。我們那時的外交部長是山裘里諾侯爵。他看着奧國一方把哀的美敦書送交塞國，一方拚命的陰謀劃策，想弄成非打不可的局面，便迅速謀劃，使意國得以保住中立的地位。當時奧國德國在那裏做些什麼，意國像蒙在鼓中，完全不知。單這一點，已足爲我們解約的理由，無需履行聯盟的條件了。

意大利對於這一點，立刻有明白的表示，頗足以顯出她獨立的精神。

那時俄國又幫着塞爾比亞干涉奧、塞間的爭執。俄國既然加入，法國也只好起來抗德，而德國又是奧、匈的聯盟國，歐事於是越攪越大了。

英國的態度我那時甚為注意。她在那裏深切的考慮應採何種步驟。考慮後，她為人道的關係，又為保持自己崇高地位的關係，決定推動她極可怕的武器，同德國一爭歐洲大陸的霸權。

意大利人民見戰事已經發動，德國已侵入法國東部，輿論極為激動。各地傳來，德國軍隊用的方法如何的慘酷，尤其是德軍不顧人道，不顧是非，強侵比利時。法國的軍隊打一仗輸一仗。好幾國的命運都懸於一線。凡此種種，我在我的主筆室中都令我發生感覺。我當時還另有一種感想，意德兩國有共同的文化，到此時期，我們應該忘卻前嫌，重行攜手。若是意大利眼看人家受戰爭的壓迫，不加援手，我是不能忍受的。德國用盡了宣傳方法，想左右意大利的輿論。他們所用的方法，我們敏銳善感的民族見了，只覺得可惱。我尤其是非常憤怒。德國派來的宣傳指導員是馮比魯親王。他對於意大利的一切情形，向稱熟悉。他的目的是做到意大利永守中立。

但是意大利也在漸漸趨向戰爭了。從傍助力的就是我。那時意國的社會主義黨，因為其他政黨力量薄弱，在民衆方面頗佔一部份的勢力。他們對於歐戰應取如何態度總是遲疑不決。大半黨員主張絕對中立；不限制時間，不必管信約，不必顧國格，絕對的中立。還有不少很顯明的與德國表同情。我則不然。

有少數的幾個頭腦清楚意志堅強的人，此時都自己問自己，「普魯士王對於這一次的戰爭是有政治上的目的。意大利如幫了他，對於自身的將來，對於世界的將來，有益處否？」我在我主持的黨報裏，也特別提出這個問題。自來大書特書問問自己。這時全國人民關心歐戰，自然是各界的人都搶着來讀。我自認從投身新聞界以來，這一篇東西是我最光榮的努力與成功。

自從我提出這個問題，一部份的輿論就開始討論意大利要不要站在英法的一邊參加歐戰。我們從一八八六年意奧戰爭以來，東面的國境至今未定。我們不應忘記，也不會忘記，在這當兒，除了實際上的理由以外，還有情感上的理由，也該使我們再來提一提舊案。

我那天晚上從報館回家，心中裝滿了重要的問題，同時我的決心也格外的堅。我沒有一刻忘

記了我的國家。我看出國際主義已到了垂盡之日。以世界爲單位，要我們盡忠於它，這單位未免過廣。我做了一篇時論登在黨報裏，說就是世界上真能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國家，那民族間的障礙與歷史上的爭執依舊存在，世界上的戰爭依舊是不能免的。

意大利東面的國境，因爲奧國非法的佔據了脫倫底諾區域，弄成意奧國界犬牙相錯。詩人丁曾預言意國的邊境該到那裏。他的預言，我們奉爲神聖。這一筆賬，我們還得同奧國清算一清算。處此情境之下，意大利人凡是討論討論政治的，都開始檢討自己的良心。單是上面所說的一個問題，已足奮發我們的民族自覺心。

「要幹現在幹，要等不必幹！」這是我上文所說爲抗奧而犧牲生命的白鐵斯蒂的呼聲。除他外還有那激烈的革命家柯里杜尼和他預言的種種。我得了他們兩人的激發，就拉了那一小部份主戰的社會主義家鼓吹參戰。那時贊助我的有不少魚龍混雜各種主義的叛徒。他們各爲其主經過了多年奮鬥，此時共同的顯出我們永遠不磨的民族精神，站到一處來了。

社會主義黨見我與他們背道而馳，就把日報從我手裏奪了回去。他們開大會審判我，驅逐我

出黨。我從此不能借黨報的力量鼓吹參戰。

我創立了法西斯蒂。

法西斯蒂是幾個膽大的青年組成。我們都相信參戰可以用強迫成。意大利從獨立成功到一九一四年，歷來的政治組織從沒有像法西斯蒂的，所以我們的運動可以說給意大利的政治機構一個根本上的撼動。

我就做了這一班法西斯蒂青年的領袖。

當時有一羣主張和平的民主主義派，其中的領袖，是國會中很佔勢力又長於各種政治劃策的喬立蒂。他們主張另尋途徑，解決國境問題，如此，可以避免戰爭的重大負擔與犧牲。喬立蒂說不參戰我們一樣的可以得到「不少收穫」。我們意大利人是求實際的，用政治手段討價還價向不贊成，聽了喬立蒂「不少收穫」的一句空話，都嘲笑他。

意大利人的眼光，不僅看到和平解決與改正國境的小事，比這個要遠些。而且他們不信討價還價的辦法會得雙方出之以誠。我個人的意思，以為這是最軟弱的政治手腕；一個上來些，一個下

去些，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種妥協態度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所該抱的。那時有幾個先見者，看得到從這一次的歐戰裏面，不但可以爲國家得到利益，還有意大利民族稱雄一世的可能。時代的巨輪轉來轉去；這是意大利良好的時機，可以用我們軍隊的實力與列強平等的角一角了。

這是我們最好的機會。我決定無論如何不讓這個機會錯過去。

歐戰是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開始。六十天後我正式脫離社會主義黨。日報主筆我那時早已不做。

脫黨以後，我頓時覺得神清氣爽，身體輕鬆。以前我爲黨規黨紀所縛，不能盡我的力量向前奮鬥，現在自由得多了。但是我雖自信我的主張是對的，而要推行我的主張，使它有力，卻非藉報紙的力量不可。因爲報紙是可能性極大的近代利器，可以裝甲，可以幫助，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要有實力，非報紙不可。

我需要一個日報。決定後，就召集了幾個跟我奮鬥的朋友開一個「軍事會議」。論起「錢」，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若要籌款辦一件事，或是開一個報館，我會的只是抽象的精神的一方

面。生平頂恨的是金錢。金錢有時卻能做極佳極高尚的事。

幾個主意很多信心很堅的朋友，立刻覓到了幾間閣樓式的小房子，地點在米蘭的一條叫做卡諾皮阿的狹窄窄小街上。附近有一個小印刷店，店主人答應替我們天天印報，取費極微。我快活已極，恨不得立刻出版，好讓我告訴我的國人「機會到了！機會到了！」

我們小小規模，無需大資本。我們只要用有力有價值，全國各報要搶來轉載的時評社論守住了米蘭城，於願已足。

從此我們的報紙定能不蹉而走，熱心的讀者一天多一天。這是我最大的願望。我們的辦公室裏也就很快的裝置了一隻書桌幾張椅子，粗粗佈置，很够用了。

這是我開始鬪爭的文化地室新聞戰壕，我永遠的愛它，永遠的不忘它。

我們同那小印刷店訂了一個印報合同。以後若干時中，因為籌款困難，每禮拜要幾千個里拉做費用，幾乎時時有取消合同的危險。但是我們始終憑着一個意志進行。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意大利民報第一期出而問世。到現在，我仍認這個報為我最寶貴

的孩子。他的出身雖甚渺小，我卻憑着他打贏以後無數政治上的惡仗。至今此報總理一職，還是我自己兼的。

關於此報的歷史，我可以寫得出千百件事。好在這一本自傳中，以後要提起他的地方還多，這時我不多說了。總之，從一九一四年成立到一九二二年，此報可以代表我的政綱。我的能有今日，他的助力甚多。要知道他的歷史，看我就是。我做報人，政人，主張參戰人，軍人，法西斯蒂人，我是什麼樣子的，也就是什麼樣子的報。

意大利民報中我第一篇時論出來以後，轉移一大部份的輿論，贊成站在英法方面參加歐戰。站在我一邊，幫我辦報的，有幾個法西斯蒂青年。其中有大學生，有對馬克斯不復信服，主張資產革命的社會主義家。他們都是有職業有工作，真能懂得一般人民心理的人。

意大利那時雖然還沒有加入歐戰，我們已自動的組織志願軍到法國去參戰。埃岡一役，加里波的——我們的民族偉人，曾爲統一的意大利征服北西西里與奈波而斯的——兩個姪兒陣亡了。遺屍回國，在羅馬舉殯時，激昂之氣傳遍全國。從前的紅衫軍，大家認爲意大利的救國軍，現在又

在法國顯他們的身手，證明臘丁民族的勇武永與天地長存。

不久以前，意法會因地中海一帶的權利小有爭執，此時已前嫌盡釋。利比亞戰爭，法國曾與我們處於敵對地位，此時也都撩開了。一九一二年我們和土耳其交戰時，法國曾派馬奴白卡賽巨兩船暗運軍火助土耳其，此時大家不提前事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法國岌岌可危；德國強姦了比利時，又來侵犯法國；我們應該大家起來幫他。在我的民報上天天這樣鼓吹。「法國有危！」五月一日，鄧南遮在幾諾阿附近的克多地米而地方——曩時加里波的率領了一千個北意健兒南征西西里，使南意大利脫離巴爾奔王朝的羈絆，就在此地出發——演說，用他非常動人的講演天才，力勸意大利參加歐戰。

此時全國精神已奮發一致。喬立蒂的反對反速其成。意王召見德皇的私人代表，告訴他意德兩國聯盟了那麼久，然而德國做些什麼，絲毫不使意國知道，這是德國背信。

這是意王聽從了臣下的建議，遵照憲法走的一步。

接着米蘭動了，力持主戰；羅馬，百度阿，幾奴阿，奈波兒斯也跟着有同樣的表示。意王於是下詔

命國務總理喬立蒂自行辭職，命薩郎特拉組織新閣。我覺得這初步鬭爭的勝利，我不爲無功。那時我年紀雖輕，經驗雖缺，我言論的不羈與力量，在國中已頗有名。

新閣組成，當然主戰。喬立蒂的「不少收穫」已被國人吐棄。當前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加入歐戰。我們都屏息以待。我們的心都準備好了，只等宣戰日期的降臨。

來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此時我心中一種勝利的愉快，誰能說得出？

大戰中意大利前線一切的一切，在此短短一章中也說不盡。我只是大戰中一個戰士。所見所聞，只是千萬人中一個的狹窄見聞。我現在只把當了幾年兵，個人所得感觸和影響最大的地方說一說。

我重進白薩札立里團，穿上我光榮的綠灰色軍衣的第一日，就決心做一個模範兵士。此團我從前在強迫兵役時曾經進過，大戰時此團是意軍中最有名的衝鋒隊。我從第一日起，就決心做一個最好的兵士，服從命令，嚴守紀律，用全力盡我當兵的義務。

對於這一點，我自己覺得沒有失敗。軍中因我在政治上是有地位的人，自動的給我許多便利，

危險的地方不教我去。但我一概拒絕了。

我要給人一個印象，教人知我是一個言行理論完全一致的人。我可不是盜名，要借此謀我個人的利益。這是我性情中一種需要，一種信仰。我認爲無論何人要創造一個主義，第一件事要自身力行那個主義，要在日常生活中盡力實行那個主義，要爲那個主義奮鬥到底，鞠躬盡瘁，勝而後已，或死而後已。

吾國正式宣戰後，我先到軍事當局那裏，情願充志願兵。他們說我沒有資格充志願兵，拒絕了我。我又恨又惱。他們說，照軍中定律，只有那些因身體不合格不能當正規兵的，或是因別種理由免應強迫兵役制的，方由軍中考慮，許他不許他充志願兵。我不合這個資格，性急沒用，只可以靜等長官命令要我去前線時，方許前去。

天幸我沒有等得多久。十月一日，吾國宣戰後三個月，我居然穿上白薩軋立里團的軍服，當我的小兵了。我奉令隨隊開到朗白地的白萊西亞地方——離飛機常來拋擲炸彈的地方不遠——去操練。

我又是一個安心；一到那裏就奉令開到阿而潑斯高山中戰爭極烈的一個地方去打仗。以後幾個月在高山戰壕中所嘗到的艱難困苦，是我有生以來所未有。那時還沒發明什麼方法去減少戰壕中兵營中生活的痛苦。我們都是閉着眼睛，向前滑滑跌跌。壕中什麼也沒有，兵士們只能到那裏是那裏的度過去。饑寒雨雪，泥滑如漿，苦是苦到極處；但是天大的苦也打不下我火般的熱心和堅決的信心——我們不能不加入歐戰的信心。

軍中派我做行營書記。我拒絕了，一口的回絕了。我自尋快活，加入了最危險的偵察隊。因為我不怕死，入團幾個月就升做伍長。我現在抄長官考績單中幾個字在下面：「每次交戰，墨索利尼之勇猛與膽量皆列第一。」

我過去的歷史與那些過分小心不聞不見的當局對我的疑慮，仍舊是跟着我。因為這個，我的長官不敢把我送到佛奈蘇的官佐教練所去受訓練。我請了一星期的假；假期完畢，我仍回戰壕過了幾個月壕中生活。後來一場傷寒症把我送進了西維代爾軍醫院。病勢轉機後，又送我到法拉拉去養什麼病。總算傷寒症完全好了，仍回阿爾潑斯山戰壕中。深夜沉沉，在高山巔上望着一閃一閃

的點點繁星，只覺得離天國甚近了。

我的一營奉令開赴卡蘇前線，準備向敵人進攻。我同另外幾個兵士組成一個手溜彈隊，埋伏的地方只離敵壕幾十碼，終日——有時像是終年終世——在炮火中過隨時可以送命的生活。

經過了最初的艱苦時期後，我漸漸習慣了戰壕中饑寒泥雨的生活，有時還覺得它並不怎樣不舒服。我時時渴望我的民報，拿到了便拚命的讀。我倉卒從軍，把報事交託給幾個朋友，囑咐他們務須將吾國責任和國運的一盞明燈，時時點着，勿使少熄。臨走我命令他們的一句話是「主戰到底。」朋友那裏我現在也時有信去；但因我第一個責任是做模範兵士——服從——所以從不許自己縱量的寫文字發表意見和感想。在戰壕中的消遣方法，只是冷眼研究軍官與兵士的心理。這種觀察研究的練習，後來對於我極有用處。

我對於那些從四面八方來的意大利兵士，非常的欽佩。有許多奉命開到東面戰線去的意兵，並不怎樣了解大戰的歷史緣由，甚致還有些兒懷疑；但是他們嚴遵軍中紀律，對長官絕對服從。不少軍官是大學學生。看他們盡力的各事效法那些「正途出身」的人，足證意大利的新青年仍能

保持着舊日的英武遺風，不由的使你心中十分感動。

大戰中生命物質的犧牲會得如是其多，艱難困苦會得如是其重，這是我們始料所想不到。近代戰爭是怎樣一個東西，與我們原來的古老觀念相差霄壤。因此我們不得不拚命的改正舊時觀念，跟了時代改變我們的攻守方法。我們的民族能够如此勇於適合環境，而且一經改變立見效果，我看了心中說不出的快活。總部本身與其他附屬的軍事組織，尤其是軍醫部，他們動作的呼應合節，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軍中情形雖然如此良好，國內的政情却使我十分不安。當局與各政黨的舉動措施，都使我天天懷着疑懼。國會裏也還是墨守成法，死抱着舊日的錯誤，不知改變。

「中立」「不參戰」的毒流，雖已日暮途窮，還想圖個最後掙扎。他們還在用盡心機，癡想消滅我們的戰鬥精神與力量。

一班咖啡室政客天天在國中搖唇鼓舌，疑這樣，怕那樣。縮着頭躲在家中不敢出去從軍的一班懦夫，吠影吠聲，附和着他們。軍中的抗敵精神，爲了這些人的煽惑，多少受了些影響。譬如罷；我若是一個普通的兵士，當然不會懂得下面幾樁事：羅馬尼亞一共只有幾百支機關槍，如何也會加入

歐戰；希臘怎麼會看了跳舞名家鄧肯的一場天魔舞就出兵打土耳其。

意軍的行動，一九一六年依桑座的大戰，阿爾波斯山的多少陣仗，我自然是十分注意。法境內的戰情，大鄧奈爾的失敗，東線的一切，我也注意，雖然興趣少些。至於最後的勝利終歸意國，那我從來沒有一分鐘懷疑過。儘管戰事延長得遠過我們最長的估計，儘管我們的經濟力搖動得岌岌可危，我終信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意軍應敵，專用接一接二的急攻法搖動敵人的軍心。兵士們雖然每日受盡苦楚，仍能嚴守紀律。一九一六年敵軍來犯我阿爾波斯山的高原，終給我軍擊退了。駐紮在卡蘇的意兵，十九是新招的，却個個像身經百戰老於行伍的精兵。

在這種驚天動地，日死千百人的大戰爭中，還要敘述個人的身世，我知道是可笑的。然而因要證明當時國內政情如何的糟，我不得不說一說自己。我不願國人疑心我一邊躲在太平密室中製造言論，郵寄各地，一邊却懷疑着大戰結果或將不利於意國，便不得不時時做些關於我個人的新聞，登在各報裏。我不得不時時把我的行蹤，做了些什麼事，現在在做什麼，告訴國人，好打破他們的

疑心，戳穿毀謗者的伎倆。我那時已升做什長。從宣戰後三個月起。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除掉因傷寒症進醫院若干時外，始終在槍林彈雨的戰壕中，始終不失我堅決的信心，始終認定最後的勝利終屬於我。我有時做兩篇時論，寄登我自己的日報，鼓勵國人抵抗到底，要他們明白目前的犧牲事小，最後的勝利事大。但是因為軍中紀律關係，我只好用個筆名。

所以在這幾年的歐戰裏面，我要打兩個大仗：國外打我面前的敵人，國內打背後一班沒骨氣的懦夫。

一九一七年二月的某一天，我們正從卡蘇一四四號戰窟中炮攻敵壕，忽然自己的壕裏發生了一件事，一件稀鬆平常，天天可以看見的事。我們的手溜彈忽然有一個爆炸了。壕中二十個兵士個個炸得身上滿塗着泥烟，骨節寸寸傷折。四個當場斃命，幾個傷重不救。我自然也受了重傷。

軍中把我送到離敵壕數哩朗溪地方的一個醫院裏去療治。畢卡醫士和幾個外科醫生都盡心竭力的替我刮骨醫傷。他們的本領大，耐心尤大，居然從我的身體裏面取出四十四塊手溜彈碎片。肉是破了，骨是碎了，身體的痛苦，不是言語可以形容。一個月中，開了二十七次刀，只有兩次用了

些麻醉藥，而我居然活了。

我那十分苦痛的生活，繼續了好久，到後來敵人的礮火把我所住醫院的一隻角一所偏屋轟掉了。其餘的傷兵都搬到別處去療養，我因傷勢過重，只得留在這所子彈橫飛敗垣頹瓦的醫院中。如此者又過了好久。在此時期中我簡直是絕無保障。

但我處境雖險，身子却一天一天的好起來，傷勢也漸就平復。我接到許多慰問我的電報，有一天意皇陛下也親臨病榻來慰問我。他對於全國兵士和受傷者熱烈的同情，不但我永遠不忘，全意人民也不會忘的。

又過了幾個月，軍中把我遷到米蘭一個軍醫院裏。八月裏我已能扶杖而起。但是因爲兩腿過軟，不能支持我的身體，只好用平頭拐杖托住了兩腋，把身體像鞦韆般蕩來蕩去；走路的責任只得付之拐杖了。

我回到我的民報裏繼續我的戰爭工作。那時俄國出於意料的失敗，使我們陡添了許多不能不盡的新責任。還有國內一切陰謀惡毒的宣傳，我們也不能不想法對付。他們的標語，是用國會裏

一個社會主義黨議員的一句話，「冬季前我們定要脫離戰壕。」

這種擾亂民心的潛力量，非把它打下去不可，因為他們的煽惑已漸漸種下毒根了。兵士們請假兩禮拜後再回戰壕，都現出不高不興的神氣。城市中笙歌達旦，如慶昇平。我想這正是心理上一個適當的時候，使人民知道當局者權威的力量。這時候政府應採堅決的態度，不可絲毫示怯。

事後追責，我不願爲。然我不得不說，一九一七年內政的衰疲，國會的軟弱，和社會主義者惡毒的宣傳，都是後來幾件不祥事的先聲。果然頭一個打擊來了；一九一七年十月意軍在卡波來都大敗了。

我從意大利國民一份子立場講，從談政者的立場講，我心中的難過再沒有比這一次厲害的。這一次的敗仗與歐戰中其他各國在各地所遭的敗仗比起來，算什麼？但這一件事對於我們意大利人的打擊却是極重。這一條戰線破了，敵軍可以乘此伸進依桑座高谷。我軍在戰爭初期中，已衝進舊奧國的邊境，在敵人的地面上打仗。一九一六年敵人猛攻亞西亞哥一段的阿爾潑斯山，也被我軍擊退。我們曾克服平雪柴高原。我們在依桑座曾打過十次勝仗。現在消息傳來，我軍大敗，

我們易感的民族聽了，不由的心底都震動起來。

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候。第三軍在依桑座那一邊被圍，須設法去解救。我們須不顧一切犧牲，保住畢亞維，再憑着葛拉巴山拚命的抵抗，方能使維尼斯北面的幾省不同祖國脫離。果然一瞬之間軍心已是大振。葛拉巴山上，我們的鐵軍屹如山立。畢亞維，敵軍也通不過。軍心既振，「新」力自來。個個精神奮發，如同換了一個人。我們從失了柯里柴等三省以後，這時候又同敵人奮勇抵抗了。以前再三失敗，我們心中自然是十分難過。但是我們都知道意大利處境之危，與別人比還差得遠。譬如把我們那年的失敗與歐戰全部比；把我們失掉三省的事，與馬蘇利湖的大戰，敵軍侵入哥尼斯堡，法國十四州被侵，德國蹂躪比利時幾件事比一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算什麼。

我很快活，在那千鈞一髮岌岌不可終日的幾個月中，我的民報竟能提高國中政治的精神，奮起意軍殺敵的氣概。

我集合了許多傷殘的兵士與贊成參戰的退伍兵，發起一個「死戰到底」的運動。我用極激烈的言論，要求政府嚴厲的制止那些怯戰懦夫與淆惑人心的行動。我主張組織志願軍。我要求意

大利北部用軍法來治理。我堅持封閉社會主義的報紙。我發起「戰時紀律」運動，主張全國人民與前線戰士都該服從這個紀律。一報發蹤，各報風起，轉瞬間全國人民和前線戰士也都起來響應。結果之佳，遠出我始料之上。政府見我們如此努力，也不由的跟在後面，向抵抗與最後勝利一條光明路上走了。

冬天如此過去了。春日來時，意大利人民的全副精神，都注在畢亞維與葛拉巴前線的戰事上面。

全國一致，深沉活躍的團結精神，到底成了前線戰士與他們家屬的共同寶物。責任與犧牲的精神成了意大利人人日常生活的常規。

一九一八年我們在畢亞維已準備了一個雄武精壯的軍隊。志願軍中的兵士組織了一個阿迪蒂衝鋒隊，帶了手溜彈短刀，爬上戰壕邊，直衝敵軍的防地。我們的兵士素來是猛的，見了這一隊的榜樣，精神自然是格外奮發。人人心裏只有洗雪卡波來都一仗恥辱的一個心念。人人心裏只想打回去，打到那已死的和還活着的同胞在那裏等我們的地方。想到那些爲了祖國埋骨沙場的同

胞，分外的使我們又憤又勇。敵軍想越過畢亞維嗎？那是萬萬不許的！我們不是僅憑堅守，要向前攻，猛攻，來打倒他們的妄想。

我們的空軍繼續做他們偵察與擲彈的工作。我骨子裏心裏都覺得意大利的精神在那裏前進，前進，向着勝利前進。稍爲靈敏些的腦筋，給需要磨得格外犀利了。

六月！敵軍開始總攻擊！

我們的密探已偵察得敵人開始攻擊的日期。兵法攻其無備，我們的司令部決定先動手。敵軍還要等幾個鐘頭發動，我軍已排山倒海似的向敵軍前後陣進攻。他們的計劃失敗了。他們在畢亞維上面妄想築橋飛渡，也給我們築一座毀一座。芒德羅是我們前線陣地的關鍵，敵軍想搶到了手，由此進攻，經我軍死守，敵人始終未能進展尺寸。方圓數里之內，兩軍互有勝負，但猛烈的戰爭迄未少息。敵軍進攻，我軍總是反攻，反攻，一次兩次三次的反攻，反攻。敵人到此，方知意大利的軍隊是一座攻不下爬不進金湯般的堅城。

在禪仲附近，敵軍曾渡河衝到脫萊維蘇的修道院，但我軍一度猛速的反攻，又把他們打回畢

亞維去了。而且這一次他們還遭了不少意外的損失，因為河水汎濫，把橋樑和不少敵兵直冲到海裏去了。六月二十三日，畢亞維大戰開始後第五日，總司令部發出文告，教意大利全國人民知道我軍此番抵抗決不有失。我覺得這是勝利的先聲。我至今深信，意軍死守畢亞維，端的是歐戰中有大關鍵的一仗。

此番死戰，敵軍損失直是無可計算。十萬匈兵犧牲在畢亞維戰場上。匈都菩達白斯德的人民因此發生無限感情。奧大利帝國旗幟下的各民族，因此開始討論大戰中帝國各邦應該如何分擔責任的問題。聯邦民族各各不同，你也以為我也以為待遇太不公平。

這一項消息，從奧、匈漏了出來，傳到意國。我們聽了，這明明是他們內部的困難已經到了日甚一日的地步。可是他們的軍隊還居然團結，並且因為受了需要的催迫，對於強佔的意國兩省更加壓迫得重些。

剛在這意軍大勝，舉國狂歡之後，我忽然發見國內政治陡來一個奇怪的趨向。毒勢力的活動又呈在眼前。那是非暴露他們制止他們不可。毒勢力戴着人道主義的面具，計劃把若干權利給那

些從來不曉得什麼叫做國家，從來不曉得什麼叫做國家的尊嚴，一百年來專做人家的工具，受了暴奧帝國的唆使，來壓迫奧國治下意大利人民的人。勝利的太陽已漸到中天；但是如要得到完全的勝利，長驅直搗奧京，那我們不能爲了一些皮相的錯誤的情感，在此緊急關頭突然搖動。

這一個緊急關頭，激動了幾個信仰古老式民治觀念的「大人物」起來討論民族問題。他們的討論總是傾向我們最大的仇敵。我們國家主義的精神總是受他們偽道學的情感主義所攻擊，使我們萬能容忍。當時意大利人民中就有許多挺身而出，說每一次我們的國家要踏進快樂光明時代的時候，總有一班心懷叵測的人起來盡力的破壞。

轉眼間夏天又過去了。一九一八年十月，我們的總司令率領了五十一師意兵，又加上了英兵三師，法兵兩師，美兵一營，和若干捷克志願兵，決向奧軍前線作最後一次的大決戰。

這一次的戰略定得再好沒有。我軍在蘇奈格里亞地方衝破了敵軍的前線，長驅直入，把敵軍左右包圍起來。左翼趨脫倫多，右翼趨玉定與畢亞維的下流。我們的將校都深通韜略，兵士也慍悍善戰，鏖戰數場，敵軍的前線完全崩潰了。這一次大戰中我軍所獲的俘虜槍枝與其他戰利品不計

其數。

奧、匈軍潰敗了，同時他們的海軍也受了重大的損失。我軍隨即進佔脫里斯德與脫倫多。

大戰最後的勝利，不僅僅是一個戰事的勝利，是全意民族的大勝利。一千年來意大利在歷史上湮沒不彰，現在我們的民族醒了，再度表現了我們道德與精神上的勇力，再度表現了我們傳統的英武精神。民衆的愛國心也蓬勃起來了。我們深深的感覺將來意大利在新歐洲的地位何等重要。失地收回，重隸我國旗幟之下，我們，尤其是我們的新青年，何等的快樂。脫倫多與脫里斯德，我們期望了那麼多年的脫倫多與脫里斯德，我們的詩人但丁預定爲我們邊境的脫倫多與脫里斯德，現在終是我們的了。

各地教堂的鐘聲響徹雲霄，慶祝大戰的勝利，慶祝新時代的產生。

繇延四年，殺人如草的世界大戰，至此終於大結束。

這一次的戰爭，雖然俄國因此破產，意國的一班懦夫與妖言惑衆者流始終在陰謀破壞，卻不能不說是意大利的一個大勝利。意大利幾乎沒有一家沒一個親愛的人或傷或死。全國的寡婦孤

兒都很榮耀地把他們又悲哀又光榮的表記誇示於人。我們已進了脫倫多和脫里斯德了。阜米已一半克服了。達馬夏的命運還在未定。

那時意大利國中籠罩着一片勝利者愉快的空氣。當然，大戰會絲延到那麼久，那是完全出乎我們始料之外的，而且還毀滅了我們不知多少財富，據有些人說起來，還把我們的將來影響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但是勝利之來，卻溫暖了我們的心魂。使我們快活，激我們格外的努力前進，去報答千千萬萬的國殤。從一九一八年十月到十二月，意國簡直是一個大工廠，跟着「進步」前進。戰爭自是悲慘的，然而已除了留下許多悲慘的紀念以外，還替我們的民族生活留下一個深含詩意的境念。我便是最受這個境念所感動的一個。

在這個偉大的歷史時期，在我們千辛萬苦得到了勝利以後，我們這年紀比美國還輕的新意大利，我們這歷史習慣還沒有經過時代薰陶的新意大利，我們這犧牲了無數生命金錢助成此番勝利的新意大利，卻受了人家無大不大的一個大欺騙。我們生性信人，事事推誠相待，那凡爾塞和

約卻利用了我們這一點民族性糊裏糊塗成立了。

意大利在大戰中的犧牲，我現在來統計一下六十五萬二千人陣亡，四十五萬人殘廢，一百萬人受傷。在這四十一個月戰爭中，意大利全國，沒有一家不多少犧牲了一部份。現在時隔十餘年，我知道這些大戰的子遺和因大戰而成孤兒寡婦的人，仍佔我國人口中很大的一部份。他們到處受民衆莫大的欽敬與尊重。

我永永不忘。我們內政的變亂，已經不知經過了多少，不斷的運動也有，清政的革命也有。但是無論在什麼時候，我的心永遠想着那些散在海角天涯，重巒疊嶂間，現在已給光陰磨得恍惚矇矓的無數孤墳和孤墳中長眠不醒的無數英勇戰士。他們是我們國民與國運的大紀念大保障。我寸心永永不忘。

我是一個最堅決的主戰者。我曾經憑着我一片民族赤誠與戰士的熱血奮鬥數年。勝利後舉國歡欣，我曾同着歡欣過。大戰後舉國不甯，我也曾經歷過。但不論在那一種狀態下，不論是愁是喜，我的腦海中總是記憶着有一個光明燦爛的燈塔在那裏指示我導引我——就是那千千萬萬爲

民族而犧牲的英勇戰士。他們從國內各地各界而來，甚至在異族壓迫下的和移居國外的僑民，都回來執戈禦侮。他們把寶貴的血和最大的犧牲獻給祖國。他們是一個國家力量的表現，顯示它地位的崇高，也是使整個民族達到最高峯的血和力。爲了他們，我們須努力，努力，爲國家爭一個與列強並立的權利和地位。

這是大戰留給我心靈的一個永久紀念。

最要緊的，這是大戰給我——我那時還是一個青年——一種對於人類的深切了解。

第三章 劫灰與餘燼

大戰的餘燼動了一下，終於熄滅了。

但我看來，大戰後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的兩年中，是意大利生活最黑暗最痛苦的一個時期。將統一未統一的國家，上面懸着一片可怖的黑雲；統一前途滿佈着荆棘。我眼睜睜等那暴風雨從四面烏雲中慢慢的齊擁來。

國內各地都有不安定的狀態發現，大半是為政治的關係，經濟關係比較的少。我想到一八九四年西西里島的軋西運動和一八九八年米蘭人民的流血大示威。但那兩次的運動都是局部的，沒有使國家解體的危險。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兩年中發生的幾件事，性質可大不相同。此中有毒，若不勇敢地去應付，非弄得毒菌蔓延，害及國家生命不可。

一切一切的問題，此時都再提出來研究。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我們意大利人都從箱子裏開出來一樣一樣的討論分析。從皇室到國會，從軍隊到殖民地，從資本主義到共產蘇維埃意大利聯區

制的提議，從學校到教皇，一切的一切，意大利人都拿來討論。我們一班戰士和傷殘的子遺所夢想的戰後太平和衷共濟，此時都成泡影。好像一棵樹，我們好容易培植得欣欣向榮，此時一瓣一瓣的葉子都在落下來了。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沒有一種聯絡的力量，沒有一種發人深省的武勇主義，沒有一種迴憶，沒有一種政治哲學，可以克制那些漸漸兒使國家解體的潛力。

我覺得如此下去，大渙散的恐怖就在眼前。

一九一九年一月，和約的墨藩未乾，那一班歐戰時未能猖狂披肆的社會主義黨人，此時又開始他們的陰謀和竹槓了。他們從米蘭派了一個黨團到維也納去幫助他們的所謂弟兄們。奄奄垂絕的國際主義在陽春中又發起芽來，在脫里斯德地方有一個社會主義黨人名畢都尼。他盡力的活動改組那已脫羈絆的城市。他們用情感方法來刺激人。這一班陰謀家與喬立蒂派的自由主義者，明明是希望用這個手段使人民漸漸兒忘記勝利的一切紀念和感想。

主動這事的，我曉得是一班德奧的間諜與俄國的煽動家。幾個月的功夫，他們居然搖動了一

大部份的意大利人民。那時世界各國的經濟都在危機一髮中，意大利亦不能獨免。幾百萬像我一樣的戰士，大戰完了，急急忙忙趕回家中。無數的軍隊，在無聲無嗅無紀律狀態中裁散了。大事誠然已了，而後顧茫茫，滿途荆棘，只望得見冬日的饑寒，只想得到太平時代是來了，可是做什麼好呢？

光榮的軍隊帶着軍旗凱歌旋里，看的人冷冷的也不舉手示敬，也沒人給那些凱旋的戰士一絲兒應得的同情。我同我的幾個朋友看了這種冷淡情形，覺得人人心中存着一個怪心理。大戰結束，勝利還在次，損失須越少越好。人人的腦筋裏耳朵裏，只受得進和平哩，人道哩，博愛哩一些話。我每晚入睡之先，常常心裏在想，我們現在需要一種堤防來制止人民信心的崩潰。他們對於勝利的國的國運與興趣，冷得幾等於零，這種心理我們也沒有防止的方法。沒落崩潰的感覺深入了全國的人心。政府對於別的事或者還可應付，對於這種沒落心理的洪流有什麼法子隄防呢？

政客與哲學家，得着好處的與因幻想歸於泡影而失望的，想渾水裏搗魚的兩面人，想撇清身子的當年主戰人，想藉此博得民心的煽動家，爲虎作倀於中取利的奸細與惟恐天下不亂的壞蛋，受外人豢養的賊徒。這一班東西無孔不入的東鑽西撞，幾個月中把意大利的國民精神弄成危機

一髮，隨時有總崩潰的可能。我眼看民族與國家的末日就在目前，不由的心中慄慄危懼。

我心如油煎，又恨又痛；瞻顧前途，危機日逼。那時同我在一起的，有幾個很有勇氣的人。人數可不多。我最迫切的目前緊急問題是如何對付一個很重要很黑暗的叛國奸謀。那時協約國中有幾個自私自利的政府想成功一種計劃；一部份盲目的意大利人，前事俱忘，竟同他們合作，反對自己的祖國。達馬夏本是我們的，信仰祖國的心也宗教般堅，倫敦公約也已承認是我們的了。達馬夏熱望了數年，滿想勝利後可以重歸故國版圖，不料物歸故主後，又從我們手裏割了去。一班什麼都不算數的沒落政客，暗中受了外人的幫助，見了這個結果，自以爲主張得勝，竟爾與高采烈，得意進行。威爾遜只懂得理論主義，對於意大利的民生與歷史不甚了了。他是無意的，人家是有心的，然而他無心的贊助卻促成了這叛國的奸謀。第一個做犧牲品的是阜米城。他們得了這個消息，立開市民大會向祖國乞援，還派一批一批的代表來見我們的軍事領袖，但是那城已爲各國軍隊所蹣跚了。我們還有一個戰利品，——奧國的海軍——此時也快被奪。他們竟在商量把離脫里斯德二十哩的西賽那地方作爲邊境區。

我當時說一句話；自有史以來，世界各國的勝利者在勝利後所演的悲劇，再沒有像我們意大利的。我們那班什麼都不承認什麼都不算數的談政者和他們的政策，簡直是要淪亡我們的民族。一九一九年開始數月間，意大利受了政客的搬弄，只存着一個目的，就是盡毀戰後所得的勝利品。紀念勝利的唯一方法，是犧牲國界，犧牲領土。他忘了大戰中死了六十萬傷了數百萬的同胞。無量的血都空流了。這一班所謂領袖，只知道跟着莫明其妙不知何所自來的外人意志與蘊藏着毒藥的主義，使它們得以滋生，得以成熟。更可惡的，這種自滅主義還有些知識歪曲的份子與靠此營生的社會主義者從中助長其成。後來法西斯革命成功，對這一班人百般容忍，那度量之宏真是異乎尋常了。

這打腐化畜生的責任我自己肩了起來。我向來主張國家領土是神聖的。因為對外的孤注過於重大，所以我不得不把國內紊亂糊塗的政爭比較的一攔在一邊，不十分過問。要從餘燼中救出些東西來，就不得不親臨火場指揮一切。至於內政問題，我知道只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就可以很快捷的制服那些社會主義家，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的腐化份子搗亂份子。時無古今，這一班東西

都是一樣的，不過是些欺善怕惡的豺狼，外蒙虎皮的羊犬。

休戰後幾個月，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那天剛正是禮拜日，我在米蘭見一件事。那件事的重大與它的搖惑人心，竟超過我的意料。一羣社會主義者，手執無數紅旗，肩着非戰的標幟，三十個音樂隊前呼後擁，長蛇般列隊遊行。大隊的婦女小孩與俄、德、奧三國人跟着他們，從市民區遊行到城中心，到最中心的露天廣場散隊。他們到一處開一次會，呼喊着要政府大赦擅離行伍的逃兵，還要求分配土地。

在那幾年中，米蘭是代表全國工人的中心點。我在那地也曾爲主義工作過。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五年歲首幾個月裏，米蘭曾做過主義熱潮的出發點。米蘭城富於勇敢的精神，公民精神也比別處來得熱烈。大戰時期，它自始至終不懈不怠。現在勝利已得，連米蘭，連這個曾有一萬名志願兵的米蘭，也情情願願的病了。

這一次的遊行可以表現全國各界，尤其是一班老百姓，正在深深的陷入泥淖中。社會主義黨列隊走過各街時，那些中等資產階級的人，店主東，客棧主人都急急忙忙地把窗子大門都關起來，

紙簾也放下了。我看了，自己說道，「這是老百姓心存憂懼，倦怠而閉目了。」當然那一班所謂革命者見此情形，自以爲主張成功，更加得意。他們這種不負責任的一番胡鬧也沒有人出來阻止。意大利的三色國旗竟成了衆矢之的，一面一面的從沿街洋臺上撕了下來。

我記得那極可恥的時期發生了一件極可紀念的小事。一個市民區的女教員見國旗被一羣共產黨所辱，竟不顧生命危險，挺身而出，去保護國旗。我想將來到了民族復興，國民重新站得起的日子，國家應該獎這女教員一面金牌，表彰她聖潔的勇氣。

我手創主編的意大利民報在那個時期中沒有一天沒有極烈的戰鬥。我們發行所一條小小的街上時常有軍警把守，我們出外時總有人「保護」。這是明明政府在那裏對我們十分焦慮。他們想管束我們的行動，鉗制我們用強有力方法爲政爭工具的主張。檢查新聞的制度本已廢止，現在爲了我們重行設立。甚至於有一個可憎的社會主義黨員，也在鬼鬼祟祟，想調查我們。可惜他乘興而來，終給我們轟了出去。

米蘭城遊行後的第一天，我就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借用白羅諾的名著中一句話：

「反對畜生再來！」

這一篇文章是二月十八日發表的，文中結句是下面幾句話。

「若是反對戰爭——非但已經結束而且還是勝利的戰爭——可以作為現在這種無恥的懷疑的幌子，那我們幾個同志，我們不但不以主張參戰為辱還引以為榮的幾個同志，要對着天大喊，「混蛋畜生，滾滾滾！」幾十萬已死的同胞和國民是一體的，誰敢把他們分開？他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堆血和肉。他們像萬丈高峯矗立在九霄雲裏。他們是我們大家的，不是屬於我們任何一個人的。他們不要受人家什麼，他們有的誰也拿不去。他們不偏不黨，他們是我們整個的祖國的寶物。他們屬於全人類的，有全人類的複雜，全人類的尊嚴，不是供酒徒政客談話資料的。目前這種政治大雜拌，它的卑鄙齷齪，可云絕後空前。難道我們眼看人家污蔑我們千千萬萬聖潔的國殤，連手都不舉一下嗎？羅馬人，羅馬人，你一個人的生，一個人的死，比全意大利的社會主義價值要高萬倍。你們千千萬萬無數的英雄，你們要戰爭，知道用什麼方法達到戰爭的英雄，你們千千萬萬視死如歸的英雄——你們像萬顆明星照耀太空，表現意大利民族的英武，你們可知道，有一班混蛋在

那裏翻你們的屍倒你們的骨嗎？你們可知道，他們要把浸透了你們的的土地放在脚下踐踏嗎？你們可知道，他們要把你們無上的犧牲笑罵得一錢不值嗎？榮耀的英魂，你們不要怕。我們的工作剛開始呢。我們決不許什麼東西來傷害你們。我們拼着命來做你們的衛士。我們做死者的守衛人，做所有死者的守衛人，我們不惜在街衢中挖掘戰壕來做你們千千萬萬英魂的守衛人。

我這一個警告，這一個號角聲一發，有許多不堪一擊，望風披靡。有幾個站在我們一邊的人怕因此起了大亂子。有幾個，人數雖是不少，卻集攏來幫我的報工作。

我們最要緊的事是把抗敵的力量組織起來，討論國際問題時要當心，在內政方面我們要做得地位充實，三刀兩面的朋友要處處預防，假面具的和平主義者假面具的人道主義者，要一律打倒。我們對於國內各種沒落的趨勢，各種外觀雖不同而絕對不了解勝利意義則一的趨勢，要給它一個總攻擊。

那時駐在巴黎的我國代表團，情形十分困難。協約國幾個外交政治家的手段與不公，把我們代表團的喉嚨給扼住了。同時我們內政紛亂也使他們不能挺起胸來說話。整備物歸原主的幾個

地方，此時人心惶惶，格外使我們不安。

這是一個十分危急間不容髮的時候！單是我們有數的幾個人在公共場所宣傳活動是不夠的。因為各方面的戰線太長太多，我們那能一個個去對付？我們決心自內救國的人，須創造一個打不破的有力的整個團體，須將國內所有的當年主戰人與忠於國家的人，像我一樣充滿着意大利民族思想的人，聯合起來站在一條戰線上，方能希望收偉大的功效。經過了幾日幾夜的深思，我決定用我的報紙做紹介物，喚醒國人起來扼止這種盲人騎瞎馬同歸於盡的時局。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在米蘭起草一個意大利「法西斯戰團」的基本政綱。

「法西斯戰團」第一次會議在米蘭的西波里羅會場舉行，這會場是米蘭商會中幾個領袖商量了許久時候方答應借給我們的。他們先不願意，最後常識終於勝利了。我們擔保在會場中決不有喧嘩和擾亂秩序的舉動，在此條件之下，我們終於達到了目的。

這一次的集會是完全政治性的。我事先在民報上發表，我們的目的是立一個新運動的基礎，成立一種計劃與推進的方法，來抵抗滅國滅種的惡勢力。

我又在報上發表了幾篇社論，製造些空氣，做開會的準備。但是來的人卻不多。我有一個工作同志把願意簽名的人數記了下來，可是開了兩天大會，只有五十四人簽名贊成我們的計劃，立誓忠於我們這一次運動的基本綱領。

我稱爲「運動」不說是「政黨」，因爲我的觀念是法西斯應有反黨的性質，不該附屬於任何新舊黨派。這「意大利法西斯戰團」的名稱很是適宜。我們要做一種政治運動，對付一班腐化的寄生蟲與沒落民心的計劃和組織，這個名稱最爲恰當。我覺得我們此次的鬭爭不僅是打倒社會主義黨。打倒社會主義黨不過是一路打前去的鬭爭之一，我們須做的事正不知有多少。國內一切所謂有歷史性的政黨，都像破爛的衣服，尺寸形式時樣用途都已不合。他們的綱領觀念不能與現代的政治與一切狀況齊步前驅，已不足以適應環境與潮流，創造新的歷史尤其不配。

這一班舊政黨把定了他們舉棋不定的破爛計劃不肯放手，還圖最後的掙扎。他們縫縫補補，想勉強適合現代的新潮。像他們這種辦法，自然那有足夠的力量反對社會主義。要適合二十世紀的真實現象，要同時把崇拜自由主義的觀念，把強弩之末的民主主義，與布爾希維克洪水猛獸般

的烏托邦精神，一齊掃蕩，那非創一個新的政治觀念不可。

總而言之，我認爲目前有一種很深的需要；須創一個從來未有的新觀念，使它能在歷史的新時代中建設一個有益人生的新境地。

換句話說，我們須立一個新的文化的基礎。

我用全付的精力向這目的地走。不論是朝是夜，是奮發時或疲倦時，我總是用全付精力研究時事的變遷，向這個目的地走。我對於我所向着走的最後目的有極清楚的了解。問題是要達此目的應走那一條路，應等那一個時機，應取那一種方式。

研究討論時，我總是領導支配的人。經過了許多次的討論，我的觀念也愈堅強。至於我們的計劃如何一步步的演進，以後我有機會時再來敘述。那時參加我們討論會的，形形色色，各等人都有。其中有工團主義者，有以前主張參戰的人，有解職的軍官，還有那些大戰時英勇不怕死的手榴彈刺刀衝鋒隊的隊員。

意大利阿迪蒂衝鋒隊是大戰中的產物。隊的意義是從加里波的的忠勇精神得來，而它最初

的發源卻還是古時快活時代的市勇團。大戰中阿迪蒂隊的功績極大。意軍進攻時，在頭一排衝鋒的總是他們。他們手裏拿着炸彈，牙齒裏咬着刺刀，高唱着雄壯的戰歌，視死如歸的衝向前去。他們不但表示着英雄氣概，還有一種蓋過一切的意志。

大戰後，這一個組織仍繼續存在。我們第一次的法西斯戰團，十九是意志堅決非常勇敢的人組織而成。在我們最初幾年反對社會黨反對共產黨的奮鬥過程中，阿迪蒂的舊隊員很做了一番重要的工作。他們好幾次舉我做他們的領袖，至今我還是阿迪蒂會的名譽會長。不過現在那會已如一幅凸影的畫圖，借着它保持公民與軍人道德的精神而已。

參加意大利法西斯戰團會議的人從來不多說閒話，從來不絞盡腦汁空談幻想。他們的目的，自始是清清楚楚直線型的，就是不顧一切犧牲衛護我們的勝利，使國人永遠不要忘記爲國捐軀的死者，還須對死者的遺屬，對受傷的殘廢的，對曾經參戰的，表示永遠的崇敬。但我們一致的口號卻是反抗社會黨。我們政治上的期望，是從此中創造一個新的意大利，能够懂得勝利有如何的價值，並能用全力打倒一切叛逆與腐化，打倒國內的腐蝕沒落和國外的詭譎與貪心。

現在還有些人說他們不明白法西斯當年成立時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還有些人以為法西斯像野草蔓延，並沒有一個花兒匠管理培植修剪的事。我卻要聲明一句：當年法西斯成立時，我已決定第一件事是定一個教人無可疑惑的主要方針。因此我對於我們的組織發表了三個綱領。

(一)三月二十三日的會議，我們至誠的對千千萬萬為爭意大利偉大國格與人類自由而死的戰士，對受傷殘廢的人，對曾經參戰的人，對因盡職而做敵人俘虜的人，致我們十二萬分的敬意。並宣稱誓用全力擁護曾經參戰人所提精神上物質上的要求。

(二)法西斯戰團誓死反抗有害於意大利的任何帝國主義。它承認國際間對於意大利最高的提示。它宣稱為安定阿爾波斯山與亞特里亞鐵克海之間的邊境計，有合併阜米與達馬夏之必要。

(三)關於國中已經公布的選舉事，法西斯戰團宣稱用全力反對軟骨頭的意大利人來混充候補議員，不論他是屬於那一個黨派。

除以上三個綱要外，我們又說到法西斯的組織，一種能適合新運動的組織我不贊成官樣文

章一無變化的官僚組織。我的意思凡是在大都會中做民報通訊員的人，都可以組織法西斯戰團的分部，每一個分部都是法西斯主義與法西斯工作的中心點。我們最初數次的經費大約要幾千個里拉，都是由財力有限的民報供給的。同時我們又組織了一個中央委員會指導整個的運動。

回想起來，真是可笑。我們的會議竟沒有人注意。社會主義黨目空一切，倘若無人的愚笨，與自由主義黨什麼都不願懂的狹窄心理，都以爲法西斯是什麼東西。

那了不起的自由主義黨報用了寥寥二十行字登載了法西斯集會的一段新聞。

那時意大利的政治和政策還是一個舉棋不定的混亂局面。就是曾經身與戰役的人也有許多覺得從前理想現在已成泡影。人人心中只感着疲倦。大戰時袖手傍觀的教會，此時忽然活動起來，希望由此參加和平談判，對於參戰各國的一切問題有一個置喙的餘地。

教會方面在國內的活動，限於組織一個所謂民意黨，或天主教黨。它對於家庭宗教與國家三者間的相互關係，還算認識。它在那個時候也曾想設法制止社會主義國會制度下的過激思想，防它廣布蔓延。把羅馬和各省攪得四分五裂。但是這一個所謂民意黨，自己也跨過了牆頭，跳離了軌

道，去同社會主義黨爭勝起來。有了這種舉動，原形也就立現，原來它的愛國觀念也是有限的可疑的，因此也與法西斯成了正面衝突。

原來民意黨與其他黨派一樣，想潦潦草草急就章地結束了大戰的末頁。

政治的暴動，其他的擾亂與罷工，輪流着在意大利各大都會發生。

我現在把當時可危的情形敘述一下。國務總理奧蘭度因爲情性上的缺點，既不能支持內政，又不能處理外交。他的工作處處顯着矛盾，處處顯着誤謬的情感作用，處處顯着他不懂得意大利的眞利益。他不懂法文，同協約國簽訂的條約他也莫明其妙，所以他在凡爾賽代表意國出席和平會議時，傍邊雖有一個桑尼奴幫忙，始終是意國的一個大害蟲。威爾遜對於意國的事抱着模稜兩可的態度，並且越到後來越是模稜。到四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我國的代表團便終於不得不離開巴黎了。他們五月五日回到國中時，意大利究竟是俎上肉，檻中虎，或者是別的東西，仍是一個未定的局面。六月，國會通過奧蘭度內閣全體辭職。同時法意兩國的水兵在阜米發生了劇烈的衝突。

奧蘭度的後任是聶蒂。講到有害於意大利的利益，有害於意大利的政策計劃，那聶蒂可稱是

一個罪魁禍首。

聶蒂的爲人，以前，現在，自始至終與我們理想中的爲人之道剛是一個相反。他懂得一點財政學。他說起話來眼高於頂。他只有自己。他在內閣中，不論是做閣員做總理，總是只有自己沒有別人。他執政後第一砲是下大赦令。第一個下了，接着又是第二個第三個。第一個大赦令不過是普通原則，我還贊成。第二第三個可就豈有此理了。他不分皂白，把曾經爲國宣勞的人和大戰時賣國的甚至於投降敵人的賊徒放在一起都算大赦了。

聶蒂這些工作，都是安排香餌，準備釣社會主義黨來捧場的。他癡想做未來意大利民國的大總統。他用的方法不脫煽動家的手段，當然不能阻止騷擾與流血的亂事。他從來不敢正大光明的和過激主義對仗。他擬了一道通令限止麵包的售價，請意王簽字後發了出去。明天又取消前令，換了一個新通令，也是意王簽名。

關於國家一切大大小小的問題，他簡直沒有一件不提出來討論。他這些舉動都使社會主義黨看了趾高氣揚，捏着鼻子笑，預料此番選舉，勝利者舍我們其誰；選舉是用比例制度的，經過了此

番競選，我們是必然要執掌意大利的政權了。

那一個夏季，我覺得是我們最痛苦最下決心的一個時期。

一九一九年六月，與德國的和約在凡爾賽成立。和約居然成立，在歐洲看來，是惡夢一場居然完了。德國方面，本是無數幻想一件件成爲泡影，於是乎抗議哩，保留條件哩，層出不窮，協約國方面，又是同牀各夢，你要肉，我要骨；這都是使許多國家認爲永久的危機，日夜焦慮的；現在和約居然告成，它們放下一個大大的心。

可是和約告成，意大利的諸般理想卻隨而幻滅了。大戰勝利是我們的功勞，事後折衝，我們卻完全失敗。我們除得柴拉外，整個的達馬夏——論傳統，論歷史，論風俗，論習慣，論文字，論當地人民傾向祖國的熱心，都該物歸舊主的達馬夏——將不復歸我所有。最含意大利性的阜米成爲一塊肥肉，你也要我，也要。殖民地問題承他們代我們決定，與我們希望完全相反的決定了。像我們這樣一個強有力而富於生產的國家，需原料，需出路，因爲人口繁剩，需地又需市場，然而托了盤子四面分殖民地贖的時候，我們只得了些無關緊要不值一文的叫做什麼邊界修正。

我可以覺得一陣陣的不滿意從個個人汗毛孔中擠出來，打過仗的人當然是更表不滿。這又是一次，意大利拚了無數生命無數金錢無數青年，加入一個戰爭，而和議成功，意大利兩手空空，除了許多終歸泡影的幻想外，竟一無所得。

那始終帶着悲觀聲調的聶蒂內閣，到此時期，只會說意大利的政治經濟都已瀕於破產。他自己，他的報紙和走狗，都要使國人相信，意大利從凡爾賽和約中能得到那麼許多東西，真是對得住天地祖宗的了；成績美滿至此，復有何求；可是全國人民都覺得這是海水洗不清的恥辱，但事已至此，也無可奈何。其中有一部份卻不肯默認這是無可奈何的慘事。我知道他們在不聲不響的憤怒交併中，準備再來拚一拚命。

在政府方面，正在注意着人民的心理有什麼變遷；實際上，政府除採用可惡的比例制度來修改選舉法外，什麼事也不曾做。而且盡情破壞，竟決定解散飛機隊。到了一九一九年八月，竟又公布了關於卡波來都慘劇的調查團報告書。

我看了這個情形，心裏想道，「這是火上加油了。」在三處——都林，羅馬，米蘭——發行的社

會主義黨報，此時拚命的攻擊軍隊。那時正逢印刷工人罷工；兩個月內，羅馬各報除那張社會主義黨報外，全部停版。黨徒走狗在街衢中舉行示威運動時，見了穿制服的軍官，竟任情毆辱。我因為要替國家的尊嚴留個地步，所以有許多我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件，頂不要臉的人看了也要臉紅的事，我沒有宣布出來。我們少數的幾個法西斯蒂，此時工作十分困難。勢力既孤，同時還受政府與奸黨的百般攻擊，偵察我們的行動。

我每天在民報上做文章，說當年戰士炮火中的苦生活，志願軍應該如何受人尊重，現在全國同胞應當怎樣的一致團結，政府怎樣的不了解怎樣的敵視，我們認為最寶貴的愛國主義與英武主義。大詩人鄧南遮這時住在羅馬，他見了我的文章，表示十分欽佩。

勝利的光榮漸漸歸於消滅。國會中只在那裏討論並贊成那所謂新的選舉法。擾亂的事和恫嚇政府的事，沒有一天沒有。莊嚴的辯論變成談天說地，那裏還認識什麼叫戰爭，什麼叫道德，什麼叫武勇。

我心中想，「選舉！選舉！國會中現在只有你立得起了！」

那時阜米地方的法意水兵已有劇烈的衝突，當地人民對協約國已顯明的表示惡感。協約國正在計劃派駐一個混合軍隊警備阜米。一個完完全全意大利性的阜米，轉瞬間竟出現了五花八門無數的軍隊。協約國的無能與愚蠢，到此可云登峯造極。

鄧南遮身隱心熱，痛阜米之將淪亡，告訴我要用武力奪回此地。實在說，舍此以外，也別無救濟之道。阜米的成敗存亡，只有拚這孤注一擲。當時願助他舉事的人只有幾個，可是這幾個人都是我們軍隊中頂忠實的份子。他們都是大戰中的志願兵，又是法西斯黨員。他們如老驥伏櫪，聽了號角嗚嗚，雄心又勃發了。他們有限的幾個人，此時武裝了起來，從朗溪出發。

那時英兵正在撤退中，這一小队人就迅捷的出其不意的佔領了阜米。政府聽得了這個消息，決定出兵「戡亂」。他們封鎖阜米，同時用炮火攻擊「亂黨」。但是鄧南遮同他的幾個勇士不聲不響的佔領了阜米，此時卻明明白白地同聶蒂的一班軟骨走狗挑戰了。

鄧南遮從朗溪出發前，曾給我一封信：

「同志：孤注已拚一擲，明日決武力佔阜米。願上帝助我。我起牀時混身寒熱，但顧不得了，再要

遷延已將不及。這又是一次，精神戰勝了肉體。孤軍奮鬥之時，請民報始終盡量的維護我們。

鄧南遮 一九一九，九，十一

意大利的空氣，悶在甕中那麼久，受的侮辱那麼多，正是無可發洩，此時見了鄧南遮的一番作爲，便如火山般爆發起來，我們無論走到那裏都可以聽得同胞友愛很熱情的議論。一九一五年五月的精神又復活了。一方面聶蒂內閣蒙着眼實行它的軟骨政策，一方面人民的思想卻自動的解放了。有志的人都認爲這是極好的現象。

阜米之役，法西斯黨員是中堅份子；在羅馬打新的舊的沒用懦夫，他們也是衝鋒人員。全世界的意大利僑民，眼看着耳聽着凡爾賽和約那種結果，都又急又懼，此時都拿大批的金銀從海外匯到祖國，供鄧南遮救國之用。阜米也勃然興奮。不公平的待遇，他們有勇敢來對付，怕誰？守城有一班勇士，聶蒂來也好，外國來干涉也好，他們決用武力抵抗到底。

這時國務總理聶蒂對於阜米事件的態度極爲可惡。他掀起總罷工以爲抗議。又因他故意言語模稜，便引起了一班傾向社會主義的人，和本來屬於社會黨過激黨的人，四出煽動，集衆示威，反

對鄧南遮在阜米的行動。

但是聶蒂同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長脫倫比克一次談話後，知道自己陰險醜惡的一番計劃，破在幾個勇敢的青年手裏了。

聶蒂的言行，歷來是受恐怖心所支配。他一場幻夢將成泡影，心裏又氣又急，發狂似的破壞那幾個勇士的抗戰計劃。他先出一個布告，把逃兵的罪名加之襲佔阜米的幾個戰士身上。又把阜米四面封鎖起來，希望城中居民受了經濟的壓迫，他們的精神也可以壓將下去。同時又解散了國會，決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六日舉行那所謂比例制的選舉。

選舉的事一開始，國內暫時休戰。各黨各派都忙着估計自己在民衆團體方面能得多少擁護。社會主義黨利用大戰時意國所遭的不幸，作爲他們投機的資本，又天天挑撥國人，說鄧南遮在阜米做的事有掀起第二次戰爭的可能。他們用了這個方法，居然在選舉中很佔優勢。教會方面，歷來在政治上所取態度是模稜的，此時也命他們的牧師到各地鄉村多方活動，預備將來天主教徒在國會中可佔重要的位置。此外自由黨民主黨過激黨也聯合了起來，組成一個集團，自稱爲「秩序

團。」但是他們隨波飄蕩，既無堅定的主張，又無正確的目標。我當時認定有許多黨派決不能成什麼事，這集團也是其中之一個。

我決定我們的法西斯獨力加入競選。我們並不聯絡任何一派，就是同我們比較接近的國家主義派我們也不去聯絡。各方面的空氣對我們都很不利，但是我們雖明知在這種局面之下凶多吉少，却不得不準確的數一數我們方面究竟有多少人。這種競選制度固然是荒謬，然而我們却不得不借這競選做一種試探，看看這戰勝後的意大利道德上的墮落與道德上的復興，究已各至何種地步。所以我設了一個競選委員會。會中經濟十分拮据，却充滿了朝氣與勇氣。又在國中各重要都市，尤其是米蘭城，召集開會。

米蘭城會議的情形，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會場是在一個僻靜地點。當時夜已深沉，我站在一個臨時搭起的演壇上，在火炬照耀中，向十分擁擠的人羣演說。會衆中不僅是米蘭人，各地人都有。波羅涅，都林，羅馬，奈波兒斯，的法西斯都派了代表來參加這個會議，要從這大會中決定一個參加競選的方略與步驟。

我在這會中宣佈了幾個重要的法西斯方針。這幾個方針，至今是法西斯的黨則，也就是我一生政治行動的依據。

我說，當革命時須革，大家不妨研究。我又說意大利人民萬不可模仿俄國的布爾希維克主義，我們有我們的偉大個性，扶之以我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膽量，毋庸模仿他人。如果意大利不得不革命，那我們的革命須是純粹意大利性的革命，像當年瑪志尼那樣的偉大，參着畢沙坎的精神方可。

那時我心中已很清楚很堅決的有一個理想，這種朽木不可雕却又不曾安安頓頓壽終正寢的政府，非根本推翻非完全改造不可。

轉瞬間，十一月十六日的選舉舉行，法西斯失敗了，我們完全失敗了。法西斯黨員中沒有一個入選爲國會議員。有幾個國家主義者在山窮水盡中成功了，後來庸中佼佼，代國民盡了些責任。自己在米蘭所得的票數也與入選資格相差甚遠。當時法西斯的成績，可云甚慘，但事後迴憶，却也有趣。失敗者終於成功，迴想當年，豈不有趣。

我們經了這次大失敗，心中深感不安。民衆都反對法西斯。布爾希維克主義正在暗中誘惑人民，使他們在大痛之餘，心懷魔想，打倒資本主義，奪取生產工具，設立意大利蘇維埃政府！

社會主義的黨報已把他們的計劃和詳細辦法登了出來。我失敗是失敗了，却非但不因此灰心，還使我對於當時千鈞一髮的局面更爲明瞭。社會黨報得意忘形，曾大字標題，登載關於我的新聞一則：「昨晚納維格里亞河中撈得一屍。」約略說「米蘭城穿城而過之運河中昨晚撈起死屍一具。細查屍身文件，可證此屍爲墨索利尼——墨索利尼之政治屍。」他們得意已極，咒我政治生命從茲斷絕，却忘了提起墨索利尼的死屍仍大張兩眼向前望着。

社會主義黨高唱凱旋，宴會無虛夕。同時他們還不忘記舉行一個出殯降儀，抬着一個空棺材，四週點了蠟燭，在大街小巷各處遊行。空氣中充滿着無賴的歌聲。我見了這種遊行，只覺得這班人的無聊淺薄。米蘭此時已完全入於社會主義黨的掌握。他們眼高於頂，到處結隊遊行。經過我家窗下時，歡聲益縱。我家裏的人自是同許多民衆一樣，十分焦急，因爲暴動的空氣甚濃，羣衆心理又是極難捉摸的。那一天的情事至今歷歷在目，我還可以看得見一個無聊淺薄的空架子。

競選完了，社會主義黨在國會中佔了一百五十席。他們始願何曾及此，害得他們受寵若驚，不知所措。幸而意大利南部民衆素性只認得國家，黨派觀念比較的淡薄，才把這不幸的局面挽過來了。

社會主義黨得勝後，自然多數黨員乘機濫用權威攘權奪利。他們天天集衆遊行，手執紅旗，呼聲震天地。最可痛的，那專爲慶祝，不是抗議什麼的罷工，竟接續了一個星期。

米蘭城有三萬人民要求把那紅旗高懸在市政廳上。在此狂喊喧騰的慶祝聲中，什麼制度規律什麼有秩序的生活都攪得有等於無了。

工作簡直沒有人想到。人生在世，工作是最後一件事，理他做甚？其中衆醉獨醒，屹然不肯附和的，只有少數的幾個法西斯，阿迪蒂衝鋒隊舊人，和參加阜米一役的戰士。社會黨的瘋狂態度激動了一部份人的不平。一陣炸彈炸死了幾個人，傷了好幾個。國會裏的社會主義黨徒就乘機組織了一個團體，奉杜拉蒂做領袖，長驅登米蘭市長的大樓，要求拘捕墨索利尼與法西斯黨員。

這種恃黨偏私的行動，無益而有損。但是政府當局又軟弱又怕懼，因要取悅於社會主義黨，竟

循他們的請求，拘我入獄。幸而我的政見向來光明，如此濫行職權，於我絲毫無損，被拘一日，就出來了。出獄後，我召集了幾個同志商量如何進行。第一步該做什麼？用什麼方法才能挽回這個茫茫浩劫，使祖國不致永陷於無救？

競選慘敗，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也就破壞了。好幾個被拘入獄，好幾個受了恫嚇避開了。後來時局漸歸平靜，我在意大利民報上把被人攪得亂七八糟的絲頭從新織起來，再組法西斯黨。每次會議，我痛陳國勢之日趨岌岌，闡明法西斯對於時局的態度。

社會主義黨此番勝利的危險性，倒還不是在它的本身。頂危險的事，是社會黨得勝後，一般懦弱無能的份子索性全部縮入洞中，從事暗中工作。社會主義黨得勝後，自由黨與民主黨一敗塗地。在以後一個時期中，國內發見了不少卑鄙下作的宣傳品，說德奧兩國戰敗後，國內如何如何的不安，什麼大學教授降為僕御，俄國的天潢貴胄淪入風塵，赫赫的大將軍沿街托鉢，賣火柴為生。諸若此類的宣傳。再加以社會主義黨的勝利，弄得上中下各等人民個個心懷危懼。一種腐敗糜爛的情形與政治的麻木不仁，幾乎傳遍了全國。舊政黨給沒用的社會主義黨打倒了，社會主義黨又是

隨波飄蕩，絕無目標。他們倖獲勝利，不過是靠着別人的懦弱與民衆普遍的不安，決不是他們本身有什麼偉大堅強的信仰。

我的旗幟正大鮮明，雖經挫折，並不自餒。我報館裏的人員一天少一天，讀我報的人也一天寥落一天，但我仍是每天不斷地用我的報紙對民衆呼號，「抵抗！抵抗！抵抗！」

我的小小辦公室做了我壁壘已殘的城堡。我的報紙天天要受檢查，天天有被封的危險。經濟的恐慌和其他困難，可云達於極點，但我孤軍奮鬥，竭盡心力去維持，不使它中輟。我被極度的窮困所阨，原可把報紙出盤，可是我始終硬挺下去。

聶蒂內閣妄想我的報紙停版，接連派了幾個人來，勸我出國研究南俄幾個自治共和國的政體組織。那種三刀兩面的鬼蜮伎倆，我還有個不懂得？他們想用對付鄧南遮的手段來對付我。勸鄧南遮從羅馬試飛東京，但是鄧南遮不理，仍舊一支孤軍捍衛阜米。現在又來騙我出國，我也當然不理，仍舊用我的報紙再振已散的法西斯。我常常召集會議，工作晝夜不停。誰也不能說我對這一班得意揚揚的畜生退避三舍，連他們的面都不敢見。

有一天，我遵照郵政定章，親到米蘭總局郵匯部去接受一筆海外僑民接濟阜米戰士的款子。那時競選方了，總郵局的偉大建築裏，到處可見競選的餘波。三三兩兩，唧唧私語，還在討論這件事。壁上印的貼的標語，也依然還在。我同我的兄弟亞那度就在這個時候，走到郵匯部窗口去領取這筆款子。

郵匯部的布爾希維克行員似譏若諷的問我是誰，證明書在那裏？墨索利尼沒有聽見過這個名字，他是誰呀？我不認得他。爭論中，他的同黨人一個一個的挨上來了。他們自得其樂，也說不認得什麼墨索利尼，他是誰呀？這種無禮無理的胡鬧激動了一個老行員。他只知有國，不曉得什麼叫做社會主義黨的勝利。他挺身而出，呵叱那一班小鬼頭道，「快些照付。胡鬧些什麼！墨索利尼的名字，不但我們知道，將來全世界會知道會評判。」

我至今不曉得那位老行員姓甚名誰。他確是一個公平正直的人。

那時各地人民對於社會主義黨已漸呈不滿。有一天，我正在報館中辦事，眼見四週同志顯露着焦慮，良心歪着放的還在表示懷疑，我覺得此時不得不把我的希望與信仰再來申述一下。我說

道：

「不要怕！意大利這場大病，不久自會復原。但如沒有我們時時加以注意，這病也許會變絕症。奮鬥！奮鬥！兩年之內，看我！」

第四章 生死鬪

世界上的飯桶政府，不論它是政黨制議會制，死起來總是同樣的原因，同樣的方式。

我眼看一個政府一段一段的死，親見它迴光返照，一口進一口出的噓氣。

但是這種時期，愛國者看了要難過的。亂離的景象，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映過去。惡勢力乘亂囂張，教人看了，可憐又可笑，因為這種勢力實際上是渺小虛偽的東西。

意大利的政治，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政治選舉以後，表面上加了一層油漆，看去好像平靜了些。實際上一般必需迅速解決勇敢地解決的內政外交重要問題，從沒有提出一件來仔細研究。不論什麼事都在黨派混戰中滾得稀爛。此外還有些無關緊要的關員預測。

把持一切的是社會主義黨。他們事事與政府搗亂，政府那時又因極左派共產黨的態度，忙得不得開交。

轉瞬間二十一屆國會就將開幕，照例國王須蒞場演說。聶蒂因為這事，又添了些煩惱。他想盡

方法來妥協社會主義黨。但他們對於國王終是露着敵視態度。我事先就聽說國王蒞場演說時，社會主義黨決定拒絕參加。

開幕的那一天，國王很莊嚴地徐步入場，社會主義黨議員却一個個襟扣紅花，嘴裏高唱着工人歌與國際歌，排隊出場。一班共和黨獨立黨和左派的議員，也跟在後面列隊而出。

國王的演辭並沒有鮮明地反對那些危及全意統一的惡勢力。阜米抗戰是民族精神的先聲，他的演辭中提都沒有提起。他甚至於放棄了一部份皇室應享的權利，劃一大部份皇室的私產分給退伍的受傷的兵士。

其時各國的政策是虎視眈眈，國內經濟將瀕破產，然而我們政治方面，除了暮夜苞苴，千方百計的謀閣員位置外，我不見有其他動作。

最初三個月中，聶蒂內閣在國會中失敗三次。它跌了又起，起了又跌，失敗的是它，繼起的還是它。

比特蒙有一種老報，名斯丹巴，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現在開始罵起戰爭來。它捧的人就是以前

主張中立最起勁的喬立蒂。教會與民意黨見了這個政治上紊亂情形，也想從渾水裏陶摸些大小的魚。社會主義黨雖算勝利了，却沒有維持勝利的準備。勝利反使他們深入泥濘，處了四面楚歌的地位。我曉得他們沒有能力維持共產黨與極右派間的均勢。更使他們爲難的，一方面須應付全國的民衆，一方面還須對付那鬼迷的政爭。

那時鄧南遮仍在阜米繼續他的工作。一批批的祕密政治代表去誘惑他，他一概不理。封鎖政策他也不怕，照舊的抵抗下去。

法西斯從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選舉失敗後，現正重事生聚。國內各地黯淡無光，混沌沌的空氣中，充滿了自私自利狹小怯懦的氣息。但是我們看得出迷濛烟霧中有一線光明，隱現着康莊大道。

重振法西斯並不是十二分困難的事。我們「法西斯戰團」的人都受過訓練，懂得紀律，滿腔熱誠；競選失敗的小挫折，不過視爲過程中的那麼一回事，儘受得住。一九一九年十月裏佛羅崙斯，的法西斯首先發難，舉行第一次的「法西斯戰團」國際會議。那一次會議多麼有意思！入會的都

須用手鎗來維護集會自由。佛羅崙斯是向來以仁慈長者聞名的，現在見法西斯衝進來，也羣起敵視。埋伏，襲擊，挑釁，無所不爲；但是法西斯會議終於開成，佛羅崙斯終歸我們的同志控制，又費了一番大力把敵人的抵抗和無故的挑釁壓了下去。

佛羅崙斯的會議，好像在長空中浩浩蕩蕩寫出一個政體問題。我爲推動這長空大字起見，發表了一篇透骨的演說，對不滿於政府的各黨各派大聲疾呼，一致起來。第二天，詩人馬立奈蒂又發表了一篇尖銳如針的演說。接着我們提出一個決議——「法西斯戰團」要求根本改變國制的權利。決議中提出清清楚楚極方便極合時的政治計劃，目的在建設一個空前嶄新，新社會新經濟的新國家。

我現在已達到這個目標了。

我能一步步發展，成功今日的我，這一期過程中的種種嘗試與錯誤是我的試金石，我的燈塔。法西斯的計劃，到會的人個個贊成。十月十日會議時，我個人提出一個議案，「法西斯應始終扶助經濟解放運動與工作者的自治。」我們對國內一般無產階級與受僱人，凡不願屈服於大大

小小的庸人——只知道剝削欺蒙民衆以求名祿的庸人——所組政黨之下的人，致我們的敬意。我心裏常想，別的國家不知有沒有這同樣的感想。

這一個會議表示法西斯的大無畏戰鬥精神。閉會時我們三呼阜米。

會後我先到阜米，再乘飛機到佛羅崙斯。在阜米時我同鄧南遮推心置腹的談了許多怎樣救國的話。佛羅崙斯時，途中忽遇猛烈的海風，飛機不得不半途停下來。我非常焦灼，怕遲了來不及便改乘火車前赴佛羅崙斯的法西斯會議。會議時我做主席，力主抵抗我們政敵的種種暴行。那天在場的人中間，我的精神最爲痛苦。但從會衆的眼光看來，我是一個愛國者，抵抗主義的宣傳者，又是一個在民報裏天天做激烈文章痛擊布爾希維克主義的人。散會前，我們互行法西斯敬禮，誓再相見，誓赴湯蹈火以得最後之勝利。

離佛羅崙斯後，我又坐了汽車到羅曼娜去。開車的人名潘格尼，是佛羅崙斯很有名的運動健將，大戰時曾充願兵與飛機師。同車的還有潘格尼的親戚加佛尼和一個在鐵路上做事的亞披拿蒂。後來這兩個人在各處政治團體中也很有名。汽車到了芬柴，在奧菲姆咖啡館門口停下，我也

下來同幾個熟朋友招呼。少停我們又上車繼續趕路，不料因汽車開得過快，前面的鐵路柵門關在那裏我們竟沒有看見，連車帶人直撞上去。第一道鐵柵門給汽車撞得粉碎，汽車一個鴿子翻身在軌道上直飛過去，又撞在對面的鐵柵門上。我們一車的人除開車人外都從汽車裏憑空彈出去幾丈遠。我揮揮衣服，從地爬起，絲毫沒傷，亞披拿蒂稍爲擦傷了一點皮膚。還有兩個人受傷稍重，躺在地下呻吟。我們大呼乞援。幾分鐘後，救的人來了，幫同把兩個傷人抬上汽車。再去附近弄來一隻牛將汽車拖到芬柴醫院。進院後醫生趕緊醫治傷人，我也在傍邊幫着包紮。後來我看他們傷勢無礙，便安慰了他們幾句，改乘火車到波羅涅。這一樁意外事，生死間乎一髮，而我竟絲毫未傷，定是仇恨我的敵人做了我的護身咒了。

我前面已經說過，十一月十六日競選失敗後，我有幾個朋友駭得要死，有幾個說逆流而行毫無益處。他們——像他們這種人國內正多，不足爲奇——的意思，敵黨勢力正盛，國會裏也是他們佔優，不如同他們講和的好。妥協，談判，議價，什麼法子都對我提了出來。

我一口拒絕了講和的辦法。大戰時賣意大利，和平時再賣意大利的賊子，我們怎能同他講和？

可是沒有幾個人真正懂得我的意思，連我幾個接近的朋友也是懷疑。民報裏有兩個編輯請求脫離，託詞搬家與政治觀念已經改變了。他們甚至罵我在競選時把人家接濟阜米的款子填自己的腰包。在衆畔親離時還要蒙此不白之冤，逼我自表心跡，這卻是我生平一椿痛事。

我出席朗白地記者大會，要求把罵我的人叫來在大衆面前拿我的罪狀再說一說，並要求給我剖白的機會。我剖白時理直氣壯，又提出種種證據。大會見罵我者確是憑空造謠，自然不得不爲我主持公道。我還要說句平心話，罵我的人事後追思，也深悔自己孟浪，情情願願的補過贖罪。

一波方完，一波又起，社會主義黨與僧侶導引的那所謂民意黨，借了這個口舌，也來拚命攻擊我。他們派了走狗調查我的歷史，賄賂了警察兵士，密派了偵探偵察我每日的生活與平時的信仰。心志歪曲的，給我拒絕過的，三刀兩面的，這些曾受過我正氣打擊的人，此時都結成了狐羣狗黨，合力來攻擊我，但是不能傷損我一毫。他們把我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行動，調查偵察得兜底翻過來，也尋不着我一絲錯處。關於阜米戰款事，我也把一切文件證據在我的報上掃數發表了出來，是誰看了也不敢否認的。

我一生清白，連反對我的人，都發見了。我自己敢說，那時候是清白人，到死還是清白人。我的政治工作，價值如何，這要憑人們的眼光而定。他們可以把我捧上三十三重天，也可以把我打下十八層地獄，但是我的人格與道德卻絕對不容人污蔑的。一個人的信仰如何，他的生活須同它一致，不能存一毫自私的心。真正的人，在政治方面做事，須要仁愛真誠，須對人類有敬重心，普愛心與遠大的目光。虛偽，飾詞，諂諛，妥協，讓步，都是萬惡的東西，不要讓他污穢了你誠愛的好德性。我別的不敢說，至少在這一點上，我敢自負。我的道德人格，不但世人對我不能懷疑，我自問良心也敢說一句無懈可擊。

我自信我的力量我的成功就是憑這一點。

一九二〇年開始，意大利的外交也陷於十分困難之中。巴黎方面，各國的外交家正在鉤心鬥角，齟齬齟齬的討論。意大利方面，達馬夏的傷痕未復，阜米問題也在相持不下中。社會主義黨競選勝利後，趾高氣揚，目空一切；但是一天一天的過去，已證明了他們無能，連維持自己地位的本領都沒有。其中頂和平的黨員都給極端派推翻了。列寧的魔毒他們認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自由黨已

放棄了一切權利。內閣天天在受壓迫，竹槓，恫嚇中挨命；你要差，我要職，對付都來不及。國會中只見亂烘烘的胡鬧，街道上只聽得政治臭味的喧嘩。

在這種情形之下，雖明知成事大難，卻不能不掙扎奮鬥。新年中我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時論，題目是「我們開船罷！」

「世界上現有兩個宗教，各相爭勝，要統治世界。一個是黑色的，一個是紅色的；一封公信今天從羅馬出發，一封從莫斯科出發。我們敬告天下，兩教之中我們自認是異教徒，是不受惡病傳染的異教徒。這一仗打下來，誰輸誰贏，關係在其次；打就是我們的目的，打就是我們的戰利品。輸了便怎樣？兩個耶穌生死的決鬥，會不會給莫斯科的耶穌贏了去呢？會不會就此把世界上一切英武勇敢的思想毀滅了呢？這些問題，使我們的相手方惴惴不安。我們呢，在勝負未決前，第一件事要把正了舵揚帆前駛，逆流中也要前駛，翻船碎底也要前駛；結果可以不論，我們的舵卻不能不把得正。」（譯者按：法西斯皆服黑衫，故黑教指法西斯。紅教指赤色共產主義。墨先生當時羽毛未豐，故所言如此謙遜也。）

但是當時一樁樁事件迫上來，我已無暇專心注意於這種貴族式的高調辯論。正月裏鐵路工人的罷工，已躍躍欲試，接着郵政電話工人罷工六天。這幾天罷工非但私人方面受了不少損失，國家的交通也給擾亂了。思想的灌輸流通，在此外交緊急之時，忽然迫得停頓了。社會主義黨報此時發表一篇社論，說：「郵政電報電話一類東西本是現代的奢侈品。古時產生了多少偉大人物，幾曾打過什麼電報？」這種胡說亂道是他們開玩笑呢，還是證明這班極端派的極度癡呆，那只有天曉得了。

罷工哩，騷擾哩，表面上的官樣緣由總是經濟的，其實完全含有政治性。他們的目的是給政府當局一個大打擊，反對中產階級，反對紀律秩序，藉此在意大利建立蘇維埃政府。一百種飾詞，一千種假面具，壓根兒就是這一個目的。誰想得到幾種擾亂聯合起來，把交通工具與幾個大城市搶在手裏，就能使專制的少數人把持全國呢？

罷工期間，一般人民有的受到痛苦，有的把脖子縮進腔裏，沒用的人宛轉呻吟，愚蠢的評論家放些無聊的言論，只有我幾乎是匹馬單鎗有這胆量做文章批評這件事。我說，受國家僱用的工人，

就算他們因政府無能而自由行動，是對的，但對整個國家卻是完全錯的。無故罷工，徒使人民痛苦，蹂躪人民應有的權利，結果將使人類從現代生活中重返部落戰爭的野蠻時代。

一九二〇年正月十五日我又在報上發表一篇時評。我說：「這是政府與它的機能器官間之不和。（工人受國家僱用，猶如機能器官之屬於人身——譯者附註）政府出了錢還要吃苦。但是將來出錢更多吃苦更甚的是意大利全國，意大利整個的國家。」我又說：「這種罷工，物質上的損失已是無可計算，但國內國外因此受到的精神上損失更大。罷工恰在此時發生，可證其有背景，可證其為擁護帝國主義陣綫而來。此時是巴黎和議的最後幾分鐘；大家希望要決定的一個問題是「和平畢竟會不會成功？」我要問，郵政電信工人為什麼不再等兩個禮拜罷工，等聶蒂從巴黎回來了然後罷工？罷工人給政府的哀的美敦書齊巧是十三日發出。那是適逢其會呢，還是冥冥中注有定數呢？（西俗十三之數認為不祥，故有 Fatal thirteenth 之說。Fatal 致命也，大不祥也。但墨先生是真迷信還是「說說」，這要問墨先生自己的了。——譯者附註）總之此次罷工確有陰險的政治性。」

上天保佑，正月二十一日郵政電信工人復工了。但是十九日鐵路工人又已開始罷工。鐵路罷工，損人不利己，可是赤色工團的那些領袖竟不顧犧牲代價到怎樣地步，非宣告罷工不可，甚至犧牲罷工工人的感情與利益也所不惜。我在報上說這一個罷工是「反抗國家的大罪惡。」全國受了鐵路罷工的影響陷於苦悶，紛紛擾擾，秩序不寧。外國人來度冬的遊歷我國名勝地的，現在都走了。各銀行互相猜疑。更可恨的，國內既是不寧，還有許多無中生有的謠諑傳到國外，使我們的外交談判分外困難。

在此自我主義如癡如狂的時候，法西斯屹然山立，不動不搖。我永遠不忘，我們的幾個黨員受了信仰心的激勵，在此罷工期中不懈不怠，始終盡心服務。罷工的工人對他們百般侮辱恫嚇，他們始終站定了脚跟，一步也不退讓。

輿論方面，此時已動了公憤，有一部份社會主義黨嚇起來了。他們想脫然事外，把責任完全推卸在幾個宣告罷工的人身上。我見了就在正月二十一日民報上發表一篇「太遲了！」的時評，將社會主義的真相暴露出來。這篇文章裏的話後來句句着實，倒成了一篇先知先覺的預言。

我說：「杜拉蒂派——社會黨右派奉杜拉蒂爲領袖——早該醒醒了。一輛汽車已到了懸崖絕壁，改革家拚命煞車，卻不十分煞得住，煞車人的力量要盡了。懸崖之下有巖壁，任它滾下去，定將撞成齏粉。從齏粉中確能生出真理來；法國的寓言詩家拉芳丹曾經有過下面兩句話：

「大難非無用，敲清笨伯頭。」

可是與其從破碎中求真理，毋寧笨伯的頭不敲自醒。撞到巖壁上，到底國家要大傷元氣的啊！

鐵路罷工，延長到正月二十九日方完結。在此期中，巴黎的外交討論已一步步的引我們採取有百弊而無一利的妥協態度。但在國內階級鬥爭中竟發生了一件富有意義的事。阜米人民受了封鎖政策的壓迫，受苦已久；他們經濟斷絕，衣食難周。那時維也納的兒童——敵國的兒童——已護送到米蘭受了極優渥的待遇。對敵人的兒童尚且如此，對自己同胞的兒童當然更好。因此法西斯商准了阜米的司令官，決定護送阜米兒童到米蘭去避難。此事一傳出去，全國同情響應，兒童到處，大小車站擠滿了歡迎的人。可是政府的新聞檢查處竟不許各報登載被難兒童快樂長征的事。這種手段是他們預定計劃的一部份，想隨時隨地毀壞我們。看他們採的各種步驟，我知道這又

是聶蒂幹的事。

聶蒂這東西，因要掩飾他悖謬荒誕的外交，竟在國會裏演說阜米事件時，公然偏袒斯拉夫人。他發表這篇演詞時，威爾遜正在和會中硬作主張——一個痛癢不相關局外人的主張——要將阜米柴拉兩城劃作孤孤單單不相聯屬的自由市，歸國聯管轄！

第二天，二月八日，我在民報第一張上登了一篇東西，標題是「蝸牛的混帳演說。」蝸牛這美名是鄧南遮送給聶蒂的，自此聶蒂便以蝸牛名。另外我又做了一篇短評，題名「苦呀！」我在短評中先簡略地說了幾句巴黎的可痛外交，下面加了個結論。

「聶蒂又預備回巴黎了。他這次回去，準備把襯衫褲都奉送給人。南斯拉夫凶得很，絲毫不肯讓步。蝸牛先生除了哭，叫苦，從命以外，還有什麼法子呢？他的演說簡直混帳到了極點。就是在戰敗的德奧，也沒有這種混帳下流的關員，有了也一定站不住。他算關員？他是向後逃的關員，自暴自棄的關員，不惜任何代價求得粉飾太平的軟骨關員。他腦中念念不忘的意大利的目的物，只是脫倫多與脫里斯德，情願太阿倒持，拿劍靶子送到南斯拉夫的手裏。一八六六年的和約，同這個東西

提出來的辱國條件比較，可以稱得是十全十美的傑作。蝸牛先生再度遊巴黎，我們可以斷定他又
要送掉一點東西。柴拉嗎？梵羅那嗎？誰曉得？準送！也許還會把哥里日亞拱手讓人。蒙法爾孔也靠不
住。你何妨把塔格里亞門都一帶索性送了人呢？也許只有用此一法才能保持住南斯拉夫的友誼
呀！

「要我們受這種恥辱，寧可在諾斯克手裏做德國人，不願做蝸牛下的意大利人民。」

「我們的前途有不堪的悲痛與恥辱，比卡波萊都的失敗還要難受。」

「我們的力量將來自會恢復，但是眼前有一個人我們要逼他賠償我們的損失。」

當時政府所採內政外交的方針，自然引起了國內各報強烈的討論。各報的性質不同，但多少
反映些一部份國民的心理。有幾張報是我攻擊的目標，斯丹巴報（此報主辦人是參議員富拉薩
蒂，後任駐德大使）也是其中之一。我猛攻斯丹巴報，因它所提計劃根本錯誤，並且自以爲了不得，
以祖國救主自居。大家要記得，富拉薩蒂是反對意大利參戰的。在最慘烈的時期中，他始終站得遠
遠的。現在大戰勝利同敵人講和，他不配來混充什麼救世主。

賽拉日報是代表並解釋那所謂自由民意的，卓米與達馬夏如何處置，照威爾遜的提議，應付之仲裁，聶蒂的政策也是走這一條路。那賽拉日報極力擁護此項提議。赤色的社會主義黨利用各方面的爭論和對我的毀謗，在民衆前侮辱我。就是那天主教組織的所謂民意黨，他們的報紙也擁護這個反墨運動。這運動最大的目的，是反對法西斯中興，抹煞大戰中的勝利。

罷工期間，街面上只見軍警與市民打得頭破血流，國會中永久不息的所謂討論，天天夾着用武揮拳。這種現象不但是丟人民與政府的臉，也是我們政治史上的大污點。

短短的幾個月中，聶蒂內閣動搖了三次，但是每次都給他跌倒了又爬起來。民主政治十九醉心於妥協，意大利的內閣自然也是如此，他們的問題是大家應在那些地方拚命讓步？妥協讓步，讓步妥協，於事絲毫無益，情形糟到不堪。一個血戰三年創痍未復的戰勝國，應如何重建社會制度，庶幾將來可以在動的現實的世界裏生存，然而那時候袁袁諸公竟沒有一個想得到這件事。

當時的法西斯，像惡霧張天的茫茫大海中一個巍然獨立的燈塔，但孤軍奮鬥，終爲盲目的多數所扼。聶蒂內閣所欲得而甘心的是我。他把手下的走狗全數放了出來咬我，他的新聞記者也不

憚辛勞，白費了許多心力，把我反對現政府的大小各點記了下來。社會主義黨自然也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來排斥我，可是他們又怕我堅強的毅力與體力，只敢遠遠的咬，離開事實遠得很。

有一個晚上——那時期米蘭在這班流氓手中——我一個人，在城中心喬木咖啡店裏自斟自飲，等皮安琪來會面。忽然一百多個社會主義黨人糾着一班流氓圍住了我，尋事詛罵。我久已犯了這班東西的衆怒，今晚他們發見了我一個人在那裏，大約成心尋釁，想來痛打我一頓，出出胸頭惡氣。轉瞬間人數愈聚愈多，其勢汹汹，惡狗般覓人而噬。店裏兼充管帳員的女主人趕緊把百葉窗關上了，請我立刻離店，說什麼我在此處妨礙他們營業。亂離之世，照例人人怕事，有什麼是非？我不等她再請，挺身而起。烏合之衆我生來不怕，越是人多，我越是勇敢地衝前去。不曉得我這性情的人，還以為我是色厲內荏，做作呢。那天的情形也是如此，我自覺並沒有不願意見這班人的意思。我指着他們為首的說道，「你們想對我怎麼樣？要打？打罷！可是以後你們得留神。打我一下，罵我一句，我答應你們將來加利奉還！」那羣野狗的情形，我現在還記得：他們聽了我的話，一聲不響，做賊似的。你對我看看我對你望望。一會兒，離我頂近的幾個悄悄沒聲兒的溜走了。幾個一動腳，全部傳染了

「怕」病，都縮了出去，遠遠的分散立開，指着我啾啾的罵。在羣衆中，「勇」與「怕」都有傳染性的，這句話真有道理。

我舉這一件事，不過是做個例子，教大家曉得法西斯黨員那時候的處境大抵類此。但每一件事的結局都不能常常如此圓滿。打傷，刀傷，鎗傷，暗殺，酷刑，一切的一切，幾乎是我們法西斯的家常便飯。

在大戰中率領意軍打最後一個勝仗的狄也士大將，此時同聶蒂忽然發生了衝突。

倫敦公約原曾答應意大利幾個條件的，現在忽取消了。亞特里亞鐵克海岸線因此搖搖不定。外交團體中傳佈了許多無稽的謠言。沿海一帶的意民恐怕南斯拉夫或將全佔這一道海岸線，都派了代表廣集於羅馬。代表中有學生，教授，工人，市民，日夜的向閣員與政黨請願。最能代表民意的各個人民團體，也因達馬夏處境甚危，羣起請願。所有齊集羅馬的愛國團體，約齊了在意大利加入大戰的紀念日組織一個達馬夏遊行隊，表示對祖國永遠忠誠。

隨後羅馬就發生了一件動公憤的事。聶蒂本已編了一個御用的警衛隊壓迫人民。此次愛國

遊行，這警衛隊竟對他們實彈射擊，打死了好幾個，傷了五十個。這種可恥的舉動幾乎是羅馬有史以來所僅見。他們還嫌慘殺得不够，竟把住在羅馬的達馬夏人，連男帶女捉到監裏關起來。炎威之下，也沒有幾個人敢出頭抗議。遭難者越是不聲不響，當局越是欺壓得凶。國會裏有幾個代表，像國家主義作者西西連尼等，提出質問，但也沒有人響應。我於是在民報上將我對於這事的一腔憤恨盡情宣洩出來，把現在這種辱國辱民的制度狗血噴頭臭罵了一頓。意大利的參議院，歷來到了重要關頭，總有一兩個偉大的人出來仗義執言，擁護公理，並為人民權利而奮鬥；此次我的吶喊在參議院中居然得了應聲了。

當時有幾十個參議院議員，領袖就是上文說的狄也士上將，提出下面的一個議案：

「政府容忍不法，以致損及我軍光榮之勝利與人民之抵抗精神，參議院對此深抱遺憾。政府所採方法，足妨吾統一國家和衷共濟之和平發展。政府所採方法，有背乎意大利傳統精神。最近五月二十四日，政府壓迫愛國運動，拘捕羅馬應款為上賓之達馬夏人與阜米人，本院尤認為可痛。」署名的人，除狄也士外，還有著名歷史家參議員霍鐵司，海軍大將雷佛爾，和許多文化界裏有

名的人，一共六十四個人，參議院四個副院長也在內。

這一個議案，不但暗示意大利傳統精神將由此恢復，又非常的有力量有生氣，並且對侮蔑意大利勝利光榮的人與事發一個警告。其中領袖自然是狄也士。一個身經百戰的元戎，眼看着無上的維武精神一日一日的銷沉下去，教他那得不痛心！

聶蒂內閣，霉爛的政黨與無用的國會的混血兒，只懂得暗室商量攘奪利不顧國家利益不顧英武主義的聶蒂內閣，連頭夾尾，第三次倒了。

上台的是誰呢？又是喬立蒂！

那時的國會與政治制度，經過了許多次的風波，已顯著的證明不配做領導統治者。聶蒂第三次跌倒後，拿國務總理當爲一種職業的喬立蒂捲土重來了，看他來來去去得那樣起勁，我們覺得他可以算自治政府破產時一個管理破產的長樂老。

說句公道話，喬立蒂的私人生活確是十分公正廉潔。但他的政治生活卻說不上有此美德。他是一個取消者。他從來不相信意大利民族的生命主義有一個極深極潔的泉源。因爲情性特殊，大

戰時他袖手旁觀。大戰後，他卻上台結束，準備清理關店。他清理的事業，固然是流血最多損失最大的事業，也是我們歷史上最偉大最成功的事業。

喬立蒂新閣的內政主張稱得起一個好字。輿論方面，經過了聶蒂內閣的亂政，自然是任何新人上台不會反對的。那時外國的密使得了國內妥協政策的暗助，正在煽動阿爾白尼亞國的人民反對意國。阿爾白尼亞離白里只有十二小時的路程，我們的文化時時灌輸到那裏。那地方所以偶爾見得到一些近代生活，完全是受我們的影響，現在卻起來反抗我們的駐軍了。意大利自一九〇八年起，就派有衛生團駐在梵羅那；從一九一四年起，就派駐軍隊。我們在那裏築城造路設立醫院，一九一六年塞爾維亞軍隊大敗之後，借那地避難多時。我們在阿爾白尼亞曾犧牲了無數金錢，派遣了千萬兵士來維持它的治安，讓它可以太太平平的存在，現在他們忽然忘本了。

我知道要喬立蒂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紛紛擾擾的內政問題使他無力顧及外交。斯福石做外交部長格外使此事前途無望。果然，梵羅那的意國駐軍因政府無能而退出了。

國內那時的情形也處處顯出自認失敗。

一九二〇年中，鐵路工人有一種習慣。他們往往拒運軍警，有時也拒運教士。對於這種濫用職權的行動，我起來獨標抗議。意大利人民受盡了不知利用機會不識自己力量與尊嚴的苦楚，但是忍泣吞聲，不知自拔。誰要大膽批評或反抗官僚政治與政府的，政府就尋他的事；但人民方面對於這種局勢總是漠然不問。

喀萊蒙那站站長那件事可作一例。他命手下工人掛一節兵車開皮山石。這不過是件例行公事，站長奉法行權，毫無舛錯，但那社會主義黨操縱的鐵路工團竟要求公用部免這站長的職。公用部堅決拒絕了。米蘭城與此事風馬牛不相關，竟因此強令那地的鐵路工人罷了十三天的工。米蘭不是一個小城，居民有九十萬，因此無意識的罷工，與外界的交通幾乎斷絕。不得已，只好用汽車，舊式的馬車，甚至用奈維格里阿河的小船來維持交通。

米蘭是我們頂大的近代城市，現已入於無政府狀態。城中的軍事當局原可有統制一切的力量，但竟會受了地方當局的控制，甚至向他們求取麵粉做麵包喂兵士。車站在米蘭城外，堆棧中貨如山積。如山的貨物當然是任它霉爛，或一任賊盜搬取，有誰過問？到了六月二十四日，罷工已達十

三天。經過了雙方動武死傷枕藉的一番劇烈會議，鐵路工人曉得衆怒難犯，乖乖的復工了。但復工非政府之力，政府的權力早死，此時可以安然入墓了。

國家財政愈恐慌，喬立蒂內閣的措施也愈糊塗。喬立蒂因要取悅於社會主義黨，竟計劃沒收大戰時私人所得一切利益，又想重重的征收遺產稅。第二個辦法完全帶有社會主義臭味，此法若行，直可消滅一脈相傳的家族觀念，剝奪人民傳產業給子孫的權利；影響所及，僅有妨國民經濟，與道德社會都有關係。資本制度現在還在幼稚時代，人民須有自由支配資本之權，方能將此有關人類幸福有關文化有關私人向上志願的工具培植滋養起來。

關於外交方面，我們的外交部長斯福石伯爵已經訂了斯巴條約，簽了鐵拉那條約——此約斷送了梵羅那與阿爾白尼亞——土耳其簽訂了一個軟弱的賽維爾條約，又忽張忽弛的預備解決阜米問題。這一個問題，後來在拉巴羅條約中解決了。

倫敦公約原把達馬夏劃歸意大利的，現在無緣無故曲解得成爲與原意截然相反的鐵案。參議員西亞羅亞曾因此事在參議院中說過底下一句話：「倫敦公約所以時常失效，都是意大利人

「白扳磚頭壓白脚找得來的。」

我眼見我們的外交政策江河日下，便想再不用法西斯與意大利民報的力量來制止它，將來要噬臍莫及了。我要築幾道堤防，但濁水橫流，甚難防止；國中頗有向共產主義路上走的趨勢。列甯的力量，我承認它像神祕的惡魔能够深入人心。這一位俄國的獨裁者能支配羣衆麻醉羣衆，使他們像一羣稚鳥受了催眠術隨他打發。直到後來，俄國大災荒的消息傳到意國，接着我國派到俄國去研究布爾希維克主義的調查團報告到來，方把人民的眼睛張開了，原來俄國的共產天堂不過是海市蜃樓，一無所有。意人對列甯的熱心也就冷淡了下去。最後列甯便成了一班政治丑角偶爾借用的幌子與口號了。

飛機場已被政府封閉，機件正在一一拆卸，但頗有人主張改爲民用航空機關。可惜晴天一個霹靂，佛羅娜天空中發生了一件慘事。一架大飛機從維尼斯飛回，過佛城時，忽從天空中直跌下來，連飛機師一共死了十六個人。遭難的人中間有幾個是米蘭的新聞記者。慘事發生，全國人心大震，各處開會追悼死者。這當然是一件極不幸的慘事，但政府方面竟借此機會放棄討論民用航空，又

把剩下幾架飛機的引擎機件都拆毀了。

我就在這個時候決心學習駕駛飛機。在佛城失事的飛機，駕駛員李杜飛少尉是我故鄉的鄰居。失事後他的遺體送回馥麗故土。那時我也在馥麗休息。故鄉父老親友對我的態度非常冷淡，甚至有敵視我的。我努力親善，絲毫不生效果。李杜飛跌死了，我說我也要學駕駛，他們聽了理都不理。在那個時候，人民心理對沒有物質價值的東西都認為無用。那時的人心是灰色的。因為這同樣的緣故，鄧南遮雖在阜米準備組織一個有永久性的政體，人民也對之漠然。

但我並不失望。我一次一次的練習飛行。我同民報的職員飛過馬杜阿，因為我已決定以身作則，教大家明白航空事業有關意大利前途的發展，並且要成功一件有價值的事業須經過一番艱難困苦。我以後逢有機會就親自駕駛飛行，我的朋友也是如此。

麻醉了的羣衆越醉越高興，政府又昏懦無能，九月初旬終至發生了五金工人佔據工廠的不幸事。佔據工廠是實現布爾希維克主義的一個例子——奪取生產工具。工人知識幼稚，受了他們所謂領袖的誘騙，以為毋需領導指示的人，他們自會管理工廠，自會製造貨品，自會販賣。實際上他

們佔據了工廠以後，只造了些刺刀一類的小兵器，別的什麼也造不起來。如是者整整有二十一天，工人什麼正經事不做，也不會做，一天到晚小孩子般的詛罵，處處顯着他們的愚蠢無能。

工廠被佔，廠主人與經理雇員都遭禁錮，商標牌號都卸了下來，屋頂上門上都高懸了蘇維埃鐮刀錘子做標記的紅旗。每一個廠設立一個委員會，奉行社會共產主義黨頒布的規程，又四面打電話恐嚇不加入這運動的工人。像我們民報一類的團體非但不加入還極力反對這種共產怪現狀的，他們的恐嚇自是更爲厲害。

佔據工廠以外，其他暴行指不勝屈。都林城是有帝制與軍事很輝煌的歷史的，現在忽然有了一所凶殘橫暴的赤色法庭。桑志尼是一個國家主義派的愛國者，也是老早就加入法西斯的人，現在忽然無緣無故給工人拘捕入獄，受了一番離奇酷虐的所謂革命審判，審完了拖出去，亂槍打剩一絲遊氣，向溝裏一拋。有一個善心家把他檢了起來塞在鎔鐵爐裏，可是那時的鍋爐與工業一般的冷清，那有什麼火？於是又有一個人把他拖了出來，一頓拳打腳踢，方把他的一絲遊氣打了出去。桑志尼究有什麼罪呢？因爲他是法西斯黨員。當時像這樣橫遭非命的人很有不少。連婦人女子都

傳染了這種野獸性，瘋狂麻醉地尋事殺人。

關於慘殺桑志尼事，社會主義黨報有下列的一段記載：

「一個人從國家主義轉入法西斯主義，再轉入獄，三轉槍斃。這是他生命圈中注定的程序，活該。」

有好幾個城市裏，佔領工廠僅其名，借此殺人是其實。蒙法孔，米蘭，與其他城市裏因此死於非命的，不知有多少。

意大利國外的信用像吹滅了的蠟燭，涓滴不剩。和約簽訂後，也沒人注意到國內處處瘡痍應如何善後。人人感覺到大崩潰就在目前。成千成萬的鈔票從印刷機裏滾出來。意大利的經濟要他不完全走入絕境，除了多發紙幣，通貨膨脹，不兌現以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該死！現在時過十年，那天昏地暗時期留下來的重擔我們還挑着一部份。

這種自殺的財政政策當然使國家經濟崩潰得更快。我在民報上痛斥這個政策，又同一個財政專家國會議員名麥達的開了一場筆戰。我現在可以說一句，在那昏暗期間，沒有一個人有這能

力可以清清楚楚地指示人一條明路。財政方面，我們是一步步向死路上走；外交上，斯福石繼續他「樣樣都可以讓人」的政策。二難兼併，國亡無日。他那時已到拉波羅。他到了拉波羅後，阜米也就注定將成一個四面孤懸日夜躺在荊棘上的城市。

十一月四日慶祝大戰勝利的週年紀念中稍有機會現出些復蘇的氣象。羅馬、米蘭都有愛國的集會與遊行。舉國狂歡，我也加入慶祝。

但這種氣象不過是曇花一現，不久又來了下面幾件事——波羅涅的阿柯西亞宮，法拉拉的愛斯丹斯宮，阜米的聖誕節都發生了慘劇。

波羅涅有很少數的幾個法西斯黨人，領袖名亞披那蒂。我們知道社會主義黨人預備在「紅」城裏舉行盛大的遊行集會，慶祝波羅涅市政府的成立。市政府中赤黨居大多數。十一月二十一日無數紅旗飛揚於市政廳與私人住宅的屋面上。他們還預備放無數信鴿到其他城市，傳達波羅涅社會黨的敬意。那時波城已幾乎完全在他們手裏，他們便想乘此機會採用蘇維埃的憲法。市政府開會時，居絕少數的法西斯委員也照例在場，共產黨認爲這是法西斯黨成心挑釁。

波羅涅的法西斯團總部在馬賽拉街。這有限的幾十個人已組織了幾個小隊，準備不顧一切犧牲維持公衆安寧與秩序。午後，社會主義黨認定了法西斯黨員做目標，處處挑釁。法西斯四貼公告，顯明地說絕不退縮，但婦女兒童最好關上大門不要露面。人人預料波羅涅街道中將有慘劇發生。法西斯這種堅決的態度把社會黨人嚇得一團糟，又恨又怕；恨的是不能爲所欲爲，怕的是身體吃苦。這種欺善怕強胆小如鼠的心理，我敢說是意大利社會主義黨人的特性，上下首從都一樣的。

那時獨立街的廣場上擠滿了社會主義黨人。三十個法西斯黨員分了幾個小隊衝過這條街。社會主義黨人見他們衝來，叫囂喧嘩，紛紛四散，一部份想湧進市政府的園子裏。市政府裏有不少社會主義黨人嚴陣把守，如臨大敵，見他們的同黨湧來，以爲法西斯人少，夾尾而逃的決不會是社會主義黨人；不好了，這定是法西斯黨來搶市政廳了，便從上面把預備好的炸彈對正了一排排狗頭拋擲下去。

炸彈一來，下面的人更怕了，許多人撥轉身就逃，一壁逃，一壁撕自己的黨證。

園內外紛紛擾擾時，市議廳中忽生慘劇。共產黨以爲法西斯打進來了，紛紛奪門而逃。有的躲

進赤色羣衆中，有的如醉如狂，回身亂打廳中立着的幾個保守派委員。轉瞬間鎗聲發動，衛隊怕吃着流彈，先躺下了。少數派的幾個市府委員，喬大尼，奧維格里，皮也琪等，卻立着不動，正好做一班又像發狂又嚇得要死的暴黨的目標。第一鎗在奧維格里頭傍飛過去，第二鎗正中喬大尼，立刻倒地而死。說起喬大尼，大戰中他曾在白薩格里團中服過兵役，後來受傷殘廢；他前後數年的戰績極佳，共產黨恨之刺骨，所以這次乘亂打死他。此時暴黨已如發了瘋狂，拿起許多炸彈對外面人堆裏亂拋過去，將同黨的人打死了許多，其餘池魚殃及的更不知其數。

隔了不多時，法拉拉也發生了同樣的慘案。社會主義黨預備在愛斯丹斯舊堡中開大會，一隊法西斯黨員到他們開會的地方去。剛到那裏，迎頭彈如雨下，三個人中彈立斃，好幾個受了傷。赤色的法拉拉，公共機關都入社會黨之手，當地長官幾遭非法拘捕，人民天天過着恐慌不安的日子。別的城市像這種情形的也有不少，我覺得這種局勢這種殺人放火慘劇橫生的局勢不過是引起大革命的一場開幕戲。

是什麼樣的革命呢？

我召集了法西斯運動的負責領袖，波河流域，北部意大利與城鄉各地的同志來米蘭開會。來的人數不多，但都是決心排萬難不怕死的份子。我那時忽然明白了，憑報紙的宣傳或做一兩個例子決不能成大事，要成大事非以暴攻暴不可。我教蒞會的人先明白了這個意思。

我像給一個靈機觸動了，恍然大悟，在此未臻至善的世界中，救國之道只有用公正的武力。民主政治已成過去，他的遺囑已經宣讀了，他留給我們的東西什麼也沒有，只有混沌與擾亂。

第五章 法西斯樂園

有些緊急關頭，暴力有一種精神上的深刻意義。

意大利在那個時候沒有一個領導民衆的階級。自由黨已讓位於社會主義黨，全國沒有一個堅實的近代的統一精神。

工人與一般農民還是不識不知。用好聽的字做文章宣傳演說，想由此闢一條新路，結果是等於無。目前的局勢非用快刀斬亂麻不可，還要使民衆明白，這亂麻不用快刀將永遠斬不斷。亂國者用暴，我們就得用他的矛來陷他的盾。

我們的同志中間，有不少人曾經經過戰事，懂得打仗是什麼。「法西斯戰團」就是這些人組織而成。還有許多人從各地大學裏來加入我們的團體。他們都是大學生，受了我們理想的激勵，離開了學校來響應我們。

我們知道這一仗也是非贏不可。要打倒一切怯懦賣國的行爲，非贏這一仗不可。要贏這一仗，

非犧牲流血不可。我們須建設一個民衆需要的秩序與紀律。但是這種秩序與紀律，決不是憑軟弱的宣傳，憑空話空話，憑國會與報紙的口舌戰爭所能得到的。

我們於是開始我們復興民族的救國運動。人是死得不少，但意大利再生的一線曙光已冉冉東升了。

不幸的一九二一年更來一個不幸的結束，阜米事件「解決」了。拉巴羅條約將阜米變成一個與祖國分離的獨立市，但意大利的抗爭因此更爲堅決。鄧南遮說，「阜米因要保存意大利的純潔國魂，已受了那麼多苦楚。他無論如何犧牲，決不放棄這個地方。」

阜米抗戰事我也天天與聞。鄧南遮與我的關係，從此事開始就甚密切。一年中我接到他親切的信不知有多少。他從佔領阜米的一天起，就告訴我準備抗戰到底。他的意志，只要看他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四日給我的信就能明白。

「親愛的墨索利尼：我在時間迫促中寫這短短的一封信。工作已久，手與雙目皆痛。此稿命兒子加白里諾——他是我勇敢的同伴——送來。須改處請改，謝謝你。這是我抗戰的初步，以後用我

自己的法子繼續到底。若檢查處胆敢干涉，請將被檢的字句在報上用空白登出來，就都在內了。以後我還有信給你，還要來看你。我佩服你的恆心，佩服你的拳頭打得準。我要同你握手。

鄧南遮

從七月到十二月，阜米的情形十分困難。國務總理喬立蒂因要履行斯福石在拉巴羅所訂條約的條件，決定封鎖阜米。後來因為封鎖未必一定見效，又決用武力佔領。耶誕節各報照例停版兩天，他們便選定了這一天動手。意大利的兵攻意大利的城，打意大利的人，殺意大利的勇士。全國大憤。

此後悔悟與讓步又佔了優勢。於是定了一個方式，鄧南遮將軍政各權交給市民組織的一個委員會，自己離開阜米。鄧南遮精忠報國，苦守孤城，已有十六個月，現在他卻不得不將此城命運託之優秀的市民了。我在這時寫了一篇文章，全意人民對此均表同情。

「無數空話來來去去，這一齣戲做得真像。壞是壞極了，像可是真像。這一邊的理由是「政府的面子，」其冷如冰；那一邊的理由是「愛國者的理想，」其熱如火。二者中擇其一，吾儕小民情願

要熱如火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我又做了一篇極熱烈的文章紀念朗溪陣亡將士，結句如下。

「大戰中他們是最後戰死的一批人，但他們死得值得。意大利的三色旗招呼着他們，意大利的黃土掩蓋着他們。他們的墳墓是我們的神壇。黨派意見，到了他們墓前，都沒有了。卡那羅的陣亡將士是我們的證人，證明阜米與意大利是一而二二而一不能分離的。血封好的東西，決不是外交家的糊塗墨水所能拆開。」

「朗溪戰士萬歲，鄧南遮萬歲！生還的陣亡的戰士萬歲！」

救國須鐵與血，我們人人已有明白的感覺。現在要動了，要回一定的目的地動了。一隊隊的戰團已經組織成功，每一隊做什麼事我也已清清楚楚的吩咐停當。求救國求紀律的工作就要開始了。

我們的暴力不得不帶些猛鷲性。我們的人，像當年加里波的救國軍一樣，第一要忠誠，第二要義俠。最高機關是「意大利戰團」的中央委員會，我總其成。各省各地的執行人衝鋒隊如何聯

絡如何進行，都受中央委員會的指揮。各大學的忠勇份子都聞風加入。許多青年離開了教室，來參加政治參加法西斯，意大利的學校平添了一頁很光榮的歷史。這些滿腔熱誠的青年，離開學校絲毫不後悔，吃盡辛苦，盡萬難，不怕犧牲生命來幫我們打賣國奸徒，尤其是可敬。後來我下令各校對這些忠勇青年都頒給名譽學位，因為他們都是犧牲了血做救國工作的。他們是意大利的模範青年。一物不知的社會共產黨滿佈着羅網，想麻醉人民毀滅意大利的生命血，遇着這些有紀律有方法的青年，他們的羅網都毀了。無論在那裏，只要有擾亂，竹槓，勒索，威嚇，報私仇一類的事發生，法西斯的衝鋒隊立刻就到場。黑衫——忍苦耐勞的表記——是我們戰鬥的制服。

那所謂自由民主的政府當然處處與法西斯運動爲難。他們主要的武力就是那閉着眼睛做反民衆工具的警衛隊。可是有勇有謀的我們，明知前面有埋伏陷阱和死在那裏等着，依舊勇敢地上前。偶爾不死不傷給他們捉了去，我們的人就安心長期坐在獄中等法庭判決。他們視我如天神，認我是唯一能復國仇者。垂斃的人說「還我黑衫來！我要我的黑衫來裹我的屍！」一個一個，死時最後一念總是祖國與他愛戴的領袖。這教我看了心裏那得不感動。愛與歌像春花般直放出來。空

氣中充滿着意大利的青年朝氣與勇氣。憑這朝氣與勇氣，打倒了不負責任者的任性胡鬧，揭穿了社會主義黨的怯懦心理，祛除了自由黨的顛預騎牆。在那幾年朝氣再生的時期中，雄武的歌聲與自力更生聲處處增高國民的力量。

我們死傷的人不知其數。社會主義黨一班亂國小惡魔和他們的祕密團體，見法西斯的大潮湧來，知道於他們十分不利，便千方百計的對付我們。他們埋伏襲擊的巧妙更勝於前。大街上，田野中，時時可見極可怕極猛烈的衝突。星期日休假日集會日的衝突尤多。

我命令我的人，非不得已時，勿事殺戮，武力應力自克制。他們都服從我的話。有時服從是服從了，想到被殺的同志，心中又十分痛苦。我有一個命令，不許有報復的行爲。他們對此命令也都絕對服從。我的話他們都情情願願奉爲規律。我若要時，儘可天天叫他們去打仗；他們求之不得，定是跳起來就去；他們認爲我的地位全國沒一個人可以代得，我的話是他們的法律。

因爲他們對我如此忠誠，我心中更爲奮發，更覺得責重難負。試舉一例。一個二十歲的法西斯青年福斯卡里子爵給共產黨刺傷了。他受了兩天的痛苦，終於不救。臨終他定要把我的照片放在

身畔，又說他死得非常快樂非常得意；他說他從我學得一個人應該怎樣的死，死得值得。

政治鬥爭我已見慣，雙方屠殺不足爲奇；但我對於沒有義俠性的鬥爭，本性上終是反對。我知道內爭的痛苦；但在政治上千鈞一髮時，箭在弦上，不發箭就許要斷弓，有不得不發之勢。五十年的光陰，浪費於國會中的空言爭論，浪費於爾詐我虞的政治陰謀，浪費於自私自利與個人的野心，以名器爲引臭蠅的腥羶，以政府爲釣鼈魚的香餌。這五十年中國家所受的損失，都須在幾個月中挽救回來，便不得不用快刀了。

一九二一年中我曾在政府保護之下與敵黨試訂一個休戰和約。但社會主義黨與自由黨的無知真出乎理解之外。我十二分寬宏的提議竟平添了不少新的烏烟瘴氣。社會主義黨在和議上簽了名。共產黨拒簽，繼續鬥爭，暗中實處處受社會黨的幫助。我願嘗試和平，可是不生效果。社會主義的毒已遍入人心；我要和平，終有人不肯。於是法西斯與奸黨的鬥爭，經了短時期的休息，仍舊繼續下去，直到勝負完全決了方休。一九二一年的政治大鬪爭，就在這再戰中開始。

一年中的死鬥情形已成過去，我也不詳細說了。現在法西斯人人家裏有四時照耀的明燈紀

念生者，有生者紀念死者。至於那年加入法西斯運動的人，老少壯年，窮通富貴，沒一等人沒有。在勝利未可必的時候，許多人已捐軀了。但是公明的造物主定能導引已死者入於光明，對那些因信仰因救國而流血的生者給他們應得的酬報。

一九二一年開始幾個月中波河流域發生了幾個慘劇。社會主義黨殘忍性成，竟在法西斯舉行殯葬禮時開鎗殺人。羅馬曾發生過這種野蠻事。就在那個時候，社會黨在來虹開大會，也就由此分化。共產黨便從這分化中獨立了，以後他們在意大利政治舞臺上便事事要搭一個臭份。他們是欲蓋彌彰，我與一部份眼睛張開的人都明白他們背後牽線的是莫斯科。莫斯科後來向各地亂攢，意大利便是最初被攢者之一。

· 脫里斯德是意大利民族的熱誠火焰永遠不熄的地方。法西斯在那地開了一個大會。脫里斯德的法西斯領袖是一個熱忱擁護法西斯運動的國會議員，名瓊達。他有能力在無論何種情形之下一方面防止俄國共產主義的侵入，一方面制止脫里斯德地方當局的愚蠢行爲。法西斯開會的地點是羅賽蒂大戲院。我在我的演詞中闡明幾個基本原則。幾這個原則不僅爲法西斯黨而設，任

何人關心於建設新意大利的，都可應用。我將意大利外交上幾個癥結問題簡單的研究了一下，又提出一個要求將斯福石與喬立蒂斷送阜米的拉巴羅條約完全撤消。同時我卻承認從這條約所生的慘果我們現無抵抗的可能，因為這是長時期的自侮政策所造成，因果相生，非一朝一夕所能挽救的。

「吾國在外交上處處讓步，不能完全歸咎於主持最後談判的人。讓步之說，由來已久；國會與輿論界，甚至於某某大學教授所著的專書，早已三番四覆不厭求詳的說達馬夏不屬於意大利。

「達馬夏這一幕悲劇是蒙昧與缺乏信念所致。我們希望將來努力，將此已成之大錯挽救過來。我們要愛護意大利的達馬夏。」

「已簽的條約可用以下的法子使他失效，不是對外戰爭，就是國內叛亂。但這兩個法子都荒誕不適用。經過了五年的大流血，斷不能執途人而告之曰，「我們起來反抗和約。」做不到的事，沒人做得到的。」

「數年前激勵民氣，鼓吹革命，使他們贊成參戰，這是做得到的事。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再要激

動革命，使人民起來反抗意大利全國民衆十個有九個已經承認的和約，是不可能的事。至於和約的好壞，那又是一個問題。」

我將意大利自身的局勢與阜米的地位如何不穩，然在目前狀況之下掀起大革命既嫌過早終必失敗的幾層道理闡明了以後，接着就堅決地清清楚楚地將一九二一年我們法西斯黨的政計劃定了下來。

「根據上述前提，「法西斯戰團」應要求以下幾件事：

「(一) 審查及修改一切不能適用或實行後容易引起戰爭的條約。

「(二) 阜米與意大利經濟的歸併，及居住達馬夏意大利人之保護。

「(三) 發展國內生產力，使意大利漸離財閥國的束縛。

「(四) 用尊嚴態度親善奧德保士匈諸國，並宣示絕對的維持吾國南北邊界。

「(五) 與近東遠東諸國努力造成友誼的關係，即在蘇俄治理下各國亦當力與交歡。

「(六) 宣示有關吾國權利與需要的殖民政策。」

「(七)改進吾國駐外代表機關，易曾受大學訓練之專門人材。

「(八)利用經濟文化與迅捷的交通建立地中海及大西洋對岸之殖民地。」

我的演詞結句是：

「天命羅馬再做西歐文化的指導者。我們要將這熱烈的願望傳給我們的子孫，我們要努力地將意大利造成烈烈轟轟沒有我們就沒有世界未來史的一個國家。」

一九二一年是詩人但丁的百年紀念。我在這個時候也就想到一個快樂富強的未來意大利，大海天空到處有她的船隻，各處的土壤有意大利人去耕種，瘠土也變爲膏腴。

後來我在朗白地法西斯會議中又提出我們應該注意的幾點。在米蘭我又告訴朋友，我們不憚勞苦做這些工作，是準備人材，在不久的將來做統治國家的大事業。

社會主義黨與共產黨雖然主義上常有爭執，反對法西斯卻是一致，並且還互爭誰反對得兇。共產黨做事是絕無顧忌的。一天一天的過去，格外的可以證明他們簡直不曉得法律是什麼東西。至於敵人的力量如何，他們愚蠢性成，也完全不顧。

有一次佛羅崙斯舉行愛國遊行，共產黨又乘機騷動，拋擲炸彈，追殺單身的法西斯，無所不爲。有一個名培達的法西斯青年被共產黨慘殺了。他一個人立在亞諾橋上。共產黨乘其不備，圍住了攢毆，打得他遍體鱗傷後，提起來往河裏一扔。這可憐的孩子在半失知覺中求逃命，扳住了欄杆想爬起來。共產黨見了衝上去，把他的手節骨打得稀爛，他手一鬆，沉下去淹死了。屍首浮起來，被水流激得團團旋轉，共產黨拍手大笑。

卽此一事，可見共產黨殘忍的心理已深入了意大利。他們猶以爲未足，在恩波里又做了一件屠殺事。被殺的是幾十個水兵和馬鎗隊，屍首裝了兩大車。共產黨下流凶殘，竟用深林野人對待被戮者屍身的法子來對待這些屍體。

共黨慘殺事件不限於一省。蒙法拉都殺了兩個老鼓手，傷了勇敢的范琪。米蘭的共產黨只要看見單身的法西斯在路上走，便偷偷的從背後打上去。我們一個頂忠勇的同伴，名賽得，年紀極輕，也在米蘭給共黨很野蠻的刺死了。

最殘忍慘惡的一件事發生於三月二十三日。米蘭城有一個娼娥戲園。那天園中排演古樂，一

兩千安分守己的市民正在洗耳靜聽時，共產黨忽來拋一個炸彈，二十個人當場炸斃，五十人因此殘廢。這一件事發生，米蘭全城憤痛已極，矢志復仇。公憤是無從扼止的。幾隊法西斯黨員再度進攻社會黨報館，把房子燒成平地。有些人想進攻工會，但被軍隊阻止了。

米蘭城外是共產黨社會黨的窠巢，衛護得非常嚴密。法西斯衝鋒隊用斬草除根的手段猛攻賊巢。幾陣疾風暴雨，把一羣專事擾亂秩序的奸徒趕出了他們的巢穴。當局既無力戡亂，無力維持秩序，只得由法西斯暫代職權。三月二十六日我召集朗白地全部的法西斯，一隊一隊緊密地排好了，長蛇般在米蘭大街上遊行。這種有紀律的力的表示，誰看了也不會忘記。全國亂紛紛，到底被我從亂紛紛中組成了維持秩序保護市民的有力隊伍。做有益工作的精神，自此從民衆中復活起來了。娣娥戲園的死者與法西斯的犧牲者是一種最有力的激勵，全體民衆現在已能聯成一個陣線，受青年意大利的指揮——大戰勝利是這些青年的力量，現在又要憑着他們取得和平的精神與紀律工作友愛的酬報。

娣娥戲園慘案發生後民衆的憤激示威，是永遠不能忘的一件事。從那天起，意大利搗亂份子

的組織就一天一天的坍下來；不久他們像鼠子般被驅入洞，只好縮到幾個工會和俱樂部裏去苦守了。

我那時忙甚。經營報務以外，每天早晨還得披露當日的政治情形給米蘭人與各地的民衆讀。我用堅決的手腕領導法西斯。我發極嚴厲的命令。我聽取各地法西斯組織的報告。我觀察我們敵人的行動。我把正了一條清楚的路線教大家跟着走。我給他們相當的自由，使我們的運動可保持着彈性。我不願如此清潔如此有力的法西斯信仰被雜質弄髒。我不願富有朝氣富有清氣的法西斯青年同流合污於虛偽，交易，妥協的腐化份子，或稍染他們的惡性。

我在生活的變遷中，始終不忘學習飛行。當時的局勢，那樣的亂，那樣的緊張，但我總是每天清晨踏着自行車，往返奔馳十八哩，去學飛行。我的教師名拉迪里，是一個謙恭勇敢的飛行家，嗜飛若命，很盡心的教我各種飛行技術。有一天我又同他坐了飛機升空練習。第一次沒發生什麼事。第二次我們正要向下落時，機中摩托忽無故拋錨，飛機從離地約四十米處斜傾而下，跌入田裏。拉迪里僅額上稍受擦傷，我的頭部卻傷了好幾處，須兩星期方能復原。他們當場施救，急術替我包紮了傷

處，然後送我進醫院，由伯利里醫生重爲醫治。我的朋友平達醫生知道了，天天到醫院裏來看我，替我悉心療治。此番意外，很有生命危險的，幸有平達醫生爲我盡心調治，方在短時期內復原了。

這一次的意外卻給我一個機會，叫我借此估計國中有多少人注意於我。我入院後，全國各地都有關切同情的函電雪片般飛來。我由此知道意大利不是同從前那樣對我所做的事漠不關心，便在院裏將息了幾天，趕緊回到報館裏繼續我的工作。

嫦娥戲園慘案那一天，比翁皮諾地方的無政府黨派了一個名馬西的黨員來暗殺我。他到了門首，擡了擡鈴，就大膽入門，向樓上走來。此君形容古怪，狀貌特別。我的女兒愛娜出來問來者是誰，他說要見墨索利尼。我女兒不知就裏，說要找墨先生請到民報館去。他出了門卻不來報館，逗留在波奈派脫廣場上等我。後來他見我走來，就很快的向前來迎我，忽然間他又緩了脚步，囁嚅問我不是墨索利尼教授。我說是的。他說有幾句話要同我細談。

我看他那怪異的狀貌和那通紅發直的眼睛，心想這定是一個瘋子。便告訴他我向來不在當街接見賓客，要見我請到報館裏來。半小時後，他果來報館請見。我立刻出去見他。他兩眼通紅，露出

侷促不安的樣子，又說有話同我談。我看了他那種離奇的神氣，又有些可憐他，便請他快些講，來見我究竟爲什麼事。

他猶豫了一會，方說他是無政府黨員，黨中用抽籤的法子決定誰去行刺墨索利尼；他抽着了，便帶了一管白來帶手槍前來行刺。一會兒他對於行刺墨某事忽起懷疑，便決心到我面前來自首，交出手鎗，任我處置。我一言不發，靜靜的聽。聽完了，我接了他的手鎗，將我報館裏的書記員兼接線生桑塔里叫來，把這不幸的人交給他。可憐好好的一個人中了無政府主義的毒，癡心妄想，入後又自己嚇起來了。我寫了一封介紹信，關照桑塔里好好的領他去見瓊達。後來不知怎樣，這事給警察知道了，半路上把馬西捉了去。那時米蘭的一班警探都是拿錢不做事的飯桶，嫦娥戲園裏發生了那樣一件大事，兩個月不會捉着一個鬼；現在對於這件事倒忽發奇想，認真起來，而且聰明得很，居然手到擒來！

噫呀！想送我上天的人不知有多少！可是愛總能勝恨，我總覺得自己有一種力量，能制事亦能制人。

那時喬立蒂在國會中的地位極爲困難。政治水平線上突然發現了一個光耀燭天的寶星——法西斯。他現在這個時候根據國會選舉法去衡量各政黨的力量，便宣佈了五月裏行大選舉。經過了一番討論後，國會衆議院裏凡是主張維持秩序，反對社會共產主義的各個政黨，決定聯成一個陣線，名曰「國民團」參加競選。

在這新團體中居中心地位唯一有主動力的，是法西斯。其他各黨仍舊保住他們的搗亂性，無論是在政治上或經濟上。社會主義黨宣稱已與共產黨分化。帶有宗教性質的民意黨，這次仍是單獨行動，他們的力量全靠各村各鄉的無數教士。

我因要明白自己黨內的真實效能究竟如何，便親自出發到各省去視察。四月初我到波羅涅，受了當地人民極熱烈的歡迎。波羅涅是社會主義的壁壘，是計量波河流域民意向背的風雨表。此次他們集會遊行，歡呼演說來歡迎我，並一致贊成民族復興。可見到底人心未死，不久前亞柯蘇宮的屠殺事還紅紅的印在人心，此時見了法西斯，那得不歡迎？我在這種熱烈狀況之下，自然更能激起青年人的意志希望與信仰了。

從波羅涅我又到法拉拉，也是社會主義的根據地。在法拉拉我又得到一個非常的力的表現。波羅涅與法拉拉都是意大利農業區的繁華都市。我一則年輕，再則熟悉民間生活，所以我對於工作階級的力量，知識，思想，與他們是否期望秩序，能估量得很準確。我知道他們的思想已誤入歧途，但還沒有受赤色主義的支配。他們的本性，到底還是聰明還是價值，在國家興盛時，意大利的國運仍得靠他們支持的。

競選的事一個月完結。這時期中我演說了三次，一次在波羅涅，一次在法拉拉，一次在米蘭。結果恰同一九一九年相反，我得了大多數，不獨在米蘭如此，在其他兩城亦復如此。這消息傳出後，許多地方集會遊行表示慶祝。更滿意的，法西斯在各地競選中都顯佔優勢。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我只得了四千票，一九二一年我躍佔首位，共得十七萬八千票。我的朋友同事從者聽得了我當選國會衆議員的消息，都歡欣鼓舞。我同幾個幫我辦報相從有年的人在閒談中提起舊事時說道，「兩年前你們何等失望！我不是說兩年後看我嗎？我的預言實現了。」民衆中各等階級也像吸了新鮮空氣，精神勃發起來。進國會的法西斯黨員，人數雖不多，對於意大利的

新國運卻代表很大的力量。

法西斯議員依着國會的舊例組織自己的黨團。人數不多，只有三十五個，但都是肝膽照人的勇者。

社會主義黨的人數仍是甚多，其中有一個人，名米襄諾，是個不值一錢的人物。大戰中他是一個逃兵。社會主義黨因他有此豐功偉績，特推他做都林與奈波而斯兩區的候選人；米襄諾在自己黨中還輪不着算個人物。他從未貢獻過什麼政策。文化、意志、犧牲方面的貢獻，尤其不必說。他完全是一個沒脊骨的懦夫，因為怕死，便逃離了戰壕，投降敵國。社會黨最恨戰爭，所以推舉一個逃兵出來作爲太平政治的表率。這樣一個東西，許他廁身政治舞臺，是侮蔑國家，對不住死者生者與鰥寡孤獨的子遺。世上任何國會決不能容忍這樣一個無恥的東西。法西斯都訓練得只知服從命令與服從自己的良心，所以有一天他們羣起而攻，把這東西扔出了國會大門。本來這種東西自始就不該許他款段入門的。驅賊之舉是法西斯力量的表示。不要弄錯了，這是我們計劃的一步。國會中的空氣自此稍爲乾淨，在裏面呼吸也容易些了。

衆議院開會期間，我演說的次數不多，一共只有五次。但每次的演詞總是富有精神，合乎實際，不出乎福國利民的材料。我一腳踢開了國會中歷來的兒戲態度與政客空言爭論的把戲。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在我的演詞中毫不掩飾地批評喬立蒂內閣的外交政策。我將北意問題堅決地刻實地提出來討論，我點明政府如何軟弱，派出去的新省長官如何無用。其中的一個，喀雷達羅，他被虛偽的自由主義的三角政治所束縛，他完全受了代表國際思想的意大利共濟會的控制。像這種人如何能做地方長官。可恨的薩拉達與喀雷達羅政策竟能行於北意大利——亞地日——這完全是喬立蒂內閣造成的，所以我提議反對他。我又提出阜米與達馬夏兩個熱烈問題來討論。我極力攻擊斯福石的可恥外交；因為他的軟骨外交，意大利受了種種的恥辱，幾乎陷於萬劫不復的地位。

我又論及我國的內政。我揭開了社會主義黨和共產黨的假面具，迫他們從殼裏鑽出來，面對法西斯。我譏諷地指出一個人來——喀雷謝地。我說他現在是共產黨，但他從前反對我時，是社會主義改革家。我把一班毫無主見，今天進這一個黨，明天進那一個黨，目的只在自私自利的鬼祟政

客，盡情攻擊了一頓。

我這篇演說的目的，不過是闡明法西斯的立場，暗示法西斯黨應採怎樣的政治行動方能打倒敵人的一切理論與方法。不料結果出乎意料，我的演詞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國會外響應者極多，終乎把喬立蒂內閣推倒了。

在國會中鬪爭的並不是我一個人。法西斯全團都給我很勇敢很有力的幫助。衆議員費度日尼——他後來是法西斯內閣中一個重要人員——已在開始審查並修改外交部長斯福石任內的一切工作，尤其是關於亞特里鐵克海的政策。審查時國會中辯論甚烈。法西斯議員都憑着自己的良心與理智不但是嚴格地檢查斯福石的所作所爲，就是國會已經知道並且同意的一切公開或祕密的條約與談判也提出來重加審查。

喬立蒂內閣在國會裏跌倒爬起了幾次，終於坍了。繼任的是包諾米。他先是社會主義黨，後來又進了民主黨，他想調解各方，對於我以前曾經嘗試失敗的法西斯與社會黨休戰提議很爲注意。但在這個時候忽然又發生了沙山那慘案，十八個法西斯黨員被殺了。接着又來了莫提那慘殺事；

警衛隊實彈射擊結隊遊行的法西斯，打死了十個人，傷了幾十個。視此情形，我們至少可以說內政還未能達到安定的局面。我以一黨領袖與新聞家政治家的地位，不得不加緊我的工作。

我同一個政客名司各齊的有過一次決鬥。交手幾合後，他忽患心臟麻痺症，在場醫生就停止了我們的決鬥。不久以前我同白西喬少佐因在國會中爭論也決鬥過一次。

我擊劍的技能還好，膽量也有些，所以決鬥數次，結果都是我勝利。凡是帶有義俠性的事，我做起來總是盡我的力做得不丟臉。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我在羅馬召集全意法西斯大會。初期的法西斯不過是一種運動，一種立於各政黨以外的在野運動。現在時機已熟，要轉入第二期新的狀態中了。在這第二期中，法西斯應充實他政治上的壁壘，發展那指臂相連的中央與各部的機構，藉以加強法西斯政黨的整個組織。初期的「意大利戰團」是激於勇氣而成立的，只算一個鬪爭的組織，不是一個政黨。現在時機已到，應正式組黨，準備代替舊政黨統治國家了。所以奧格斯德音樂院中——以前是奧格斯德墓，現改建為音樂院——的法西斯大會須決定我們新政黨的組織與黨綱。

那一次的法西斯大會是極可紀念的。一堂濟濟，討論爽快堅實，處處顯出法西斯的精神。「意大利戰團」就在這一次大會中改爲「法西斯政黨」；最高機關是中央會議，指導各省的黨部組織，再下去是各地的分區組織，預備在各城各市設立起來。法西斯黨向來以我的意旨爲去從，所以歷來一切運動總免不了帶些個人性質。但是我的意思，黨不是一個人的，乘這全會的機會，我想將我的個人性質去掉。可是我越要黨自治，事實越是告訴我，法西斯黨離了我的指揮，領導，扶助，與促進，便不能存在，更不能勝利。

羅馬的大會使我對於法西斯的本力更爲明瞭，尤其是使我明白我個人的力量。固然也有幾件不幸事發生：羅馬打死了幾個人，羅馬的工人區對我們很爲仇視。但從大體上講來，大會的結果極爲圓滿。會後，法西斯黨員排成行軍隊，遊行於羅馬街市。這是教大家曉得法西斯現已成熟爲政黨，法西斯黨有充實的力量做自衛與鬪爭的工作。

包諾米內閣在四面困難中求發展他們的調解政策，但在這種混沌的時候，有什麼用？一九二一年中的百般困難，任是那一個政治家見了要怕的。水平線上隱約見有一線光明冉冉東升，但天

空中仍處處被烏雲罩着。

灰黑色的年還沒有過去，光明的晨曦還沒有來，金融界中年終忽然發生了一件大事把全國打入愁雲慘霧裏。意大利銀行忽然倒閉了。南意的窮苦人民，汗血所得都儲入這銀行，所以損失尤重。這一個銀行成立於大戰時，大戰期間曾給國家不少的助力。但因負擔過重，戰後遂致週轉不靈。這樣雄厚的一個銀行，與南意工人階級息息相關的銀行，現在自己倒了，使意大利戰後的金融政策感覺到一個大打擊大失敗。究竟什麼因由呢？是不是愚蠢無知？是不是輕浮致誤？誰知道？我們的信用——強國與再造國應有的信用——與別國比起來，因此喪失不知多少。我們內政不修，現在世人看來又加上了經濟不可靠。

金融經此擾亂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法西斯獨不加入這空言的舌戰。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及，法西斯遲遲不問，不是要研究大錯從何鑄成，是要為意大利將來決定一個未雨綢繆健全穩固的幣制政策。

我頭一次遇着國家財政的大問題向我明白地挑戰。

好像一架新的飛機放在面前，但是滿場找不到一個好教師。

第六章 長征之前夕

負立國救亡責任的人，不能忽略財政。用適當的方法運用資本，使之流通，同時又發展銀行的組織，這便是財政。

意大利銀行的突然倒閉，顯然暴露吾國經濟組織的不健全。大戰後，國內的銀行與工業已顯明地不能適合環境。舊的既然不適用，只有將它取消了，用新的更堅固的來代他。

國內的資本家互爭消長，中等階級間因此起了一種看冷舖的態度，同時又恨國家沒有一個通盤計劃。我們那時候所需要的，是一個堅強的資本習慣，與強有力的經驗；在局勢紛紛，壓迫臨頭，試驗力量的時候，很難說誰是對，誰能救自己。

各國的財政專家冷眼傍觀，都道意大利的經濟狀況如此亂紛紛，將來定要鬧到不堪言狀。我們自己的政府不曉得應該用什麼法子來應付，竟飲鴆止渴，拚命的發紙幣。這樣便將已糟的局面攪得糟而又糟。

一九二二年正月，國際協會在法國南部的甘司開會。法人好客，來者皆大歡喜。我代表民報也趕來參加。這是多麼好的機會，使世界輿論至少在暫時時間不來注意我們的內政！我們可以乘此時機，暫將國內的困難擱過一邊，專心研究國際問題。

我要在甘司會見各國的負責政治家，好用我的所見所聞來領導國內的輿論，使大家明白意大利在國際間的地位究竟怎樣。

這是我到甘司去的主要原因。我籌得一萬里拉做我的川資用費。我的兄弟亞那度拿這一萬里拉到兌換店裏去換法幣，只換得五千兩百個佛郎。國外匯兌我本注意，這一次的匯兌給我一個更深的印象。意幣和法幣比，價值已跌落一半了。這是一個又危險又可恥的現象。我們也是戰勝國，而匯兌率竟狂跌至此，不但是體面國家的大打擊，也是一個很清楚的徵象，證明我們破產之期已在不遠。我立刻想，這種局面只有法西斯的力量可以挽救。這也是我們的一個機會。國際間的經濟狀況對我們如此不利，而我們的政府、政黨、國會，竟絲毫不想辦法。更可痛的那飲鴆止渴的通貨膨脹妙法竟會使人民心安，以為意國金融從此安如磐石，老百姓可以太太平平過日子了。

甘司大會並無意義，不過是基諾阿會議的先聲。大會中滿罩着痛癢不相關的空氣。近來左一個國際會議，右一個國際會議，都在歐洲的避寒避暑勝地舉行，會議儘可無關痛癢，在這種地方開會倒也不差。最近幾次的國際聯歡，輿論非但不加注意，甚致拿它做諷刺畫打油詩的材料。我去甘司的意義卻不同。我是求知而去，要從人與事的實地觀察中，求得可靠的結論。

甘司大會忽引起了法國內閣問題。白禮安——那時我曾與他會見過幾次——不待下議院投票決定，突然辭職。一九二二年正月十四日我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時論，題目是「甘司大會以後。」我將國際間各項懸案稍加衡量後，加一個下面的結論。

「重重的懸案與因此而生的猜疑及挑戰，說起來可以無窮無盡。只要看法國內閣事，就是一個極大的教訓，一個很痛苦的顯證。精神經濟兩受痛苦的人民，此時定要心裏說道：「這幾位先生不是沒有良心，定是無能無力。他們不是不願和平，定是不會和平。歐洲的精神與經濟，現在恐慌到如此地步，我們只剩兩條路可走；不是大家憑着理智前進，就是同歸於盡。四分五裂民窮財盡的未來歐洲，或者有做殖民地的資格。現在已有兩個大陸在歷史上佔着很高的地位了。」」

歐洲的情形既如此壞，我們國內的情形尤其是一天一天糟下去。

我以新聞記者政治家與衆議院議員的立場常常說意大利有兩個。一個是不受羈絆，不受任何國家支配，忠誠自負，不忘大戰中種種犧牲，決定努力向前擁護全意大利人民權益與美名的意大利。又一個是懵懵然不識自己的尊嚴與力量，不顧自己的本源與歷史，束縛於莫明其妙的主義之下，冷淡，自私，絕沒有武勇與犧牲的魄力的意大利。

在千百種困難千百種奮鬥中，這兩個意大利注定了要發生衝突。法西斯同它敵人的流血鬪爭，就是兩個意大利衝突的表現。等我來說幾件事。

在皮斯托亞地方，有一個勇敢的軍官佛羅里少佐被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逃兵陸希西暗殺了。佛羅里在大戰中勇敢勝人，後來又參加鄧南遮阜米之役。如此勇士竟遭懦夫暗殺，使法西斯人心中憤激到極點。他臨終數語簡而莊。「我從此不能爲國家服務了，我心中甚爲不安。」寥寥數言，別無他語。我覺得這種犧牲的精神更堅法西斯的團結。

我在我的報上寫了下面幾句話：「一個最堅實的團結！這種犧牲精神使我們法西斯戰士團

結得更堅。我們有聖潔的英魂將我們聯繫在一處。英魂不是一個，不知有多少；有青年，有成人。意大利近代史上任何政黨任何運動不能比擬我們法西斯，也沒有一種理想能比得上我們法西斯，因為法西斯有無數聖潔的英魂在後面。

「法西斯若不是一種信仰，它的戰士那能有這種勇氣與耐苦的精神？惟因他對於法西斯的信仰已達了最高點，所以佛羅里——他的嘴唇現在已經變了灰色了——臨終能說那幾句話。他的遺言是神聖的遺囑，同聖經上的話一樣，簡潔莊嚴。

「法西斯應該人人靜默地接受他這幾句話，長思他這幾句話，不斷地堅決地向我們的目標進行。真誠之氣，金石為開，努力努力努力！」

我們人人覺得死者給予我們的命令與激勵。信仰從死者心中躍出時，有辟易千人雷霆萬鈞的力量，我們經它碰着的也就有這種辟易千人的力量。

法西斯團體，法西斯會議，法西斯遊行，法西斯的愛國事業，都有他們過去的犧牲者做他們的領袖。死者的英靈永遠伴着我們。我們把他們的名字一個一個按着次序排頭點過去；每叫一個名

字，法西斯同志齊聲呼「到！」我們這簡單莊嚴的儀式充滿着誓言的力量與價值。

法西斯代表一個意大利。我們的態度已說過了。另一個意大利怎樣呢？只要看喀雷達羅與薩拉達就明白。他們都是參議員，都是政府派駐邊疆的行政長官。這兩個人因為自己是意大利人，自覺應該處處對居住我們邊地的非意大利人乞憐討好。說德文的人有什麼要求，他們從來不敢反駁。因為他們如此卑鄙怯懦，我們把先烈熱血換來的權利一步步的放棄了。前面已經說過，一九二一年六月我曾在國會全數議員前清清楚楚地諷斥這兩個人的所作所為。但他們怙惡不悛，卑懦萬惡的事仍舊一件一件做下去。法西斯見了那麼多證據確鑿的卑怯行爲，再也忍耐不住，使用極激烈的言語痛罵這兩個人。一九二二年正月十七日法西斯在脫里斯德開會時，正式要求撤回薩拉達，改組邊境新省的中央行政處。法西斯的行動後來終見效果，這兩個人到底撤回了。可是人雖撤回，他們種下的禍根已令人民受害無窮。若不是這兩個人種禍在前，黑衫軍早可以很尊嚴的警備白萊南尼佛蘇兩個邊界地了。

在此歐洲時局山雨欲來，國內各黨各派又是互相攻擊辯論得利害的時候，教皇班尼迪十五

世又於一九二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死了。他是基諾阿的望族，在歐陸風雨頂緊急時，繼庇亞斯十九做羅馬教皇。庇亞斯十世是一個仁慈老者，他做教皇時最有名的一樁事是竭力抵抗政治與宗教的現代化。

班尼迪十五世沒有留給我們很同情的紀念。一九一七年，大戰正在生死關頭，俄國忽然革命爆發，皇室覆滅，東線各軍倒戈，班尼迪十五世忽在此時稱戰爭為無益的屠殺。這件事我們也要忘也不能忘記。在生死關頭時，教皇忽然發這種論調，給那些篤信應為主義而犧牲的人，與希望用戰爭來改正歷史上種種不平的人一個很大的打擊。大戰是我們發明的，天主教在歷史上除自己釀成戰爭外，向與戰爭無緣。可是教皇對於戰爭的意義雖然完全不解，而他的態度現在竟有一班缺乏批評能力與歷史意識的人奉為圭臬，視為最公正的態度。

班尼迪教皇的態度與他說的話，在我們意大利人看來，又是一種意義。所以他繼承人是誰，我們認為對於意大利將來很關重要的。

我們意大利有一句成語，「死一個教皇，再做一個。」有複雜事發生時，我們往往引用這句話；

意思是天大的事，歸根極易解決。但這一次的教皇承繼事卻與平常不同。就當時政教兩方的關係而論，人民對於此事很有應表憂慮與關切的理由。世界上信奉天主教的國家，此時目光又都向着羅馬，暗中的陰謀正在各處進行，你要打倒我，我要打倒你。

各國的外交家與傍觀者都看得迷迷糊糊，羅馬的人民都準備到聖彼得教堂去耐心守候。選舉教皇的事快來了。

意大利國中辯論紛紛，羣談班尼迪教皇事。你猜我度承繼者是誰。報紙與報紙爭辯之烈，簡直是絕後空前。而真有關係的重大問題，有的是冷淡視之，有的是談而不論。

包諾米內閣的坍塌，都說是因為治政無能與意大利銀行倒閉兩事；其實是因為國會沒有紀念班尼迪教皇。

我向來認法西斯是意大利最高的貴族階級，我對他們說，我們的宗教信仰自有它極高的道德價值；可笑與不自然的反教觀念毫無實益，我們應該反對它；這種觀念若任其蔓延，必使吾人道德遠落人後，又要將意大利的宗教分成許多思想派別。有了這種趨勢，最大的害處是誘引人民受

制於腐化惡劣帶有政治臭味的國際共濟會一類組織。盎格魯薩克遜各國的共濟會是民間組織的互助團體，意大利的有國際政治性，性質完全不同，所以不可不防。

我要大家明白，意大利國家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不是不能解決的。只要大家平心靜氣做一番客觀的研究，定能做到雙方諒解，使意大利人民享一種和諧的，日常觀念與宗教信仰不生衝突的生活。

法西斯黨員都是思想高超適合新時代的人物，聽了都遵從我的意思行事。我們對於宗教取和諧態度，對於共濟會一類的組織，尤其是意大利的共濟會，卻一致堅決的反對，準備同它奮鬥到底。

我們不要忘記，意大利的共濟會不獨是政治上的邪魔，又能引人民的道德精神入於魔道。他們用全力反對教皇的政策，而他們這種抗爭卻沒有真正的意義與目標。實際上，所謂共濟會不過是彼此奉承，彼此濟惡，偏私奸詐的一種結合。他們利用一八七〇年以後一個一個自由派政府的弱點，來擴張自己的勢力，實現他們的陰謀。官吏中，教育界中，軍隊中，幾乎到處有他們的陰謀勢力。

在內亂拱亂鑽，謀藉此達到把持全國命脈的妄念。他們鬼鬼祟祟的組織，鬼鬼祟祟的會議，在我們快樂光明愛崇真理的民族裏面，總是格格不入的；相形之下，格外顯得他們腐敗，歪曲，沒有計劃，沒有靈魂，沒有道德的價值。

這種鬼祟秘密的社團，我從小就厭惡。一九一四年社會黨在安柯那開大會時，我曾對我的同伴提出一個問題：「社會主義黨乎？共濟會乎？」社會共濟黨儘管聽了我的話拚命的反對，我的意見還是得了完全的勝利。

我組織了法西斯黨後，仍同樣的做有力的表示來反對共濟會。這非有膽量不可。我做這事，是聽從我良心的指示，絕對不是投機。我的反對共濟會，與教會中某某宗派的反對共濟會不同。他們的反對不過是自衛，而且就宗教支派的立場講，他們也並無所謂組織。

共濟會因為我始終反對他們，並且有組織的反對他們，至今恨我入骨。他們已失敗了，但仍借着反法西斯的國際假面具暗中活動，結果當然是一無所成。他們毀謗我，而無的放矢，有何用處？他們陰謀行刺，而我命在天，暗殺者焉能傷我？他們到處放謠言，說我有什麼什麼弱點，又說我身體上

的機能怎樣的不濟，而我的身體一天強似一天，偏不死。

我與共濟會的戰爭，是一個兩不相下死打到底的戰爭，在此戰爭中我是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兵，他們什麼本領施展出來，我總能從從容容的應付。我每次要挽救政治上什麼困難問題時，每次要指示人員，怎樣做事方爲忠實，怎樣方無愧於心時，對面總有共濟會站着同我作對。可是他們從前雖有勢力，最後終給我打倒了。他們從沒贏過我，要贏也贏不了。民衆替我把這一仗打贏了。民衆自然的發明了治麻瘋病的妙法。

現在的意大利，已是空氣澄清，陽光普照了。

包諾米內閣倒時，國王召見許多人商量辦法，我也曾兩次應召入宮。我奏對些什麼，事關機密，不便宣之於衆。總之那一次的政變，情形異於往昔，我們都在暗中摸索。一般人先屬意於奧蘭度，後又屬意於尼柯拉，但在當時情形之下，沒人願負這組閣的責任。最後他們不得不重推包諾米，但不久他第二次又倒了。

衆議紛紜提組閣人選時，提來提去總是奧蘭度，尼柯拉，包諾米幾個人。那種舉措張皇束手無

策的樣子，所謂民治國中常常如此。他們聊以解嘲，自誇他們的內閣一年換幾個，比國家存在的年代還多！他們以爲做領袖的人須有底下幾樁本領——一須能妥協，不獨原則上宗旨上要能犧牲與妥協，便是國體上主權上也要能有犧牲妥協的精神；二須能用敷衍的藝術與人交易談判；三須能造成新的根基不固的機構，以便永保妥協妙制。專尙空論的人或者以爲這種制度皆大歡喜，妙入秋毫，實行起來卻不盡然。

天主教組織的民意黨向來缺乏政治本能，骨子裏非常守舊，在街面上國會中卻胡烘烘要革命。他們反對喬立蒂回來。他們的態度特別得很。他們在國會中偏又極佔勢力。他們自己不願負責，偏又反對這一個反對那一個來負責；反對了喬立蒂，又反對包諾米。因爲他們的奇特態度橫梗在裏面，弄得連個過渡內閣都難組織起來。

包諾米又倒了，組閣人選又是一番大商量，提出來的又是這幾個原來的人物。池水不流，這是軟弱的民主政府應有的結果，可惜把政治邏輯，政治常識，甚致於把整個的意大利，撕得粉碎了。

到後來新閣總算組成了，人選是法格達。法格達是碌碌庸人，在國會中充個議員，與喬立蒂有

密切的關係。推他出來，據說是在八面狂潮中還是他出來穩些。一蟹不如一蟹，我們是在尊嚴的梯子上一步一步的望下走。但在當時局勢之下，別人避之若浼的責任法格達居然肯來負起，我也就在我的報紙上捧捧他，說新內閣雖平淡無奇，也許還能動動；大動他不能，日常行政他這內閣或許會能照例推動的。絲毫沒有創造力的政府，當然令人難於容忍，但是連一個內閣都推不出來的政治制度更令人受不住。

法格達是一個老議員，是一個舊式典型的無用長者。與他年齡相若的人的沒落政治觀念，他一體表示崇敬，但他一心崇拜的人只有他的老師喬立蒂。他曾做過財政部長。他在財政部長任內識相得很。他那軟迷迷，識相知趣，不敢動的脾氣，連他的朋友也承認。但在那時局勢之下，識相人能做些什麼？政黨與政黨間打得烏烟瘴氣。民意黨想往上爬，法西斯的力量一天天的增強，國際間情形又那樣難弄。這樣的人，這樣的局勢，教他如何應付！

崇尚自由的意大利政局，完全為一個「小」字所誤。小問題小爭執個不休，國會中小言小語的你罵我我罵你，小房間裏咖啡館裏的小陰謀小詭計，爭小權，奪小利，小報館扔小泥放小箭。

全國的情形呢！各地的合作社在掙扎中過日子，農村的銀行辦得全不合式，國家經濟只顧皮毛，只求敷衍，慈善機關庫空若洗，無力無能。國際間的地位呢！意大利直是一個侍役，臂上搭條毛巾，專任國際會議中替大好老擦嘴的貴役。根本上呢！意大利的生產富，國力強。她像一個慈愛的母親，能源源不絕地把身強體健勤懇耐勞的愛兒供之世界——儘管人家對她忘恩負義——冷不怕熱也不怕，替他們耘田，替他們把不毛之地變為膏腴。

如此複雜的一個國家，如此一個領袖！這是意大利的命！

法格達是一個十足的舊世界代表，謙虛得很。他見有許多人佩服他，頭一個表示驚奇的就是他自己。他常說，「我怎麼會做起國務總理來了？」這一位膽小如鼠的國會議員忘記了他四圍的人都是些所謂自由民主政府的殘餘，無所適從，滅亡在即，沒法只得像浮沉垂斃的人吊住了一根枯木挨命。而那被吊的枯木卻受寵若驚，自覺勢力不小。

但是法西斯強大的機器已在推動。這機器不動則已，一動則無堅不摧，什麼人都擋不住，因為法西斯只有一個目的，為意大利造成一個好政府。

有些人想退出法西斯，也有些人想在黨內立黨。我毫不遲疑，動一動筆尖或用黨內處置黨員的辦法，就請他們出去了。因錯覺而懷貳心的人固然使我煩惱，阜米發生的一件事使我更爲煩惱。叛黨可恨，叛國更是可恨。有一個不成材的意大利人，名倉奈拉，在阜米陰謀反意大利。法西斯將他放逐了。他原是所謂自治派與南斯拉夫的代表，見存身不住，只得離開了阜米。

就在這個時候，奧國漢堡斯皇朝的查理斯死了。他曾兩次圖謀復辟，但歷史之神同他死做對頭，漢堡斯皇朝終於覆亡。在意大利歷史上，這一個皇朝素不利於衆口，因它最不願意看見意大利統一富強，總是千方百計的破壞。

基諾阿會議就是此時產生。那會議也沒有受人深刻的注意。

五月一日是慶祝勞工節的日子。這一次除了社會主義黨與共產黨多鬧一點事多做幾件暗殺案外，並無特別的點綴。五月二十四日是宣戰紀念日。如此悲壯的日子竟也會有慘殺事出現。那一天意大利各地都舉行慶祝盛典。羅馬也慶祝遊行，紀念大戰時壯烈犧牲的羅馬人杜蒂。共產黨向遊行的人叢中開鎗，死一人，傷了二十個。

他們猶以爲未足，總工會——一個反法西斯的混合團體——又在這一天宣布總罷工。我容忍了許多時候，這一次不能再耐。政府既無絲毫動靜，我毫不猶豫，立刻下一個法西斯總動員令。我立誓痛打這赤色的烏合之衆。我昭告法西斯，「這一次我們要一勞永逸的打散這羣野獸。」

中等階級的民衆十分怕事，政府又畏首畏尾，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氣焰因之日張；我們這一個勇敢的決定，附之以充分的決心與充分的責任心，像一桶冰水澆在社會黨共產黨的頭上。法西斯的總動員閃電般來了。

法西斯總動員的一天，罷工就停止。

但是大街廣場與鄉村間的秩序，雖經法西斯干涉而恢復，國會中仍有陰謀在那裏進行。他們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有的提議獨裁制，有的提議與共產黨合作。紛紛擾擾中，財政部長碧諾忽於七月十二日發表一個驚人的公告：

「國家預算不敷六千五百兆。」

那時候的意大利，六千五百兆是嚇人的數字，我們的經濟如何能負擔得起？內政外交已是錯誤重重，現在又添上一個財政不了。國務總理法格達已在最快最短的期間證明他的無能。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九日我在國會中演說，明明白白地將法西斯所投法格達內閣的票全數撤回。我又將社會黨與民意黨不清不白的態度顯明地指出來，說社會黨同政府合作，不過是想敲起竹槓來容易些，民意黨自以為了不得，自以為什麼都在他們手裏，兩黨都不是好東西。說完了這些話，我又對法格達總理說下面幾句極清楚極鋒厲的話：

「法格達閣下，我告訴你，你的內閣不能生存，因為從無論那一點看來你都不稱。你的內閣不能生存，說得明白些，不能再苟延下去。這你得謝謝那一班擁護你吊住你的人。繩子吊住人，吊殺人也是那條繩子。你的內閣如何，看製造你的內閣的人如何，就是最好的證據。你做總理，頭一個奇怪的就是你先生自己。」

我又將法格達內閣各項政策那些兒不合一件件點出來。最後我說法西斯退出國會的多數派，是政治上道德上謙恭的表示。法西斯不能做了多數派的一部份，同時再做外面的工作；外面的

工作既不能不做，法西斯便不能不退出。

這些話引起了衆院裏一陣嘈雜的語聲。我說下面幾句話時，語聲更高了。

「法西斯有自己的決策。不久我們就要宣言法西斯是準備做政府各黨中一個政黨呢，還是做一個革命的黨。若做革命的黨，就不能做任何多數派的一部份，也就毋需出席這個國會。」

我這幾句話不獨是給垂斃的法格達內閣一個有力的警告，也是給任何未來的內閣一個警告。我已把招牌明揭出來，堂皇昭示法西斯的立場。

法格達內閣就在那一天倒了。各方面又立刻開始暗中摸索，想找一個繼任者。奧蘭度，包諾米，法格達，喬立蒂，顛來倒去又是這幾個人。

經過了一番淘汰選擇的手續，終於選定了米達。米達是國會裏一個米蘭議員，民意黨的領袖，民意黨也就是專在任何內閣後面用祕密鬼祟的手段想做後臺老板的。米達前曾做過閣員，這一次對於組閣表示拒絕，實在是他不敢做。說起來這也是意大利特有的一種矛盾現象。在此牧師哩，過激派哩，形形色色的人所做成的所謂大好秩序之下，勢力是你要搶我要奪，卻沒有一個人願肩

起「勢力」的責任。不論是自由主義派民主政治派，都是如此。真正的寶藏有些兒燙手，誰也不敢去摸一下。

在此情形之下，社會主義黨高高興興的敲敲竹槓搗搗亂，法西斯不聲不響的生聚教訓，準備刷新政府，還我國家的尊嚴。

左一個商量，右一個會議，內閣終是難產時，國內又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整個兒的左派——專門搗亂的，還有勞工總會，國會裏的社會主義黨議員，民主黨議員，共和黨議員——一窩風宣告總罷工。罷工的性質完全是反法西斯。他們的理由是意大利人民的自由將爲法西斯剝奪，他們罷工是爲人民爭自由。

這種政治雜燴，這種無用無能無力的東西，近年來幾乎把什麼自由都殺盡了，人民所認爲最寶貴的道德，和平，與秩序，都給他們踐踏成污泥了，現在還說法西斯將剝奪人民的自由。世界上那有比這個再不通再不公再混賬的？

這些惡勢力橫行的日子也是我決心最堅的日子。我們逐漸地發展我們政治上軍事上的力

量，準備時機成熟長驅入羅馬，取得政權。

我再下法西斯總動員令，作為給反法西斯各黨的一個總答覆。我命「法西斯戰團」的中央會議成立永久的組織，命法西斯的技術人員聚攏來做恢復公共交通的工作，又命法西斯衝鋒隊打散各地的搗亂組織。米蘭的社會主義黨報是敵人的老巢，衝鋒隊就先拿它來開刀，把報館的房子也燒了。他們又佔領了火車站。敵黨儘管宣告罷工，而火車站在我們手裏，街面交通照舊進行。

政府對罷工事一無辦法，但現在已有新「力」出來代政府處理。各處火車站都有全付武裝的法西斯把守，防奸黨來暗中搗亂。破壞秩序份子的總神經，我們非毀掉他不可。法西斯幸不辱命，做或功了。

單米蘭一處就死了三個黑衫黨人，其中有兩個是大學生。受傷的青年更是不知其數。

法西斯實力的試驗成功了。意大利的公敵驚惶失措，沒法只得說說大話做做文章，把責任你推到我身上，我推到你身上。人民生活漸復常規，法西斯已顯示巨大的力量足以統治未來的意大利。不但我們的實力能成大事，我們的決心，我們的魄力，我們的根本上知識，我們的愛國心，都是我

們的力量。

我們的敵人打敗了，陣勢亂了。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居然承認——多謝他慷慨大量——法西斯已成一種不可忽視的勢力。賽拉報——在米蘭發行，是很嚴肅並且有時還不壞的一個報——向來利用它的銷路代表奄奄欲絕的中等階級說話。從前有一個時候曾大捧社會主義黨領袖杜拉蒂，幾乎奉爲神聖，現在居然在報上闢出小小一欄地位來承認法西斯應有參預政權的權利。內閣問題那時還是不死不活。國王又召見我，我同奧蘭度又會過幾次面。閣員的名單換了好幾次，左不成，右不成。到後來，人選問題大家鬧得倦了，再回到法格達來。他派一個代表來見我，問我法西斯要怎麼樣的條件方肯入閣。我答他法西斯不入新閣則已，要我們參加，非把頂重要的位置給我們不可。他們想拿一個閣員的位置來羈縻我。笑話！我是要置身混合內閣之外，自由批評政府，或做事的，那有混在裏面的道理？他們認爲我的要求過奢，倒霉的法格達內閣沒有一個法西斯參加又組成了。但是新閣成立之日，國人對他們只有冷淡與輕視。

不論仇與友，現在的目光都傾注於法西斯。全國人民都認法西斯是意大利政治舞臺上唯一

可以受人注意的政黨。

我已決定親統黑衫軍。我已決定親統黑衫軍長征入羅馬。

此外別無其他解決之道。

十月十六日我招一個素來信仰法西斯並且人事最爲相宜的上級軍官到米蘭來。我照古時羅馬的編製組織軍隊與政治。我將法西斯黨員分成許多隊與排。我同幾個上級黨員商酌了一會，定了我們的標語，制服，與口號。當時意大利各地，那處是贊成法西斯的，那處是反法西斯的，我都明白得滾瓜爛熟。我可以沿鐵倫尼海進軍羅馬。南意的浦咯里及奈波而斯素來同情於法西斯，定能加入。唯一的阻礙是安柯拿與它四圍反法西斯最凶的各地。我就將亞披拿蒂與另外幾個法西斯黨員招來，命他們刻日動手解放安柯拿。安柯拿那時在無政府黨徒手裏，被法西斯用軍隊戰鬪法克服了。我們死傷了幾個人，可惜可惜。但是反法西斯的大部份餘孽就在這一役解決了。剩下的小醜現在集中於羅馬，死守住了他們的老營盤——國會衆議院。

各省人民重見光明。我們能深深呼吸了。法西斯勇敢的作爲，高潮般向上直湧。世界上著名的

批評家歷史家學者此時都分外注意法西斯的一舉一動——我一手造成，一手指揮，勝利就在目前的法西斯的一舉一動。

我在報上對懷疑派的人說：「法西斯還是在第一期的生活中，是耶穌的時代。不要急，聖保羅時代就要來了。」

我將每日全部的時間詳細籌劃如何長征羅馬，如何取得政權。我完全不是爲個人的權勢，也不是爲了其他引誘，更不是有支配政治的自私野心。

我對於人生素抱博愛。我也曾在黑暗中研求過理論，但我並非爲自己求出路，我是要研求得給別人用。我也曾奮鬪過，但並不是爲自己謀利益，直接的或目前的。我的目的始終是爲國家謀最高的福利。最後我要法西斯爲意大利的光榮意大利的福利而統治意大利。

因爲顯明的原因，我不能將那時我採取的各種方略，甚至於最簡單的幾個，在此討論。有些方略，或涉政治，或含祕密性，我有守祕密的必要。

意大利民報，一方面避免外人與敵黨過分的注意，一方面做我們長征羅馬前精神上物質上

各種準備的總機關，做我們思想與行動的轉軸。無論政治與軍事，法西斯完全聽我的指揮。每一種計劃和建議，我都細衡輕重，審度一過；決定了我就發命令出去。開始後的初步行動是祛除障礙，佔領脫倫多，安柯拿，波而采諾等幾處地方。

我爲更明瞭各地法西斯黨員的心理與他們的效能如何，決心如何起見，親自出發到意大利各地發表了四次重要的演說。我在我的演詞中闡明法西斯將來的政策與最後的目的。我很坦白地說我們最後的目的是取得政權。我不要討好羣衆。我對羣衆演說時，總是坦坦白白不加絲毫飾詞，有時甚至蠻而厲；與歷來各地政黨只知敷衍說好話，討好民衆的態度絕然不同。

舉一個例。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法西斯長征羅馬前一個月，我在民報上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要將「羣衆陛下」從魔鬼築成的壇上推下來。」

我親自出席的法西斯會議有下面幾處：北意的烏亭，波河流域的喀萊蒙那，工業區的米蘭，與南意中心的奈波而斯。這幾處地方一處有一處的特長。我要更爲了解他們的精神，所以都自己去出席。我到一處受一處的歡迎，稱我爲戰勝者，稱我爲救主。這些話當然使我聽了很快樂，但我沒有

因此而驕。我只覺得更爲奮發，同時又覺得新負的責任同山一般重。這四個城市，性質既不同，相距又甚遠，可是有一點——光明之點——卻完全相同。誠實，明潔，忠懇的意大利民衆一致的站在我一邊幫助我。

我召集「法西斯戰團」的中央委員會，同意商定了一個行動的大綱。這就是領導黑衫軍長征入羅馬。

在米蘭時，我對手下幾個親信人說道，「我們到底看見自由主義沒落，法西斯新意大利的曙光開始了。」

第七章 長征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長征羅馬的前夕。

各省各地的情形我已測驗完畢，黑衫黨各個領袖的報告我已聽取，行動計劃我已選定，發動的時期我也已大概決定。事先的準備既已楚楚就緒，我就將法西斯運動與各衝鋒隊的領袖召集到佛羅崙斯來。畢安琪，台波諾，巴爾波，裘理亞蒂，還有許多別的人靜靜的會議中，有人提議黑衫軍出發的日期最好定在十一月四日紀念大戰勝利的那一天。我拒絕了這個提議，因為在這一發發動大革命，要影響慶祝紀念。我們的運動要利用頂好的時機，時機一到，一個大焦雷，做得轟天動地。我們要度量的，不僅限於軍事方面，政治上的影響與價值也要估計。我們還得準備對付暴力，我們也須考慮自己的計劃會不會一着錯滿盤輸。我們須在發難前將怎麼做，什麼時候做，方法和細則，什麼人做什麼事，用什麼目標纔能迅速奏功，一切的一切，都仔細研究，方保得住不功虧一簣。

奈波而斯的法西斯會議，我們對外稱爲第二屆法西斯大會。秩序既佳，演說又多，誰也不知道

這是法西斯總動員。我們決定到了約定的時期全國的法西斯衝鋒隊都武裝起來，扼住各地的神經中樞——把城市、郵局、知事府、警察局、火車站、兵營，都立刻搶到手裏。

這一着成功後，一隊隊的法西斯沿鐵倫尼海齊向羅馬出發。指揮的人，我們決定用大戰中曾經百戰的勇猛軍官擔任。在亞特里鐵克海那一面，羅曼那、馬盧、亞白盧齊各區的法西斯也同時向羅馬進軍。這一條路的唯一障礙本是安柯拿的無政府黨，但此事已被我們解決了。中路進軍，我們用已經召集在奈波而斯的法西斯，副之以卡拉度那統率的法西斯馬隊。

法西斯長征羅馬那一天開始，法西斯的戒嚴令和一切關於軍官士兵的規律也同時實行。法西斯的政權負責人，是四個軍人，台波諾、台維基、巴爾波、與畢安琪。我是這委員會的主席，負最後的責任。我不僅對法西斯負責，並對全意大利負責。

我們選定了貝露茄城做長征軍的集中地點。貝露茄是翁白理亞的省會，交通四達，從此地進羅馬最為容易。萬一軍事上政治上失敗了，我們也可以從此地越阿比能山退入波河流域。歷史上每一次革命運動，幾乎都用這一帶地方做關鍵。法西斯在此地具有無上的勢力，當然用它做我

們最後的防地。我們選定了口號，決定了一切細則。我命他們，發難後一舉一動，都要做詳細的報告。送到民報來給我過目。法西斯傳遞消息的人像蜘蛛網般各處佈滿了。自朝至晚我發了許多必要的命令。我又做了一篇宣言，預備在發動的前一晚刊告國人。我又從極忠懇極靠得住的友人方面得了一個消息：說國軍方面，除非有特別事故發生，決守中立，不過問我們的行動。

在奈波而斯法西斯大會中，我將我們行動的主要綱領在開會詞中反覆闡明，又上奈波而斯一個「地中海皇后」的尊號。以後我們的討論，不過是在等時候過去，都屬普通談話性質。領着會衆談天說地假討論的是台波諾。他偉大的政治頭腦早已有充分的表現。他同巴爾波是最得衝鋒隊敬服的兩個軍官，後來在貝露茄集中時，他們也來總部幫着指揮。

奈波而斯大會散會後，我回到米蘭。一路上我遇見不少朋友，又利用這個時間多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同他們商量在米蘭與朗白地其他各區組織革命軍的事。我近來無論到那裏總有暗探跟着偵察我的行動。我不願在此緊要關頭引起警察對我過分的注意，所以我回到米蘭後，總是裝着一種「天大的事與我何干」的神氣。但這事不甚容易。又要留心警察，又要談論正事，又要試驗新

汽車的速度，又要當心自己的來來去去，大難大難。晚上我沒事人似的上戲院聽聽戲。白天我裝着做文章忙，管報館裏事忙。

霹靂一聲，發動的日期到了。我立刻把我預備好的革命宣言在民報上與幾個獨立刊物上用煌煌大字同時露佈。各地的報紙上我命我們的通訊員負責刊登。宣言由四個負責政權責任的軍官署名。

法西斯革命宣言：

「法西斯蒂！意大利人！

「決戰的時期到了！四年前也是這個時候，國軍對敵人做最後一次的總攻擊，得到了大戰最後的勝利。四年前的勝利，四年中已變割得四分五裂。今天，我們黑衫軍再度將「勝利」抓住，帶着它長驅入都，重以還之最光榮的羅馬。法西斯全部動員今已成功；從今日起，法西斯的戒嚴律已成事實。奉領袖令，黨內軍政大權，今後由本將軍等指揮。

「保國的國軍請勿參加此戰。法西斯對國軍致最高的敬意。法西斯不打警察，專打怯懦無能

在此長長四年中沒有給國家一個好好政府的一班政治階級。生產階級要明白，法西斯只求將秩序與紀律獻給國家，幫助國家重進富強光明之路。田裏工作的人，工廠裏做事的人，鐵路上公私機關裏服務的人，不必對法西斯政府懷什麼疑懼。他們應享的權利法西斯一定盡力的保護。就是對沒有武裝的敵人法西斯也力持寬大。

「法西斯要把千千百百束縛人民增加人民負擔的亂絲糾結一劍斬清。皇天后土與五十萬英魂可以鑒我們的心代我們昭告國人，我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保障國家的安寧與我們偉大的國格。」

「全意大利的法西斯蒂！」

「效法你們的羅馬祖先，鼓起你們的精神！我們非勝利不可！我們一定勝利！」

「意大利萬歲！法西斯萬歲！」

四軍團總部」

那天晚上，我得到頭一個消息，喀萊蒙那，亞里山地，波羅涅等處已有流血的衝突。法西斯猛攻

兵工廠兵營的消息也陸續送來。我的宣言簡短深沉，給人民的印象很深。全國人民的生活此時忽然都包在熱烈緊張的革命空氣中。各處的衝突消息，有時候新聞記者描寫得故甚其詞，像一班名角結束登場，臺下人人注意。國內負責的人都道此翻法西斯運動的結果定能給意大利一個不但能統治國家還能受人民崇敬的政府。但是大多數的羣衆還有些不甚了解，猶之大街上發生吵鬧，他們只懂得探首窗外看下面的熱鬧，爲什麼鬧卻與他們無關。

一班搗亂份子與自由主義派領袖此時都已嚇得縮進洞裏，不敢露面了。他們也很明白這是法西斯得勢的時候。人人覺得鬥爭結果定是法西斯勝利。我當然也有這個感覺，空氣中充滿着的是勝利，風裏吹過來的是勝利，雨裏落下來的是勝利，土裏發出來的是勝利，勝利是定了。

我穿上黑衫，我在報館四面做了些防禦工程。晨光微曦中，米蘭現出一種像幻景的新氣象。沉默的空氣隱約告人大事要來了。歷史上來來去去的大福大禍，未來前都有這種預兆。

扮起臉的警衛隊在城內各處巡弋。他們單調的脚步聲，寂靜的街道上發出來的回聲，教人聽了悚然。

公共交通有是有的，但已縮減得不少。法西斯進攻兵營與郵局時，雙方彈如連珠。城中頗有內戰的景象。

報館的防禦工程已佈置妥貼。我知道政府不用武力則已，用時一定先攻民報。果然，清晨的時候我發見一排機關鎗的口子正向着我的報館和我。一霎時鎗聲如連珠，對着我直射過來。我回敬了幾鎗。我帶了一管實彈的來，福鎗跑到樓下去把守報館的門。左右鄰居也已把他們的門窗戶格塞住了。

雙方開鎗射擊時，子彈雨點般的在我耳邊擦過去。

警衛隊中一個中佐要求停戰片時，同我談話。經過了短時期的談判，我們商定一個辦法；警衛隊後退二百米，機關鎗移出街心，退到離館約一百米的十字街口。我的十月二十八日就在這休戰中開始。

當夜，一羣參眾議員，米蘭的政客，還有朗白地幾個負責名人，像康梯，卡比丹尼等等，約齊了到民報館來見我，勸我停止鬥爭，說什麼如此下去，定要釀成劇烈的內戰。他們請我勿再同中央為難，

又說內閣改組或者也是解決的辦法。

我看他們如此天真，不禁笑道：「列位先生，我的問題不是內閣局部改組，或全部改組的問題。我的問題比這個大得多。人民處於黨爭災苦的水深火熱中已足足三年。這一次我不得完全勝利決不停止。我不獨要改變政府，還要改變意大利人民的生活。這不是國會中黨爭一個簡單問題。我的問題是，意大利人民不能過自治的生活，還是只配卑躬屈節受制於人，并受制於自己的怯懦性？我們已宣戰了！宣戰了！非戰到底不可。你們看見這些函電嗎？非戰已達全國。青年都已武裝。我做領袖，是前導的，不是後隨的。意大利民族復興的一頁光明史，我決不願用調解妥協來玷污他。我同列位說，這是最後的一章。這是完成我國民族史的一章，我決不許他死在妥協裏。」

我說完了，又取出一封鄧南遮的信讀給他們聽。這一位阜米救主自始就站在我們這一邊。有幾個政客想去運動他，他理也不理。若干時前我曾派三個軍官送一封信到他那裏，這是他的回信：

「墨索利尼吾友：

「我白天做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接見你派來的三個使者。」

「這一本書中間有許多真理。我想意大利的青年現在一定已經了解這些真理，並能用純潔的心跟這真理走。」

「我們要集中一切忠實份子，領着他們向我們國運攸關的偉大目標走。」

「救國之道，要用勇敢的堅忍心。浮躁不耐，不能成事。」

「我的思想我的意見，你的三位使者定能不加粉飾地告訴你。」

「國王陛下知道鄧南遮仍是意大利頂忠實頂熱心的一個軍人。」

「惡命運惡勢力終須消滅，國王陛下勿憂。」

「勝利是有巴拉女神的光明雙目的。」

「不要遮掩她的眼睛！」

「不必費力，不必急促，勝利自來。」

鄧南遮

我將這封信讀給他們聽，又明白地告訴他們，我只剩了一兵一卒，或只剩我自己一個，我也要

打下去；不達目的，誓不放棄。

懷了妥協讓步之心來的朗白地政客聽了我坦白合理，熱烈不屈的話，都很爲感動。

我想其中必有一個立刻去見法格達總理，說對於我一無辦法。

前後無數內閣，假辭職，假改組，始終是換湯不換藥，今番卻不得不真正辭職了。可憐的法格達，他處了這種地位，不知返躬自省，只會像搯了頭的蒼蠅到處亂撞，不曉得去向什麼人辭職好。國會已閉幕了，去向誰辭職呢？

大事尙未完成時，往往有可笑的小事混在中間胡鬧，甚至於在大事的蔭蔽下作暫時的發展。垂盡的最後一個意大利自由政府還要做一番將死的哀鳴。他也做了一篇宣言昭告國人。

「國中現有幾省發生叛亂，阻礙國家職務之進展，并陷全國於困難之境。

「政府多方設法，委曲求全，冀得和平之解決。但該項運動含有革命意義，政府爲威信計，將不惜任何犧牲以保國家之秩序。內閣雖已辭職，仍當暫負維持之責。國民之安寧，自由政體之保持，不容亂黨任意破壞也。」

「凡我人民宜力持鎮靜，信任政府所採維持治安的辦法。」

「意大利萬歲。國王陛下萬歲！」

法格達」（聯署者尚有閣員十五人）

全體閣員見形勢緊急，都對法格達提出辭呈。法格達請教羅馬幾個朋友應該如何處置。商量之下，他請見國王，求他下一道詔旨宣布全國戒嚴。國王天資聰明，一口的拒絕了。

國王很明白黑衫黨的革命是三年奮鬥的結果；他也明白，非一黨完全得勝，國內不會有和平，意大利人民生活不會有和諧的進展。

國王為尊重憲法上的形式起見，允許法格達照憲法的規定處置內閣事件。接着就是許多無謂的事，辭職，推選，商量，這些那些。在這個時候又發生了一件我看來大為不妙的事。國家主義的右派，外表看來頗有些與法西斯相像，但是鬥爭的方法卻絕對不同，此時忽四出活動，又派了人來同我商量——來見我的人，是右派的所謂典型人物，名薩冷特拉——說什麼解決時局的關鍵在他們手裏，薩冷特拉情願犧牲自己，在危難之中肩負國家的重任，一方面這也是幫法西斯的忙，一類

的話。我聽了這種解決辦法又是妥協，錯誤，不徹底的老調，便一口拒絕。「全國的法西斯已武裝起來，國內各地的生命中樞已在我們手裏，我們有意走國會外面的一條路，現在百尺竿頭只差一步，豈可以把已到手的勝利輕易殘毀了？」這是我一字不易對右派說的話。

絕對不妥協！

法西斯照着我的計劃向最後的目標進行。當時革命過程中的詳細情形，這自傳短短數章也敘述不了。總之我清清楚楚的記得，每過一天，我覺得我勝利的日子近一天。我們的敵人已曳尾而逃，徬徨無措，嚇得話都沒有了。雄武的法西斯已一隊隊密集地兵臨羅馬，隨時等我去領着他們整隊入都門了。

二十九日下午我接到一個羅馬打來的電話。國王的侍從武官長西達地尼將軍代表國王陛下問我願不願到羅馬走一趟，國王深察國情，要我去組閣。我謝謝他的美意，請他照電言裏的意思打一個電報給我。電話這東西有時很會惡作劇，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達地尼將軍因為我的請求不合朝中體制，表示反對。後來他也明白當時情形非常，就答應了。過了幾個鐘頭，羅馬果然來了一

封急電。

「米蘭墨索利尼閣下：奉國王命速先生即日入都組閣。

「西達地尼」

這還不是勝利，雖然進展得已很可觀。我立刻通知貝露茄革命軍總部與米蘭的黑衫軍各指揮，同時又印了一份民報號外，將奉命組閣事公告國人。

我那時神經的緊張達於極度。我已幾夜不睡，發命令，注意法西斯的進展，又要處處關照他們，軍事行動時非不得已勿事殺戮，現在我擔負更重大責任的時期到了。責任不能不負，目的也不能放棄。在此千難萬難之際，我聚了全副精神來決定走那一條路。我默禱過去的英魂，我求上帝的援助，我請忠實的同志幫我決定。

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我決定將民報一應事務交給我的兄弟亞那度。十一月一日，我在報上正式發表：

「自今日起，意大利民報一應事務由亞那度墨索利尼全權負責。

「歷年來的本報編輯，通信員，工作人員，及其他竭誠助我維持本報生命同做愛國事業的同志，我以同胞的友誼對他們致最大的敬謝。」

墨索利尼，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自羅馬

幾年來患難與共，助成大業的報紙，現在與它一旦分離，我心中十分歉然。可是我要說一句；吾弟亞那度始終能以一貫的精神接續辦理編輯的事務。

我將報事交給亞那度後，立即動身赴羅馬。有幾個熱心人曉得我要到羅馬去覲見國王，爭先的要替我備一輛專車，我說普通火車定一間房間够了，機器與煤都要錢的，不可浪費。真正爲國的人，這種小地方就是一個試驗。況且我要進羅馬城，只有領了黑衫軍一同進去。

我離米蘭去羅馬的消息立刻傳遍了意大利全國。火車停到那裏，車站傍就有無數法西斯黨員與千萬羣衆在大雨淋漓中歡迎我，致他們的敬意。

離開米蘭也是一樁難過事。十年來米蘭是我的第二故鄉，十年來米蘭給我多少的滿意，十年來米蘭與我患難相共。最有力的法西斯衝鋒隊受洗禮的地方是米蘭，歷史上有名政爭的舞臺也

是米蘭。現在我要去了，爲了我爲命運與更大的事業，不得不與它分離了。米蘭全城都知我入都事。入都是勝利，他們當然快樂，但是快樂中我知道也夾着些別離之苦。

這不是講情感的時候。這是需敏捷果決的時候。我同家人吻別，再同許多米蘭的重要人道聲珍重後，汽笛一聲，火車蠕蠕開動，轉瞬間飛也似的向羅馬走了。長夜旅途中，我自己問問自己，斟酌斟酌朋友的話，決定大事當前的明日我做事的範圍應當怎樣。

旅途中的零星瑣事無關重要，我不說了。火車帶我到法西斯黑衫軍駐地的聖達曼梨奈拉停下。翹首前瞻，羅馬在望。我下車檢閱黑衫軍後，商定了入都的儀式，及總部與當局如何接洽的方法。我到了，一羣青年的熱烈興奮更加數倍。我從他們的眼中看出他們主義上勝利後無上的愉快。有了這種的激勵，我不但不怕同下流的統治階級挑戰，就是要我戰任何敵人，不論他什麼民族，什麼國家，我也能無堅不摧。

我到羅馬後受到的歡迎直非言語所能形容。我不願再有擔擱，所以一個朋友也沒有去找，雇了一輛汽車直闖王宮。我穿的是黑衫，覬見時也沒有什麼繁文縟節。可是全國的電訊社和報紙，都

舖張揚厲或虛造了許多說話，說我覲見國王時如何如何。我因為顯明的理由，在此地只好說一句覲見時國王甚加青眼，我對於治國之道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國王聽了甚為贊許。出宮後我在薩伏愛旅館定了一間房間，開始我入都後的工作。第一件事，我同黑衫軍總指揮商定派一部份黑衫軍隊進城兵操，並請國王陛下登樓檢閱。部署既定，十萬黑衫軍整隊入城，覲見國王，山呼萬歲。

我已勝利了，已進羅馬了！但我對於一切崇敬我的歡迎表示認為絕對不需要，立刻下令禁止。我又下令，無論何人，不得法西斯總指揮的許可，不得舉行任何遊行。這是我治國之始，我要人民知道我的開宗明義第一章是為國家整頓紀綱。

軍隊中各級官佐也有要舉行歡迎紀念的，都給我禁止了。我認為軍隊應處身政治之外。我的意思，軍隊當以絕對服從紀律為本，以守土衛國為其天職。軍隊是整個的制度，不容破壞。更不容為譽揚個人的功績損及軍隊的威嚴。

但是當時還有許多複雜的問題環繞着我。我在羅馬的職務，不僅是組閣，還要根本改造並刷新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我自誓改進人民生活，使向更高更光明的目的地走。

羅馬——世界上歷史上的名都——使我心中更爲奮發。羅馬曾見數千年來歷代帝王的興亡成敗，羅馬曾見思想和文化的起伏變遷，羅馬是自古來帝王英豪的必爭地，羅馬是世界名城，是古羅馬一脈相傳的嫡系，是基督教的大本營。羅馬現在竭誠歡迎我，不以我爲一黨一團的領袖，而以我爲偉大主義與全國人民的領袖。

我曾以一黨領袖與政府負責人的立場考慮我自己的行止。不但是白天刻刻在心，晚上睡了也時在思慮。我已勝利了，要得更大的勝利也非難事。我對於以前侮讎法西斯的人，與大戰時賣國求榮大戰後貪安苟辱的一班人，我若要時，儘可把他們釘在牆上示衆。都中空氣充滿着慘劇的可能。我手下有三十萬黑衫軍，只等我一聲號令，命他們赴湯蹈火也都願意，何況殺人？單是羅馬城裏，就有六萬黑衫軍隨時可以動手。若是我要照古往今來的革命成法去做，這一次法西斯黑衫軍長征入都，很可以發生大流血的慘劇。這正是一個時候，叫我用鎮靜的頭腦與冷靜的論斷，觀察全局與未來，決定一個目的。

我很可以宣布獨裁制，我很可以模倣法國國民大會時組成的執政制組織一個獨裁內閣，用

法西斯蒂充全部閣員。但我不那麼做。法西斯革命有它曠古未有的特點。今天革命成功，也能異乎其他革命成功者，情願願重回數百年傳統的制度與方式。因此我決定先在最短期內撤消法西斯的動員。

我也不忘記，還有一個國會在手邊須得我盡力去對付。衆議院裏裝滿了一班陰險的人物，心性雖糊塗，陰謀卻是百出，雖然嚇得不敢動了，有機會陷害我還是耍用的。參議院呢，毫無主見，尊崇我而不能與我爲熱心的有益的合作。國王也在傍邊冷眼看我如何進行。

教皇看了這個局勢，心裏着急。各國看了，滿肚懷疑，或者還心存敵視。外國的銀行都要緊知道意大利革命後究竟怎樣。我們的國外匯兌搖搖不定，國際信用也發生搖動。在此種種情形之下，我決定新政府第一件事是給外人一個穩定的印象。

我不得不將一件件事細細的看，細細的看了再看，細細的看了再看，還得用眼光細細的看到將來。我數夜不交睫，但在此不交睫的數夜中卻生出不少意思和動作來。看我組閣後二十四小時內所做的事，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還有一個問題也是從革命而起的。一國革命，除人與人之衝突與由此中產生大公無我的若干領袖外，總有兩種特別人物在裏面攪。一種是投機家，一種是萬事悲觀的知識份子，簡稱之爲厭世者。羣衆易動也易靜；革命一過，他們又回轉去做他們的日常生活了。他們是新政府統治下勤勉守法的基本份子。革命過程中大公無我的若干領袖，當然是革命成功後的統治階級。惟有厭世派與投機家是國家的「死」擔負，一種徒糜國帑極難應付的東西。厭世派只想在一夜之間看見一個十全十美的完人。他們不曉得革命祇能革命，不能革人的本性；可是他們滿腦子裝了談得到做不到的海市蜃樓，只是事事不滿意，浪費了自己不值錢的光陰和人家的氣力，左一個懷疑，右一個疑懼，不知道看了有用人的榜樣，拚命的工作拚命的前進。投機家以革命的成敗定他們個人的命運，事事脫不了自己。革命成功，他們便想從中漁利，漁不着便恨，便鼓噪着要怎樣怎樣。

我現在便得對付這兩種人。幸而法西斯革命高於其他一切革命；我們的革命成功，投機家見無機可投，也就無形的銷沉了。

但是在此危機未過的時期，我不得不步步當心，步步着實。

我很要緊的一件事是要國人放心，知道我做事依着規矩，同時我須組織一個新政府。羅馬秩序恢復得很快。偶爾有一兩次劇烈的衝突；革命之後，這種事當然難免，幸而立刻就平復了。我要保護法格達個人的安全，便派了十個曾受勇武獎章的黑衫健兒護送他到他的故鄉皮諾羅羅。我給他們的命令是「任何人不得許傷損法格達一毫一髮，或對他有侮辱嘲笑的行爲。」他們得了我的命令都能奉行維謹，盡職回來，見我覆命。法格達只有一子，大戰中飛機失事做了國殤。僅此一事，法格達已應受我們的尊重，何況他還有別的好處。

我禁止法西斯對敵黨領袖有什麼報復的行爲。幸而我對部下有絕對的威嚴，我的許多不世仇都保全了生命。他們的頭顱是我給保住了。在數小時內我已將新閣組織完全。我要使國人知道我不願自私自利一黨專政，所以我自始就放棄了清一色法西斯內閣的意思。我一生做事，到了頂緊急危險的時候，常能於不知不覺中保持平衡；這是於我很幸運的。我將各方面的情形細加衡量後，決定組織一個混合內閣。

我當時就覺得這些人選將來定須經過一番甄別的手續。但新閣初成，姑且聽之，將來政治上

形勢變遷，不適宜的人自會入於淘汰之列的。

但這是我對於舊意大利的政黨政客最後一次的寬容。

新閣部次長中有十五個法西斯蒂，三個國家主義派，三個自由黨右派，六個民意黨員，三個社會民主黨員。自由黨右派最近曾想乘法西斯革命之便，偷取政權；我此次卻不念舊惡，對他們如此寬容。民意黨社會民主黨中，我選幾個將來或能表現民族精神，以前也不會和搗亂份子同流合污過的，充新閣中一部份閣員。

我自任總理兼內政部長，外交也暫由我署理。我請狄也士長陸軍部，并答應給他一個不負意大利國格的模範軍隊。我請雷維爾海軍上將長海軍部，費度日尼長殖民地部。

全部內閣名單如下：

墨索利尼——內閣總理，內政部長，署理外交部長（衆議員，法西斯）。

狄也士——陸軍部長（陸軍中將）。

雷維爾——海軍部長（海軍上將，參議員）。

- 費度日尼——殖民部長（衆議員，國家主義派）。
- 奧維格里亞——司法部長（衆議員，法西斯）。
- 司蒂芬尼——財政部長（衆議員，法西斯）。
- 唐柯拉——國庫部長（衆議員，民意黨）。
- 任太里——教育部長（大學教授，自由黨右派）。
- 卡能察——交通部長（衆議員，民主黨）。
- 搯扁脫你——農業部長（衆議員，自由黨右派）。
- 老妻——工商部長（參議員，民主黨）。
- 措壞奏你——社會勞工部長（衆議員，民意黨）。
- 賽薩璐——郵電部長（衆議員，社會民主黨）。
- 喬里亞蒂——自治屬部長（衆議員，法西斯）。

各部次長如下：

- 阿嫂罷——副總理（衆議員，法西斯）。
- 芬齊——內政（衆議員，法西斯）。
- 梵薩羅——外交（衆議員，民意黨）。
- 波那提——陸軍（衆議員，社會民主黨）。
- 齊亞諾——海軍（衆議員，法西斯）兼管商輪事務。
- 六哥——國庫（衆議員，國家主義派）。
- 維琪——軍事副部（衆議員，法西斯）。
- 李西亞——財政（衆議員，社會民主黨）。
- 馬琪——殖民（衆議員，自由黨右派）。
- 茂林——自治屬部（衆議員，民意黨）。
- 米蘭尼——司法（衆議員，民意黨）。
- 魯比——教育（衆議員，法西斯）。

西西里亞尼——美術（衆議員，國家主義派）。

哭其泥——農業（衆議員，法西斯）。

沙地——交通（衆議員，法西斯）。

戴薩琪——郵電（衆議員，法西斯）。

喬凡尼——工商（衆議員，民意黨）。

格衣——社會勞工部（衆議員，法西斯）。

新閣成立後，我宣佈黑衫軍解散令，由四軍團總部署名。文告如下：

「全意大利的法西斯蒂！」

「我們的運動已得到勝利了。吾黨領袖已爲國家內政外交之最高負責者。新政府中海陸各方之負責人員，皆有吾黨同志，但爲顧全國家和平計，新閣中亦有其他黨派中忠於國家的人參加。

「吾黨同志聰敏過人，當知勝利應適可而止。

「法西斯蒂！」

「四軍團總部現在謹將一應職權交之於黨，并對忠勇守法的全部法西斯同志致最高敬意。同志們對國家的將來已盡了責任了。」

「當年同志們爲救國，爲創新意大利的光明史，整整齊齊而來，現在請同志們用同樣的精神整整齊齊而散。回去做你們本來的工作。意大利現在需要你們做太平工作，共輔祖國向光明之路前進。」

「我們用熱情與偉大得來的勝利，不可使它受絲毫的磨難與挫折。」

「意大利萬歲！法西斯萬歲！」

四軍團總部」

文：我打了一個電報給鄧南遮。各地大小長官我也每人發了一個通電。下面是我給鄧南遮的電

「已勉負整紀綱謀和平之艱難大任。某謹致敬意於將軍。喚醒國魂之法西斯青年幸不負將軍，後亦當不負勝利。」

給各地大小長官的通電如下：

「奉國王命，本總理自今日起負執政責。願我大小百官敏忠謀國，毋怠毋荒。本總理當以身作則，爲我大小百官倡。」

內閣總理兼內政部長墨索利尼

我又宣布定十一月十六日衆議院開會，昭示以前一切經過與我以後的大政方針。開會的那一天，一堂濟濟，衆議員無一缺席。我昭告的話簡潔有力，一絲不含糊。我說明革命的權利，請大家注意不是法西斯如此仁厚，革命的結果決不能這樣的優容而有秩序。

我說：「我可以使這灰暗的會場屍橫遍地，我可以把國會的門釘起來，造成純粹的法西斯內閣。但是我沒有做，至少我暫時沒有這樣做。」

同我合作過的人，我對他們當場致謝。我對千千萬萬用積極的或消極的方法助法西斯成功的意大利工人，也表示我的同情。

從前新聞登臺，總先在國會提出一個長長的計劃。這種無補實際的紙上空談，我告訴他們我不提了。我明明白白的說，我預備幹幹！不尙空言，埋頭的幹！外交方面，我決定採用保持國家尊嚴又於國家有益的政策。

我無論對那一種問題都有重量的宣言，使大家明白法西斯已將各項緊要問題仔細分析，也已決定了政府以後的方針。下面是我宣言的結句：

「列位先生：法西斯政綱的細則，列位可從以後的各項報告中知道。我只要是做得到，決不願與國會背道而馳，但是國會也應該明瞭自己的地位。所謂地位，就是國會的壽命可以兩天，可以三百六十五個兩天。我的內閣要全權，因為我的內閣對國家負完全的責任。沒有全權，一個里拉也省不下來；我再說一句，「一個」里拉也省不下來。有自願同我們合作的，無論是衆議員參議員或是有能力的私人，我們都歡迎接受。我們力負艱鉅，我們人人知其難。全國在鼓勵我們，靜等着我們。我們決不把空言搪塞國家，我們一定拿事實給它。我們鄭重宣言，國家的歲入支出，我們一定恢復到康健長春的地步。我們一定辦得到。我們對外政策當力求和平，但和平中要保持國體的尊嚴與穩

固。這我們也一定辦到。我們要給國家一個嚴整的綱紀。這我們也一定做到。我們從前的敵人，現在的敵人，今後的敵人，不要癡心妄想，以為我們的威力好景不常。沒有這回事！像以前的夢想一樣，這種淺薄幼稚癡呆矇矓的念頭快些丟開。新政府的堅實根基，是築在全國人民良心上的。他背後有頂新的頂好的意大利青年擁護。在最近幾年中，全國人民精神方面的統一已有長足的進步。我們的祖國，自南至北，自大陸至各島，自都會至地中海與大西洋的殖民地，精神已聯繫起來。列位，不要再對國家說空話了。五十二個人提出請求，要對於我的演辭發表意見，這太多了。列位，自今以後我們要少說話多做事，合力同心，共謀國家之富強。

「願上帝佑我，使我至難的工作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敢說，從一八七〇年以來，國會中從沒有聽見過一篇清楚有力的說話。我那天說的話像火一般在我心裏燒。幾年來我心靈中天人交戰的結果所產生的主要各點，都在我那篇演辭中。有好幾個議員聽了我切責的話，敢怒而不敢言，但全意大利的人民聽了我的話都表示贊許。本來我的眼光不是停在政黨政客爭權奪利的老朽會場上面，我的話是向全國說的。全國都聽我的話，都了

解我的話。

我的政治本能似乎在那裏告訴我，從這一分鐘起，法西斯的工作將一天天的擴大，一天天的明白，新意大利的歷史從此開始了。

也許一個新文化的曙光將由此開始了。

第八章 五年秉政

我的革命方法加着黑衫軍的力量，使我負起極重大的責任。我已經說過，我的工作並不簡易。責任一天多一天，我的目光也不能不放得遠。

一生從沒有經過的新生活自此開始。我寫述這新生活，不能用做自傳的體裁，須從整個的政府立場講。從這時起，我的生活便同政府的無數動作形成一體。個性自此消失。我的思想，我的動作，自此處處須要想到全國；個人生活成爲整個生活中滄海之一粟了。

我秉政之初，正是中央權力消沈到極點的時候。國家的財政狀況，前任財政部長碧諾的一句話已包括詳盡，「出入相抵，不敷六千兆。」老百姓在紙老虎裏過日子。通貨膨脹，紙幣滿天飛，給人民一種虛假的富足觀念。不少人自騙自，以爲從此好過太平日子了。這種情形都得法西斯腳踏實地的財政政策去挽救。

在國外，我們政治上的名譽一天一天的消沈下去。人皆以我爲無秩序，無紀律，不能生產不會

興旺的國家。情形勝如我們的國家，看我們總是亂糟糟諸病百出，便對我們漸失同情。更壞的，我們的敵人對我們的輕視與驕傲比前更甚。

意大利複雜的教育制度，從大學到小學，現在都注重抽象的理論的教育，與真實的現代的世界，與國家生活的根本問題愈離愈遠。學校應領導求進的人，做他們的先知先覺；現在它領導文化責任的機能已經停滯了。

整個的政治機構之下，仍舊存着不少分省分區奇特可恨的組織，危害國家的團結精神。政府有什麼改進的計劃，或有什麼款子分撥各地，他們真正的需要可以擱在腦後，如何取悅於某某人，某某黨是第一件事。國庫給他們這種糟不可言的選區制度榨取得快乾了。

各省各區的機關，疊床架屋，內弱外強。又因官吏過多，互相猜忌，互不容忍，弄得責任沒有人負，遇事總是推諉。薪給過低，道德廉潔更是說不上。

我們法西斯的部隊，有的仍還存在。在如此普遍的腐敗情形之下，他們也有擾亂公眾秩序之可能。

海陸軍自成一體，與全民生活不生關係；這種辦法自有許多好處，但如海陸軍地位過低，擱在一邊，這辦法就不好了。航空事業那時也糟到不堪。聶蒂曾下令禁止航空，不論軍用民用一概不許。他一紙命令，將國內所有航空組織，全部解散，又命將馬達與飛機全部出盤。國家並不希望早死，他卻來給國家一個致命傷。

羅馬城中已經銷聲滅跡的反法西斯勢力及其爪牙走狗，此時忽又死灰復燃起來。反對我的政黨，從黑衫軍得勝我登臺秉政後，曾銷沈了一時，現在又漸漸的活躍起來。在國會中他們又故態復作。意大利大多數的報紙，又是各黨其黨，各爲其主，沒有真正的輿論。

我要改進這種局面，須做下面的幾件事。各種人民生活自然應該承認，看家的海陸軍應受如何待遇以及關於他們的其他一切問題也該顧到。政治經濟方面，學校方面，軍隊方面，都該有一定的秩序紀綱。駢枝機關該裁，冗員應該淘汰，公共交通和其他事業應該改進。舊政黨餘孽帶有腐爛性的批評應該與以嚴厲的制裁。我既須擋外來的攻擊，又須改善法西斯，又須打倒我的敵人，又須盡力工作，改進意大利政治生活的各種習慣。使他興奮有生氣。

國外的一千萬意大利僑民，我們不能忽視。邊界上的人民，我們須堅他們對祖國的信心。南部的人民，我們須與以扶助，使他們得享進步的生活。健壯各省區的人民，我們須時時同他們有接觸。煩惱與問題，當時不知有多少，樣樣要我決定，幸我有一個堅決的意志，敢將我平日所主張的政治意見，一個個在會場中國會中發表。因為這不僅是力量問題，試試我有沒有耐久經霜遇風不倒的力量；意志的問題尤其是重要。

我把可以束縛我於報館的事都放棄了。我將稍為涉及個人性質的事完全放棄了，將全副心力注於建設工作上。

我現在還是如此。我要做國家的忠僕。我當然是一黨的領袖，但我認為做強固政府的領導人比做一黨的領袖更為重要。我將一切膚泛的物質享受，都絲毫不後悔的捨棄了。唯一的例外是戶外運動。運動強我身，調節我的身心，使我做事格外奮發，運動我是不放棄的。六年中，我除正式宴會外，從沒有踏進什麼貴族人家的餐室，也沒有進過咖啡館。從前曾消磨我許多光陰的戲院，我現在絕足不去了。

各項運動我都歡喜。開汽車我很有把握。我會用極高的速度開車作長途旅行，不但我的朋友看了奇怪，有經驗的開車人也甚驚奇。我喜歡飛機，曾飛行了不知多少次。

我在政事極忙時學習了幾次，就得了駕駛飛機的執照。一次我從離地五十米處跌下來，但我並不因此放棄飛行。馬達給我一種新而偉的力的感覺。我駕了飛機遨翔太空，自覺渾身都是力。騎怒馬馳騁空郊我也認爲是樁快樂事。擊劍我也是一個能手。我性好音樂；澹靜時一曲絃琴，心靈上得到不少安慰。大詩人但丁大哲學家柏拉圖也給我不少時間的快樂。

別種娛樂我絲毫不感興趣。我不喝酒，不抽煙，不打牌，不賭錢。我看了那些浪費金錢，虛擲光陰，甚至把一生浸沈於賭博中的人，只覺得他們可憐。

旨酒嘉肴不在我心上。尤其是最近幾年中，我一日三餐同窮人一樣菲薄，果腹而已。我一生的推進機全憑着精神。金錢對於我完全失了它的引誘力。我唯一注意的，是有關生命文化，有關人民福利的大目的。我自己深信我的力量我的信念，所以我從不讓步，從不妥協。我昂頭前進，從不回頭。轉頭來看背後有沒有人追；我知道沒人追得上我的。我把他們落在後面，讓他們舌粲蓮花施展他

們的煽惑本領去。

意大利需要什麼？要一個復仇者！她政治上精神上的自力更生，要一個解釋者！她需要一個人醫治她的創傷，給她更生的力量，使她可以在逆流中前進。腐惡的根性必須剷除，分崩的政治必須制止。國家生活的大血管中，我須將有力的新血灌輸進去。

選舉制度已成兒戲。幾十年來意大利的臉給它丟盡了。從這選舉制度裏產生了無數不成東西的國會。堂堂國會或爲逐臭之場，與爲國民盡責的最高點相離不知有多遠。我有無數敵人，我又樹立了無數敵人。我並不胡思亂想；我明白革命非澈底不可，非在各方面努力進行，革命終無完成之日。

我的步驟須定得清楚。我須將應該實施工作的各部份分了再分。我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五年中的工作，都是向完成革命一條路走的。

我做事從不猶疑。別的政治家往往成則狂喜，敗則沮喪；因之做事的效能每受得失心的影響。運氣，我生平不知什麼叫做狂喜，什麼叫做沮喪。我很明白，在此緊要關頭，非但我個人的威信有動

搖的危險，連我所最愛敬，愛敬得勝於生命勝於世界任何一切的祖國的威信，也有動搖的危險。我若一失足，什麼都完了。

等我來說一下我的內政方針，計劃些什麼，成功些什麼。

意大利從擾攘紛紛的爭議，從形形色色的政黨，從農民的紛爭，從流血的爭鬪，從不忠實的報紙，從逐臭腥膻的國會，從無意識狗咬式的辯論，從以上種種困難黑暗中，終是走上了坦坦蕩蕩，和衷共濟，法西斯國家的大道。這評語不是我一個人可以說的。這是世界的公斷。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在衆議院發表的宣言，以三百零六票對一百十六票的多數通過。我要求全權治理國政，也並沒有一些困難得着全權了。

我頭一件事是下大赦令。大赦令一下，全國空氣頓趨和平。第二件是如何解決武裝法西斯的問題。我在法西斯軍隊中，素受全軍一致的愛戴；他們也已在全國各地證明了他們的勇敢與赤誠。但是現在法西斯既已當權，這武裝組織便無存在之必要，而且久留還恐別生枝節。

從另一方面講，這些人患難相從，天神視我，我不能隨便的把他們取消了。他們憑着赤子之誠

與政治上的信念，跟了我勇往直前；現在法西斯雖已成功，百般危難猶未全去，黑衫軍千辛萬苦得來的勝利還須有堅強的保障方可。所以我決定組織一個保安志願軍，安置法西斯衝鋒隊的一班青年。至於保安軍的責任，當然須嚴密規定；統率的人自然要選身經百戰，瞭解法西斯民族復興意義的軍官與戰士充任。

我昭告國人，法西斯已秉大政，國內任何各界以後不得再有非法擾亂的行爲。我將法西斯衝鋒隊編爲保安軍，無疑地是政治上很聰明的一着。法西斯政府不但可以由此增加威信，又可以藉此實力以防萬一。

組織「最高政治會議」是我秉政後一個大目的。非有如此一個純粹法西斯的政治組織位於一切亂國政黨之上，治國終是甚難。每天總有不少問題從各方面來；我對每一個問題都須給一個清清楚楚的解答，幾乎成了一個參考人。我是政府的領袖，同時我也是政黨的領袖——一個在大街小巷苦戰三年，求將民族新精神灌輸於人民的政黨的領袖。

最高政治會議須做法西斯主義的推動機，須能將法西斯革命工作變成國家正式法令。這是

一樁很難措手的事，但法西斯終於做成了。

我組織的最高政治會議，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其中沒有一個雜色份子。法西斯有力的黨員以外，還有關員，多數輿論的代表與專門人才。最高政治會議無論舉行什麼事從未失敗過。主席一職由我自己擔任。會議中所有簡載全國各報的動議與報告，都是我悉心考慮後親自撰擬膽寫的。在最初五年中，這會議很做了一番偉大的工作。

警政如何統一，也是當時一個重要問題。我們那時候有普通的警察——分爲政治與司法——皇室警衛隊，最後還有聶蒂內閣組織的警衛隊。警衛隊的份子都是已經解散的軍人；組織非驢非馬，毫無用處，橫身於皇室警衛隊與維持公安的普通警察之間。我決定將這無用的駢枝組織刻日解散。從大體上講來，解散警衛隊事可云平平度過，沒有發生特別的意外。有些地方，像杜里諾，米蘭諾等處，解散時稍有抵抗。幸我早下嚴令，必要時格殺勿論。又於事前召集各地負責人或用電話命令他們，切實遵行，不得有違。所以六小時內什麼事都平靜了。這一次在頃刻之間解除四萬人的武裝，只死了四個人，傷了數十個。解散的軍官有的派入別的機關辦事，有的自己另找事做；兵士

們都安安頓頓的解甲歸鄉，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帶有國際政治性的共濟會，起初好像懾於法西斯威力，服服貼貼地跟着新環境走了，現在忽然又鬼鬼祟祟，反對我反對法西斯起來。我第一着取締辦法，就是在最高政治會議中宣示，凡是法西斯黨員不得同時爲共濟會會員。這一個反共濟會辦法，我以前做社會主義黨領袖時也曾用過。我們不要忘記了，這一個鬼鬼祟祟團體，無論做什麼事都含有賄賂竹槓的性質。他們懂得什麼互助，保護，仁愛？便是受過他們好處的人，也知道這不過是一個濟惡互諂的結社。他們崇拜自私自義，崇拜暗裏陰謀，蔑視知識與道德的權利。我與共濟會的鬭爭非常劇烈。我至今還帶有這場惡鬭的創痕，但我認此鬭爭爲生平得意的一樁事。

一九二三年，經過了長久的談判，我將國家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聯合了起來。有一個時期中，兩派關於國家一切的意見完全融洽。但在政治上的發展，兩派所取之路線不同。自從法西斯秉政，國家主義派的良好份子與我們完全合作後，兩派之合併更證明是意大利政治上一件忠實美事。黑衫與藍衫——藍衫是國家主義派的制服——於情性方面，政治方面，都能和衷共濟一致合作，使

意大利前途更見光明。

一九二三年四月，民意黨在都林開全國大會。一場空言討論毫無結果的大會，與數十年來催眠人民的許多政治會議無甚差別。會議中當然濟濟一堂，各抒偉論，將法西斯政府的所作所爲討論得既詳且盡。到場的黨員發表了許多意見以後，大多數贊成騎牆，但稍偏於反法西斯的一面。

新聞中是有幾個民意黨員的；大會後，他們頓處於左右爲難的地位。我自然要請他們考慮考慮，民意黨既有如此表示，他們在此情形之下再做下去，是否相宜。他們聽了我的話，自然也有一番辯白。可憐，辯白的話各不相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苦衷。我早有清政的意思，想不如就此開刀，使勸他們潔身引退，免得兩姑之間使他們難於爲婦。

清政一着，我秉政後早已看到。那時法西斯曲高和寡，不贊成這主義的甚多。法西斯定下來的政治路線是有筆直的系統的。許多人以爲這一條筆直的線可以設法彎過來，因此便有一批批擅長強辯飾詞，富於歪曲本領的人來見我，希望我略變路線。當然，來一個彈一個，我屹然不爲所動。一九二三年的勞動節又來了。勞動節向來要出點事，這一天卻平平安安過去，並未發生事故。

工人都照常工作。節日已失其意義，他們也並不爲可惜。過了若干時，我想同國內輿論多些接觸，藉此衡量法西斯主義已否深入民間。我先到米蘭與羅曼尼；又到梵尼斯，百度阿，文山柴，西西里，與沙地尼亞；最後到皮亞山柴與佛羅崙斯。我到處發見人民擁護法西斯的熱誠。他們都覺得意大利到底有了一個真正的政府真正的領袖了。

從前我只做黨魁時，只憑報紙奮鬥時，到處受法西斯黨員的歡迎。現在黑衫黨員歡迎我爲領袖的熱誠，仍和從前一樣，絲毫不變。意大利人的性情，有時長於樹黨，短於做事。然而我的許多老夥伴，現在雖日常工作極忙，又得受種種規律的束縛，對我仍是非常親近。他們這種態度不但使我快樂，並且使我十分感動。如此充滿熱忱的青年，我不能不顧。我不能犧牲了這種朝氣，去同垂絕的舊勢力講妥協。意大利的人民，現在也感覺到獲得了真正的自由，脫離了腐化政黨的竹槓與勒索。他們求上帝永佑我的政治工作。我也非常快樂。

反對黨的運動也就在這時開始。他們和解妥協既歸失敗，索性明目張膽同我搗蛋。爲首的是賽拉報，天天發表時論，預測不祥；又用陰謀鬼計，淆惑人民的聽聞。我不願再落從前那比例制的陷

坑，便毅然宣布實行新選舉法。民意黨民主黨與一部份的自由黨，那時候因為反對我改良學制的辦法，已同我勢成水火。比例制萬萬用不得了。

反對法西斯的人，偷營劫寨，或正面攻擊，樣樣都來。這一年中我又要對付各項困難，又要安排佈置，可云是風雨之年。同時法西斯內部受了外來的煽惑，忽現分崩之兆。我用嚴厲的制裁對付掀起黨內紛爭的人。很快的把這事平下去了。法西斯是整個的，不能有各別的傾向，也不能在同一水平線上有兩個領袖。法西斯是一線統治的組織，基本是黑衫黨員，最上是領袖——只有一個領袖。

我所以有如此堅實的力量，這是一個大原因。別的政黨所以常有紛爭分化的事，動機不是在理想不同上面。分裂之因，是個人的野心，虛偽的成見，內部的腐敗，或受外來暗勢力的誘惑，而這種暗中作祟的勢力十九與共濟會有關。這種情形我瞭如指掌，所以我決定不讓寸步。我等幾個緊要的立法問題在國會裏解決後，決定解散衆議院，要求繼續全權處理國政。最後我宣佈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為大選舉的日期。

選舉的信號一發，政治上的搗亂暫告停止。各政黨預備參加競選，都忙着調兵遣將，計算自己的實力，都想搶得最多的票數，送最多的代表到衆議院去。

選舉事實是在是兒戲。其中最重要的角兒是被選人。議員的尊稱是「閣下」。要充「閣下」，他們就妥協，曲解，煽惑，什麼手段都使出來。法西斯不願玩這一套滑稽醜戲。我們決定擬一個全國名單；單中不獨包括忠於法西斯主義的人，凡是曾經效力國家，保持國家尊嚴的人，我們預備都收羅在裏面。這一個辦法證明法西斯正直無私。我們的名單中連素來反對我們與態度不明的人都有，因為我們承認這些人有服務國家的能力。前內閣總理奧蘭度，前衆議院長尼古拉，也列入我們的名單裏面，大部份卻都是新人物。其中有兩百個老戰士，十個得過金獎章的，一百十四個得過銀獎章的，九十八個得過銅獎章的，八十個大戰中受傷殘廢的，三十四個志願兵。

與共產黨已經分化的社會主義黨，現在磨礪以須，準備參加競選。民意黨也依樣葫蘆。但是四月六日選舉中的票數，我們的全國名單卻佔了絕對的勝利。我們共得五百萬票，其他各黨一共加在一起只得兩百萬票，足證我的政策我的政府已得大多數人民的擁護。既如此，我雖然儘可對

我的敵黨加重壓力，我想還是暫取寬容饒了他們罷。

我在米蘭指揮競選戰爭。我對選舉戰的結果如何，並不認為十分重要。我所以如此注意，是因爲全國沒有一個都會的人民不對法西斯的全國名單熱誠贊助。這種一致的贊助更激勵我，使我工作更爲奮發。我回羅馬時，全城一致，熱烈歡迎，視我爲凱旋的英雄。我在斐其宮大樓的洋臺上與歡迎人致敬，並恭賀國人得到一個新的更偉大的意大利，一個忠實人民都齊心一致的意大利。

這是我的結論：「消滅黨派，國家自興。」

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七屆國會在肅穆莊嚴狀態之下開幕了。國王蒞會演說，演詞甚爲莊重得體。羣英畢集，濟濟一堂，猗歟盛哉。一班蔑視國家的份子，因政治上小小的意見，都約齊了不出席。但是廿七屆國會的完整形容與精神上的價值，並不因此而受幾微損失。出席的老戰士——有幾個滿身獎章，輝煌奪目——尤特別受大衆的歡迎。素來做陰謀後臺的老朽會場，此時動盪着新生活的空氣，充滿了新國魂的感覺與偉大。

這種情形，社會主義黨看了自然是不高興。他們心中痛恨戰爭，蔑視勝利，那裏看得慣青年

朝氣，更那裏會敬重金獎章象徵的雄武主義！

新意大利與舊意大利的鬪爭此時又出現於國會中。法西斯主義雖已在各地各街及人民的心中得了勝利，國會裏還依然滿着鬪爭的空氣。

幾天以後，國會討論開始。因為新議員排坐位事，會場裏又有一番很激烈的爭執。五月二十四日行開幕典禮時，社會主義黨一個不出席，今天他們卻其勢汹汹坐在一起，像準備開戰的樣子。國會中光焰焰地滿場殺氣。國會裏這種現象非國家之福，非改造不可，空想是沒有用的。我用了很大的忍耐心，才把最初幾回的喧嘩平靜了下去。六月七日，一個雙目俱盲的老戰士名台爾克勞的，發表了一篇很沉痛的演說。這篇演詞也很可以幫助提高討論的水準。六月七日，我竭盡心力舌戰羣魔，痛斥他們的背謬舉動，又代表過去的無數英魂勸告他們做些有益於國家的事。最後我又說：「我們覺得我們是代表意大利人民的，我們有這權利要求雙方棄却前嫌，用最有力量的血液為國家謀十年百年後永久的幸福。」

我覺得國會莊嚴之地，有靜平、正之必要。我希望和平，我將我的意思述給大家聽。但是言者諄

諄，聽者藐藐，效力幾等於無。國會裏有一班人過分熱心於政治鬪爭；以致莊嚴的會場絕對不該有的事，我們的國會裏幾乎沒有一天沒有。

此番法西斯勝利，社會主義黨受擊最重。本來趾高氣揚的，現在給青年朝氣所迫，已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他們也自知末日將臨，想孤注一擲，在國會中做困獸之鬪。

社會主義黨的人本來長於尖巧的政治藝術，現在圖窮匕見，更把渾身解數施展出來，盡量的搗亂，預備破壞一點是一點。其中衆議員麥覺蒂的搗亂本事尤爲超羣。他是從羅維柯省來的一個社會主義黨員，生平醉心於破壞政治。他極恨戰爭。他恨戰爭，比別的社會黨員還要恨得厲害，恨得可笑。卡波萊都一役我軍大敗後，他竟會拒絕維尼斯避難的人，不願供給他們一榻之地。這些逃難人的故鄉那時爲敵人所侵，受盡了奧軍的蹂躪。你猜他怎麼說？他說這些人應該安安頓頓受奧國的統治。

他現在把一肚子的張智一肚子的本領帶到國會裏來參加政戰。他自己是一個大富翁。在他心目中，社會主義不過是在國會中借作政爭的一種方式。他打起來很是起勁。兩邊打得難分難解。

時，他有本領教敵人吃些小痛苦。但是要他破壞一個莊嚴的大會，或壓服法西斯那樣的一個政黨，那他還差得遠。他不是一個領袖人材。就是他自己的黨裏面，比 he 會辯論，有能力，有理智的，還不少。但他天生牛性，競選時與法西斯曾有劇烈的鬪爭，現在進了衆議院，也成了法西斯的死對頭。

有一天麥覺蒂在羅馬忽然失蹤了。城中立刻傳說紛紜，疑神疑鬼，說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暗殺案。社會主義黨本在找一個殉道英雄做他們的演說材料，苦的是沒人肯死，現在好容易有一個人不見了，那裏肯錯過這個良好機會，便把這事亨白朗望法西斯身上一推。我嚴令部下務將此案根究一個水落石出。這不僅爲公衆治安計，同時也可以塞悠悠者之口。我命羅馬的知事，警長，會同內政部長芬齊與宣傳部長陸西，辦理這個案件，務須刻日拘獲罪人歸案審理。不久罪人發現了。都是很有地位的，而且都是法西斯黨員，但其中沒有一個是居負責地位的人。

有關係的人犯一一拘捕入獄。審實後，分別定讞，絲毫不徇情面。有幾個人的罪名，我覺得定得太重了一些。法西斯負責人員，凡與案中人犯不論是正犯從犯或僅涉嫌疑的人有絲毫個人關係的，都自動引咎辭職，我對於辦理這案子的人員警官與法庭，始終儘他們放手辦理，不加以一絲一

毫的干涉。

論理如此辦法該令反對黨滿意了。

事實上卻是不然。此案未起前，我原想用寬猛並濟的政策平定各方的反對；此案完結後，方知此法容有未盡完善處。國會裏的空氣，那時固然是依舊充滿着劇烈的不調和，可是誰也想不到二十七屆國會開幕後不多幾天，就會有一班地位很高的人發難尋事，並且是一件從玩笑起竟以悲劇終的事。

從麥覺蒂案發生，我始終主張嚴厲處置。反對黨見政府辦得如此嚴正，竟老羞變怒，公然反對法西斯反對我起來。首先發難的是國會裏的社會主義黨。我立刻看出來他們這種無聊的舉動不是有愛於死者，完全是因為恨法西斯而起。我並不覺得驚奇。

國會裏一部份軟弱的人已有躊躇退縮的表示。我用坦白至誠的態度對那些反對法西斯的人說道：

「若是這一個問題是懲治罪人的問題，是對死者表示哀悼的問題，是繼續調查案中人犯的

問題，那我可以說一句，政府自當平心靜氣盡力做下去。若有人想利用這不幸的事件，不求全國一致和平，反別生事故，藉便私圖，並借此攻擊政府，那我要鄭重聲明，政府決定不惜任何犧牲維持國法，政府自問良心，俯仰無愧，政府自問良心，已盡了一切應盡的責任，並願負以後一切應負的責任。如有不逞奸徒，心懷叵測，圖擾和平一致之精神，再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中，政府當執法以懲，決不姑息。國有常刑，其各慎之。」

這些話竟打不進頑鈍人的腦筋裏。他們不出我之所料，竟借着麥覺蒂的屍身，陰謀毒害意大利的政治生命，並且借題發揮，在國內外拚命的毀謗法西斯。

一九二四年六月到十二月幾個月裏意大利的各種現象，可以說是任何國家的政治鬭爭所未見。種種無恥不名譽的舉動，都是十二分丟政黨臉面的。報紙，會議，各種反法西斯的搗亂黨派，虛偽的知識階級，失敗的候補議員，意志薄弱的懦夫，吠影吠聲的烏合之衆，吸血的寄生蟲，都像啄死屍的烏鴉，圍繞着麥覺蒂的屍身，這個割一塊，那個咬一塊，都想拿來利用，作爲打法西斯的武器。案中首從已全數拘捕入獄，他們認爲不够。屍首發見了，法醫具結證明，麥覺蒂之死不是謀斃，是由於

傷，他們也認爲不夠。

不少人甚至借麥覺蒂的慘劇來發財。他們用麥覺蒂的像片，用獎章，用紀念日，用電光招子，做各種投機事業。不肖的報紙也借題募捐，直到現在，募捐事還未完全停止。

反對黨與他們的代表都退出了國會，以不再參加立法事來恫嚇。這種運動與贊助這種運動的人，羅馬史上曾有一個大致相同的前例，名亞文蒂諾；國人就將這美名賜給他們。這現代的亞文蒂諾團體中，五光十色，無奇不有。怨恨法西斯的人與失落權勢的人，大雜拌似的聯在一起。其中有社會主義黨，有自由主義黨，有共濟會的民主黨員，有自稱天主教徒的民意黨。他們鬼鬼祟祟的到處開會。國家給人民出版自由與集會自由，他們就濫用這自由以濟惡，以毀壞國家的生命。瘋狂的份子時時刻刻在等候法西斯的傾覆。在這一幕滑稽醜劇的背後，還有一個報館老板參議員亞勃蒂尼。這一個壞東西專事拾人唾餘，搜集卑污下流的出版物，聽無賴人講的無賴話，千方百計的攻擊我攻擊法西斯。

我在此惡劣局勢之下，從沒有懷疑，也從沒有失望過。對方的態度腔調我都知道。他們一定利

用麥覺蒂的死屍做反法西斯的旗幟，我也知道。但是他們的方法會如此下流鬼祟，卻出乎我意料之外。更可恨的。這些投機份子之外，還有一部份怯懦沒用隨波逐流的法西斯黨員。他們不懂得，一個小小事件決不能造成歷史。他們要借那所謂感情道德的名義，來破壞真正道德上政治上的正義與全國人民的幸福。

此外還有些自視甚低，喜歡奉反對黨的行動爲金科玉律的人，藏起了法西斯的鮮明旗幟，自慚形穢地捨棄了法西斯意大利。他們不想一想，法西斯給敵人攻擊得那樣厲害，這正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的時候。

意大利那時的局勢，已在打倒車重回革命紛爭時代，重回革命紛爭時代的困難，鬪爭與擾亂。在這種空氣之中，許多受其濟會影響的縣官當然不能作大公無私的審判。國外各黨處處幫助國內的社會主義黨。種種情形都在明明白白告訴我，在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聯合了實行竹槓寄生主義的國中，反法西斯的運動仍在橫行無忌。

因爲國內空氣表面上極形紊亂，有許多人以為政府已萎靡了。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這種

紛擾情形已歷三月；一部份人替我的內閣數日子，預料法西斯政府已命在旦夕。渴望露臉的人，其欲逐逐，以爲機緣已至。三個前任首相鉤心鬪角，滿望法西斯上台，他們可以重溫舊夢。可憐這些以政治爲職業的人，常識太嫌欠缺，不想我只須一舉指一揮手，即能命我黑衫軍將他們的狂想與幻夢全部推翻。

吹飽了氣的青蛙，閣閣聲鳴，安等勝利之神降到他們頭上。腐敗的報紙盡量毀謗，盡量鼓吹罪惡。處最高平衡地位的國王受盡了恐嚇。還有一班投機家照例登場，串他們渾水掏魚的拿手戲。我對我的敵人，能忍則忍，對這班投機家，卻總是在我力量所及的範圍內儘先轟出去。

好像以上種種還鬧得不够，前任宣傳部長陸西忽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裏也來加入搗亂。陸西因在麥覺蒂案中涉有嫌疑，被法西斯開除，現在忽然發表一篇滿紙胡說的紀念文，想把罪惡之名加之政府，同時又可借此陷害我。他將意大利已發生的與正在發生的事故都推在我身上。他這紀念文算是攻擊我私德的檄文。可是我的私德，壁壘森嚴，無懈可擊；無論那一個敵人對我這一方面的攻擊，結果總是一場空。陸西的陰謀，我事前早已得到報告；紀念文的內容我也早已知道。到了

他預定在反對黨各報發表的日子，我把這篇文章同時在一張友報上也登了出來；使他知道我看他這紀念文一錢不值。很得意的煌煌大文，一變而爲可憐的滑稽劇，有想不到之無效。豬尿泡戳穿了還是一片皮。

反法西斯的運動接連鬧了六個月。缺於勇氣的人見鬧不出什麼來，已沉到水面下去了。唱悲調的人唱得嚟啞了。投機者投得恨恨不絕了。在這時，一個曾得皇室最高獎章的前任閣員，忽然同共和黨社會主義黨中的下劣份子聯合了搗亂起來。

在此期中，我嚴厲約束法西斯黨員，不准他們有報復的行爲。我的命令是「手放在衣袋裏！」法西斯全部黨員只有我一個人許把手放在外面，許行動自由。誰知反對黨在波羅涅佛羅崙斯兩地竟乘此機會做了幾件暗殺事。我看這情形，知道不能再默爾而息了。

我從反對黨聯合進攻日起，始終保持着安靜公正的態度。我要以身作則，不願貽人以一絲一毫的口實，所以法西斯黨員偶爾有什麼不規則的行動，我總是嚴令部屬，將罪人拘案法辦，絕不容情。公道大王的責任，我已盡到無可再盡了。誰知我容忍一寸，他們進一尺。好，幹罷！他們暗裏打過來，

我明裏打過去，看是暗的凶明的凶！

羅馬省那時有總罷工的動機，我命佛羅崙丁新編的保安軍整隊遊行羅馬各街市。武裝的軍隊口唱戰歌在大街小巷整肅遊行；這種勸戒的力量比什麼都大。這是所謂不辯之辯論，其力遠勝於口誅筆伐。果然幾次示威，罷工的動機消滅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我到脫斯甘省最擁護法西斯的地方去巡視。我深入民間，去看亞米達，西亞那等處的農民與鑛工。我出巡時，正是我國內外的敵人馨香禱祝晝夜等我壽終正寢的時候。我也就在這個時候對我的法西斯同志說一句極膽大的話，給敵人看看我的力量。

「我們來把他們踏成腳下的泥。」

反對黨的報紙聽了我這一句話，唏哩嘩啦鬧了一大陣，可是鬧有什麼用？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到了；那時被逐四方的政客與日夜靜等我坍台的人廣集於羅馬，我卻在國會中發表了一篇演說。

「列位先生：今天我要說的話，也許算不得大人先生在國會裏演說的堂皇門面語。列位聽完

了，有一部份人定要說我今天的話是接着十一月十六日的話說的，雖然時候已是隔了好久。我今天的演說可以領着人跟我走，可是領不到一張選舉票的。老實說了，我不是要憑今天的演說得什麼選舉票。我不要什麼票子，票子我多得很。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衆議院有彈劾閣員使受最高法院審判之權。」我今天正式請問議院裏到場不到場的人，有沒有人要引用這一條法規。問清楚了，我好清清楚楚的說話。

「有人說，我若做得到時，早就想組織一個恐怖主義的殺人政府。」

「在那裏？幾時組織的？怎麼樣組織的？沒有人說得出來。俄國，從他們半官式的統計報告裏看來，已經不經審判殺了十五六萬人。俄國倒真正有一個殺人政府。據他們自己說，那是一把革命的紅刀。他們憑着這把紅刀殺得中產階級的人民叫天不應。意大利的恐怖政府在那裏幾曾有過？」

「我有三樣好處，一謹慎的聰明，二包身的大膽，三絕對看不起金錢的引誘。我這三樣好處誰都承認。」

「我常說歷史上的大革命，多少免不了要用些暴力。我若組織了一個恐怖政府，我還不盡量

的維護這暴力？

「我常常說，跟了我奮鬥五年的人也都能記得我常常說，用暴力解決什麼問題，這暴力要用得聰明，要用得義俠，要用得像外科醫生替人開刀治病。恐怖政府的暴力都用得任性所之，其愚不可及，那裏會有這三種性質？」

「你們真以為我會今天發表了一篇最和平的演說，明天早晨十點鐘就翻過臉來下令用武力攻這個攻那個嗎？」

「請不要當我是這樣一個蠢人。你們總該記得我六月七日的一篇演說。你們也許還記得起那一個星期裏的政治熱狂，也許還記得起多數派與少數派在這個會場中天天舌劍唇槍鬪個不歇，許多人十分失望，以為國會中最需要的各黨各派政治上合作將不復再見。激烈的演辭，在會場中鞭子般踢過來踢過去。到了六月六日，臺克拉又發表了一篇熱情如狂的演說。」

「第二天我要清清會場中的空氣，便對我的反對黨說道：『我承認你們理想中的權利與你們自以為該享的權利。你們的經驗也許比法西斯的多。你們儘可對法西斯政府的各種政策加以

批評。」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說那幾句話的時候，會場中怎樣一個神氣。我記得人人都十分注意我的話，都覺得我說的話深有意義，都覺得我這一番話已樹立了國會中各方合作的基礎。

「那天的事也是我一個成功。我不必假客氣，那確是一個成功，連反對我的人也都承認。因為我那一天的成功，再一個禮拜三，國會竟能明明白白的重開會議。你們想，我怎麼會前一場會議纔得成功，後一場就命人謀刺——不要說謀刺，就說是打一頓罷——而且是謀刺一個同我一樣有些兒勇氣，同我一樣有些兒牛性的人呢？除非是我發了瘋！

「一班只有蟋蟀般腦筋的人，還以為我那一次的态度是做作，是挖苦。平生最恨的是做作，最恨的是口是心非。同時我也反對賣弄力量。

「什麼力量打誰？什麼目的說到此地，我想起大戰期中有一班所謂軍事專家，當我們在戰場裏吃東西的時候，他們用一隻一隻別針在地圖上定戰略。但是在真正負責的地方解決什麼真正的問題時，眼光策略又是不同。我做事的力量已有不少事實足以證明。我應付事變很少失敗過。

「我曾在六小時內解決了警衛隊的叛亂。我曾在數日之間破了一個陰謀的叛變。我曾在四十八小時內帶了一師步兵半個艦隊到柯佛。最後一件事連某某友邦的幾位大將都認爲神奇。這幾件力量的表示可以證明我不是缺少力量的人。

「死刑？列位，這是笑話！第一，須刑法裏有了死刑方可有死刑。第二，政府不能用死刑來做報復的工具。

「一個人的生命豈是可以隨便處置的？定罪涉及生命時，當何等審慎！所以這一個月完結時，我自己說道：『我要爲意大利人民謀和平。我要我們的政治入於正常。』」

「但是我要和平，人家卻怎麼報答我？我來說幾件事列位聽聽。開宗明義第一章來了個亞文蒂諾——一個反對憲法的搗亂運動。接着幾家報紙聯合了攻擊政府，攻了六七八三個月。又是一個下流運動。信口雌黃的非語謊言在報紙上放了三個月。

「他們閉門造了許多事。他們明知都是說謊，可是造還是造。我的性情，風雨越大，我越是鎮靜。但是那場風雨，後來者想起了，定知那是一場很丟臉的風雨。九月十一日，反對黨報黑衫黨殺人之

仇，豈有此理，殺了我們一個極有用的人。被殺者身後蕭條，死時口袋裏只有六十個里拉。但我仍舊盡力謀和平，盡力謀社會情形回復正常，盡力制止自己人的不規則行動。這是事實，監牢裏現在還關着好幾百法西斯黨員。

「到了規定的日子，我仍舊開了國會請大家來，仍舊提出各項預算請大家討論。這也是事實。保安軍宣誓，用你們知道的誓言。推選統軍將校，一切仍依舊例。這也是事實。」

「最後又來了一個激動心弦的問題——瓊達辭職由誰核准提出時衆議院大鬧。我明白他們鬧的意思。隔了四十八小時，我對一班鬧烘烘的議員說道，「接受他的辭職。」他的辭職就核准了。

「我如此委曲求全，人家獨以爲未足。我於是做最後一次的努力——整頓選舉制。我努力，人家怎麼報答我？反法西斯運動更加緊些，還說「法西斯是一羣野蠻人硬罩到我們頭上來。他們的行動簡直是強盜。」列位，現在他們忽然串起道德問題的戲來了。意大利道德問題的慘史你們都知道的。

「列位，我們到底要在太德斯凱旋門下找什麼樣的蝴蝶？我在衆位面前，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聲明一句，幾年來政治上道德上歷史上的責任，由我個人負之。若是扭曲了的許多話可以處人以絞刑，請將繩子拿出來！若是法西斯主義不過是使人瀉瀉肚的蓖麻油或是一個俱樂部，不足以代表熱誠自負的意大利青年，這該怪我！」

「若是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罪惡的結合，若它所施於人的暴力是決心做罪惡事的結果，這責任也該由我負。因為法西斯是我一手造成的，從參戰之日起到現在。」

「在最近若干日中，不僅是法西斯在問自己，許多市民也在問自己，「我們究竟有沒有政府呢？若是有的，他們有沒有人類應有的尊嚴呢？有沒有政府應有的尊嚴呢？」我也在想回答這幾句問話。在最近的六個月中，我的人生經驗長進了不少。我已經將法西斯黨試驗過。有些金屬，你要試驗它品質的好壞，須用鐵錘打；我曾用同樣的方法試驗過人。我已經知道曾經錘過的人的真正價值，我已知道有些人爲什麼專門見風找篷，風不順他們立刻就轉灣了。我也已試驗過自己，你們放心，不是爲了國家的利益，我決不會堅持做這樣做那樣。一個服服貼貼情願受人輕視的政府，決不能

受人民崇敬的。人民要看的，是民族的尊嚴從政府反映出來。現在我還沒有開口，人民已說道，「够了！」

「爲什麼够了呢？因爲亞文蒂諾的變亂有共和黨的背景。

「亞文蒂諾的陰謀已顯出不良的結果。意大利國境內，無論何人，只要是法西斯，便有生命的危險。十一月兩個月間，已有十一個法西斯黨員被殺。一個是頭都打扁了，一個是七十六歲的老翁，被殺後還從高牆上攆下來。一個月中，沿鐵路起了三次離奇的火，一在羅馬，一在巴馬，一在佛羅蒙斯。接着各處地方發生與政府搗亂的行動。

「保安軍一個隊長被刺受重傷。

「太奎尼亞法西斯支部被攻。

「佛羅娜有一個良民被搗亂派行刺受傷。

「喀萊蒙那省保安軍一名士兵被刺受傷。

「馥麗的法西斯有幾個被刺受傷。

「貝薩羅地方共產黨襲擊法西斯。」

「蒙產貝那的搗亂派口唱「紅旗」歌，攻擊法西斯。」

「一九二五年就在本月份的三天裏面，一區中有三處地方——美斯脫，畢翁薩，梵龍白拉——發生事故，五十個搗亂黨口唱「紅旗」歌，攜鎗遊行鄉村間，大放炮仗。維尼斯保安軍中一名兵士被擊受傷。脫萊維蘇有法西斯一人受傷。喀萊板諾的保安軍支部被二十個瘋婦衝進去胡鬧，隊長一名被打後拋入水中。維尼齊亞的法西斯也被亂黨圍攻。」

「我提出這些事件來請諸位注意，因為這都是病象。一九二號特快車也被亂黨襲擊，打破了許多玻璃窗。」

「立文柴保安軍一個隊長被亂黨攆毆。」

「你們看這情形，可以知道亞文蒂諾搗亂運動已將蔓延全國。人民如今都說道，「够了！」兩力相爭，只有比力時無古今，找不出第二個辦法來。」

「諸位，我敢說一句，這問題現在不能不解決了。法西斯政府，黨他們的力量超於一切。諸位，你

們自己騙了自己！你們看我拉緊了韁繩，便以爲法西斯末日到了；你們看我委曲求全，便以爲法西斯黨已是死了。我用一百斤的力氣制止他們。譬如我現在少用九十九斤，只用一斤的力氣來鬆他們一鬆。哼！那你們……

「但是我知道不必。政府儘有力量收拾亞文蒂諾的叛變。」

「諸位，意大利要和平，要工作，要安靜。我們願用「愛」的方法替她找到這些，若是做得到。我們願用「力」替她找到這些，若是不得不用「力」。」

「列位放心，我這篇演說發表了四十八個鐘頭以後，各地情形定能全部肅清。我們都知道，這不是我個人的幻想，不是政府的大欲，不是卑劣的熱情，是我對國家無上的愛念。」

這一篇悶在心頭至今方盡情發洩的演說，加之我翹起了鼻子的態度與說話的力量，忽然喚醒了法西斯意大利。我預料四十八小時內全部肅清，事實果然證明我言不虛。反對黨的報紙，在內容忍期間始終嫉忌，仇恨，攻擊，現在開始縮回洞裏去了。一種富於力富於責任的新的局勢漸漸展開。法西斯自此可以前進，可以不受牽制統治一切了。

自由派的兩個閣員，薩老琪與卡薩蒂，還有一個溫吞水的法西斯閣員與維格里亞，都在此時辭職。我准他們辭職，換了三個法西斯黨員接替。此一時彼一時，在此非常時期，我們不得不重回最初的不妥協政策了。

經我這番充滿了信念與願意再來幹一下的演辭以後，法西斯又重回武士道精神的一條路。馬上有許多黨外的人要求參加我們的運動。但我不願黨內人數過多，都拒絕了。

法西斯的勝利再度完成。幾個前度總理的計劃已經完全失敗，而且畫虎不成反類小犬。還有一些不識時務的人也在此時施行鬼蜮伎倆，結果自然是照樣的碰壁。一個是貝尼里，假名意大利聯盟鼓動法西斯黨員脫黨。還有民族英雄加里波的幾個不肖子孫也在暗地裏密謀反法西斯。

到了一九二五年一月底，亞文蒂諾與其他反對派，都因內部意見紛歧，分爲千百黨派，自歸覆滅了。全線勝利既都歸於我，我也預備將法西斯革命制度條縷分析納之國家憲法中。

上年十月二十八日，代表法西斯菁華又是我手創心愛的保安軍，在國王前宣誓矢志忠誠。目

前的需要，是使一八四八年的憲法適應今日的情形，並創設合乎新意大利的新制度。

我於是推選了十八個精於政治的人，組織一個委員會，付以籌擬改造計劃的責任，再將他們的建議提交立法機關。

委員會的名稱定爲立法委員會。過了相當的時候，他們的工作已是完成；他們的建議，有的關於改進舊憲法，有的關於創設新制度。我後來對於政治上的改良，就用他們的建議作爲基本。委員會的建議注重原則，並不確定如何實施，但對於後來的許多改良，貢獻甚大。這許多改良，後來都經兩個議會通過了，一件件見諸實行。

政府通過了一個法律禁止秘密結社，同時通過另一個法律准許法西斯制裁共濟會。總之一九二五年中，凡是不受最高當局與其他執行法律者的管束，自由秘密行動的團體，政府不許有一個存在。

在近代生活中，凡是帶有秘密性的政治結社，就算他們不妨治安，不礙及國家生命，至少也是絕無意識的東西。根據這個意義定了一個辦法；國內無論什麼團體，都須將它的目的，組織，會員名

錄以及其他一切，正式宣佈，公之國人。

那時的內政部長已由費度日尼擔任。他得我同意後，擬了一個維持公安的法律，將地方自治事宜交給地方長官，使不再受舊日選舉區的束縛。本來在新的時代中舊制已不適用。羅馬設了一個民政長官，遵照我的意旨，開始剿伐西西里的馬飛亞黨，沙地尼亞的盜匪，與其他各地零零碎碎的匪黨。

一九二五年二月我大病。因為顯明的原因，又恐引起各地過分的恐慌，我的真實病情從未宣佈。有一個時期，病情確甚危急，我有四十天功夫不能出門一步。我的敵人，野心又動，癡想我這一定是逃不過了。法西斯蒂因為我不聲不響，外面風傳我的病情又各各不同，都非常焦急。我直到這場大病臨身，方知我的黨我的國民是一步離不開我的。我病的時候，各地人民都有熱烈動人的表示，一致擁護我，祝我的病早日告痊。黑衫黨員尤其是呼聲動天，要看見我。

三月底是法西斯成立的六週紀念。我病已大愈，扶杖登其宮大樓的洋臺上接見我的民衆。樓下數十萬人翹首歡呼。後來看見我仍是清瘦憔悴，都十分關切。我對民衆致意，祝他們的春安，說

了些別的話，又說道，「現在頂好的來了！」這一句話可用千百種方法解釋；民衆聽了，都鼓掌以表歡欣。

我這一場病，虧了巴斯的奈里與馬嘉法佛兩個名醫盡心替我醫治，終於全愈了。一班可憐人見我橫不死豎不死，都搔首問天，不懂是怎麼回事。我生平頂瞧不起的人，是那種只會求天問卜希望人死的沒骨懦夫。可惜他們望我死，我病後身體轉加健壯。有一次敵黨遣人行刺，沒有成功；我笑說道，「彈子飛飛，打不死墨索利尼！」

吾命在天，賊子其能奈我何？

可是後來又接連發生了幾次謀刺的事。

頭一個暗殺犯是察尼波尼。察尼波尼是一個下流的社會主義黨人。捷克斯拉夫的社會主義黨送給他兩張支票，每張十五萬法郎，命他發難反抗法西斯。察尼波尼是有嗎啡癮的。好用麻醉品的人，別的心思沒有，陰毒卻高人一等。他拿了這三十萬法郎，自然拚命的計劃如何殺我。他定了在紀念歐戰勝利的日子暗藏在遮古尼旅館一間客房裏。那一個房間正對其宮大樓的洋台。軍隊

在這一天照例要整隊遊行到無名英雄墓上去獻花致敬，但先須排隊行經其宮前受我的檢閱。我檢閱的地方就是那大樓的洋臺。

察尼波尼懷着一管奧國特製的鎗，那管鎗的瞄準機特別的好，打起我來算定萬無一失。他免得令人起疑，那天穿了一套軍官制服，在房裏靜候我出場。可惜好事多磨，他終於被人發覺。原來他事先已被軍警偵隨多日了。卡貝羅將軍也是其中一個主謀，他曾很慷慨地給了刺客不少錢，又教了他些方法。共濟會也對刺客多方鼓勵。但是軍警方面早知其中個細，在刺客動手前一個鐘頭同時下手，將察尼波尼、卡貝羅與其他與謀的從犯一網打盡，全部拘獲。

謀刺案第一章完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我發起萬國醫藥大會開幕那一天，一個英籍瘋婦走近我的汽車，在咫尺距離間拔鎗射擊。鎗彈洞穿了我的鼻孔；向前小半寸，也許成致命傷。我只知她是個瘋婦人，主謀是誰至今也沒人知道。

我命人把她押送出境，讓她自己去回味這一次的失敗與無意識。

這是謀刺第二章。

在瘋婦謀刺後不多幾天，我到全國官吏大會中去訓話。那時我的鼻子還包着綳布，但我裏鼻登場，蒞會演說。我想及最近兩次行刺事，便同大衆說道，「如我前進，跟我走。如我後退，殺我。如我死，爲我復仇。」

又一次行刺的人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名盧賽蒂。他從法國回來，滿肚子裝了對法西斯與我的忌恨。行刺的那一天，他在諾門太那廣場不聲不響地等我。他回羅馬已有八天。他身邊藏着幾個爆炸性極烈的炸彈，我的汽車他也已認識清楚。那天我乘車到淒其宮，將在他身傍衝過時，他拿起一個炸彈對我直拋過來。炸彈在汽車角上一撞，落在半傍。汽車剛過，轟天一聲響，炸彈立刻爆炸起來。我絲毫未傷，卻累了好幾個行路人被炸受傷，抬到了醫院裏去診治。

凶手當場拿獲，拘院法辦。據說他對於行刺事，除招認痛恨法西斯外，說不出其他什麼理由。我當時因要會晤英國大使，也沒有十分注意這件事，命汽車直開淒其宮。我與英國大使會面後，正在靜坐談話，樓下一片歡呼聲將我們的談話打斷了。

英大使直到這個時候才知我來時道傍有人行刺。他驚奇極了。

最後一次行刺事發生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那時我在波羅涅。滿城人民正在排隊向我致敬，忽然一個無政府黨員受了他同黨的慫恿，從人叢中直躡出來，對正我的汽車就是一鎗。鎗彈過處，我的衣服稍爲燒壞了一點，人並未受傷。羣衆憤激之餘，無從制止，當場將凶手打死了。

敵黨種種嘗試，沒有一件不失敗。但他們搗亂過甚，我決意不再容忍。敵黨的種類甚多，有祕密團體，有報紙，有政黨，但他們的目的則一，就是打法西斯的領袖，借此打法西斯。他們認爲國內一切運動完全以一個人爲轉移，由一個人指揮。敵黨全部，從頂狡猾的到頂瘋狂的，頂可憎的到頂聰明的，都以爲毀滅法西斯的唯一方法是毀滅它的領袖。人民對於這一點看得也很清楚，一致要求將亂黨不分首從從嚴處置。憤怒已極的法西斯，也要訓誡一下那些在暗中陰謀的人。

現在已到了必需用武力政策的時候。我於是自兼內政部長，實行統一國家所不可或缺的衛國戡亂的法令。

我第一步的戡亂工作是封閉煽動人心的搗亂報紙。各省的搗亂份子也被省當局一一捕獲拘禁。一天一天的過去，人人心中覺得，從武力戡亂政策實行，意大利的政治情形好了不知有多少。我也覺得這個嚴厲政策收效極宏。法西斯主義與國家整個的力量已合而爲一。無論是誰，只要他能奉公守法，絕對不會被逐出國。便是從前一班搗亂份子，有不少也已明白，有秩序的生活不僅有益於個人，於全國也有大利的。被禁的搗亂份子現在大多數已經開釋，不服從政府的人現在也已將絕跡。我又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用內長名義發一個通令給各地長官，指示他們對於人民應負的責任。

現在全國人民，生活於公正的嚴肅的調和的新意識之下，跟了它的領導一步步向光明之地走。國內既無煩惱，又無暴亂，只有至善與武德所給與的快樂。無論在那一個階級裏，從來不見一件反對國家的事，也不見一件丟開國家做的自私自利事。

許多人對於什麼是真實的快樂，畢竟也明白了。意大利全體人民都如兄若弟，都明白國家是一個維持正義的大家庭，自己是大家庭中一份子。從意大利自力更生以來，人人心中對於責任與

工作，都有透澈的認識。舊政黨已成過去。政治精神已與法西斯主義合而爲一，成爲一種信仰。偉大的民族史就產生於這種精神力量中。

第九章 新路

在斧鑿了了，水泥機轉動不休，造房子造得吃緊的時候，你不會去同盟工人研究蕭伯納，也不會希望他丟開了正經事來同你談天說地，討論避暑的地方是海濱好還是山中好。

爲同樣的緣由，吾與吾生也不能同我做的事分而爲兩。創造法西斯國家，與其間所經一切自樂而憂又自憂而樂的喜怒哀歡，也不能分開。吾與吾生，一針針一線線都縫在此中，合而爲一。別的人見枝頭上葉子飄飄，也許會由此生其他冥想。我呢，目有見只見一樣東西，耳有聞只聞一樣東西；我的思想，我的力量，我的時間，也只縈繞於一樣東西的左右。那東西是什麼呢？是樹本。何謂樹本？是國家的生命。

我生之意味，就同造屋的意味一樣。造房子的人一心想造好房子。我生的羅曼史，也就是政策方針與國家的將來的羅曼史。這些一切的一切，我看來都是富於趣味的人生劇。

我今日回想到過去六年中的領袖生活，想到我怎樣的解決一件件一樁樁的問題，我也用看

人生劇的眼光去看它。每一件事是我生之一章，也是我祖國生活史之一章。不論它是長是短，是簡是繁，總是人類的創造，嘗試與進化史之一章。

世人有誤解我的，我並不因此誤解而着急。那用盡了陰謀詭計，曲解或故意誤解我所做一切的人，我更是一笑置之。余忙人也，那有工夫聽妄人的無聊說話！

前進的人不該回頭看。一邊前進，一邊回頭瞻顧，看誰姍姍來遲，誰在那裏說謊罵人；這種人我認爲是徒費光陰的無用懶漢。我不是回頭看的人；可是我要自述生平，要自述日常生活，行動生活，思想生活，甚至個人的情感生活，就不得不回溯我以前一步步走的路，如何刷新意大利，如何在前進的時代巨輪中爲她找一個新的立身地；也就不將我回憶得起的一件件鬭爭，用什麼方法什麼政策，敘述下來。

我寫述自己的生活，可將我的意志、行動、思想、結論，分爲兩部。

我無論想上面那一件事，都喜歡用簡單的字句；複雜文字我素不喜。有些人好用長篇大論，結果終等於無，這我看得多了。長篇大論就像招了一個軍隊不作別用，專預備夜間出發，出發後就不

預備回來。因為敵人是妥協、怯懦、理論一類東西合組而成，所以相見總是以夜，相見後講講斤頭，一無結果，打仗就算完了，所以也不必回來。

有些人當我是世界和平之敵，有些人以前曾當我是世界和平之敵。我對這些人無別話可說，只有請他們好好讀我的自傳。事實的記錄遠勝於妄人的誹謗，細讀就明白了。

我秉政之日，就要將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澈底改革。要記得，意大利與世界各國歷史上經濟上的關係我都很清楚。驟然改革驟然變更政策，我們向未有過。在國人與各國的外交家尚未完全了解以前，定有不少成見與誤會來阻礙我的政策。

我也很明白，我若用一種新的嚴肅的精神，用我在內閣中治理大小一切事務的精神，來對付外交，定要引起人家的一種印象，以為我是要打破國際間政治上的傳統思想與組織，及一切盟約與現存事實。

這是完全錯了。創造一個堅強的外交政策，並不是要打破歷來的國際關係。從意大利的地位立場言，我們有權要求各國給我們一個更準確的估計更準確的認識，承認我們這樣一個富於生

產的強國應在世界列強中佔有平等的地位。

我的問題是怎樣方能使各國的負責人張開眼睛清清爽爽看我們。他們歷來是閉着眼睛看意大利的，以爲我們大戰後的國勢始終在搖搖不定中，現在未必就會好到那裏。但是要大聲疾呼請他們張開眼睛注意我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費了長久的年月，纔使各國明白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是不含絲毫奸譎的。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坦白的，從來不東倒西歪。我們衡情度勢，細量事實，拿事實做我們外交政策的根據。同時我們要求各國，也要與我們一樣的衡量事實。這種彼此的了解，當然使意大利在新時代中的地位更爲增高。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我在參議院演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同時闡明我們國內外的形勢，與意大利曾參加了世界上大小那些事。我的演辭清清楚楚地說明我已經做的若干工作，與新政府外交上的成功，使國人知道我當初爲什麼堅執要求各國給意大利一個新的準確的估計。

可是在我達到外交上這個圓滿結果以前，不要以爲我走的是一番風順的路。我很知道國外有多少人對羅馬懷疑，認爲是騷亂產生的中心地。意大利的仇敵與法西斯的仇敵，更無日不千方

百計，用曲解與造謠的方法增重外人對我的誤解。

但是一國的政策既能簡單清明，真相如何，自會大白。真相既明，一切歪曲的思想，呆笨的腦筋，以及投機與謠誣，自然不克服也克服了。

意大利的情形稍與其他各國不同。一個外交政策，已經當局擘劃周詳，又已受全國的贊許，而國內終有一班無知小人與不忠實的份子加以攻擊。所以我也並不驚奇，我雖已將內政外交安排得盡善妥貼，仍免不了有人肆意的攻擊批評。

其中的一個是斯福石子爵。他是一九二二年的意大利駐法大使，前後也曾當過幾次閣員，好大言，不負責，始終是意大利的一個討厭東西。他是亞特里鐵克海沿岸爭執問題中的一個主要人物，曾簽訂過辱國條約。這一位外交政策一竅不通的前任閣先生，在巴黎時，一味的虛榮驕滿，不懂得大使的地位應如何處處慎重。當意大利國內的空前大革命在演進中時，他在國外懨懨思家，想從前在國內何等威風。他那樣徘徊往事，試問那裏再能做國家的忠僕。後來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在巴黎與法西斯政府盡情搗亂。本來巴黎已有不少政治團體對新意大利的團結精神心懷嫉忌；

斯福石當然也知道，便公然對我的政治手段，內政外交的政策，與我對於法西斯新意大利的觀念，肆口批評。我立刻打了下面一個電報給他。

「本總理不日在國會宣布吾國之外交政策。貴使在本總理尙未有正式命令宣布此項政策以前，遽遞辭呈，本總理視爲失態。所云命令，亦決非如貴使所妄度，滿紙情感憤恨之語。本總理今明令貴使暫安於位，勿離職守，更勿造成使政府爲難之事件。貴使當知政府爲全國良心最高之代表，非一二人之誹言所能撼動。接令後希卽電覆。至對貴使如何處置，俟後再行定奪。」

「墨索利尼」

斯福石的回電閃爍其詞，滑頭得很。我再發一個電報，命他回國。一番談話之後，我知道我們兩個人的意見完全相左，便正式免了他的職。現在已到了中央威信絕對不容下僚忽視的時候；意大利的政治生命，需要威嚴、組織與紀律三項要素，三者缺一不可。我們的外交官歷來過着一種漠然化外不受節制的生活，不能恪盡他們對於國家的責任。這種情形我決定加以糾正。

我這一次的嚴厲手段，如同發了一個清清楚楚的信號，懲一儆百，警告那些憑着主觀態度不

受國家當局節制的外交官。

我將外交官問題解決後，便用全付心力來解決關於意大利將來的一切政治問題，從以前若干內閣鑄成的大錯上所造成的紊亂局面，我須努力改正。還有許多所謂和平條約，其中充滿缺點的不知有多少，但木已成舟，也須我另謀應付之方。

我們同南斯拉夫締結的拉巴羅條約所造成的傷痕，還很大的張着。我要開一張方子來治好它。條約這東西，牽涉甚多，最難措置。關於這一個問題，我曾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衆院演辭中發表過我的意見與地位。我當時說——我現在還是那麼說——「條約不論好壞，都該履行。顧全體面的國家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但條約並不是萬古不變的東西，也不是不能挽回的。條約是歷史的一章，不是歷史的煞尾。」說到我們與列強團的外交關係時，我簡單的說，「我們不能瘋狂的博愛，也不能屈膝任人擺佈。我們的政策是自主政策，要堅決，要嚴厲。」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我在洛桑會晤法國的普恩加賚與英國的柯臧。在此地我可以說一句，我第一次同我們的聯盟國接觸，就替意大利建立了一個與列強平等的地位。我同他們有過好幾次

簡潔有力的談話，雙方感情頗爲融洽活潑。

意大利在大戰中曾經無量的犧牲，她又有很光榮的過去歷史，現在是她與英法立於平等地位討論國際問題的時候了。

我在洛桑的短期勾留中，也曾同羅馬尼亞的外交部長與美國的洛桑會議首席代表兼駐意大使查而德會議過幾次。

我到瑞士去的結果簡述如下。

(一) 我們使各國的外交家明瞭意大利的新地位。

(二) 我立一個外交上的新方式，與各國的負責外交家直接談判。

那年的十二月我在閣議中又宣告了幾個重要方針。我將拉巴羅條約重行研究。我開始解決阜米與達馬夏兩個問題，並極力使那解決方法適合舊政府遺下來若干條約所造成的局面。我再度同柯臧會面，會面後又到倫敦去擔攔了幾天。英國對我盛意優渥，政界方面也很注意很重視我說的話。

那時協約國的戰債問題已經放在桌子上等候解決。關於此事，我曾同美使查而德與英國的駐意大使研究過。我提出一個我確信爲最好的解決辦法。協約國中很有幾個贊成我的提議，但因一部份提出些無關緊要的異議，尤其是因爲法國有佔領羅爾的意思，便將我的提議打消了。但我終以爲我的辦法不但能够圓滿的解決戰債問題，連德國的賠款問題也可解決。從了我的辦法，也許世界經濟能在短期中很有力的復興起來。

我研究外交政策時，總是首先注意國際間的經濟問題，所以一九二二年間我同大小若干國家根據政治情形，訂了幾種商約。想到我年來與各國訂的條約，無一非力求和平，無一非求國際間關係益臻敦睦，而竟有人稱我爲和平之敵，真是可笑孰甚。

這些商約對於解決我們的經濟問題都有益無損的。一九二二年二月我在楚立克同瑞士訂了一個意瑞條約，又簽了縮減海軍噸數的華盛頓公約。我又同捷克，波蘭，西班牙訂了商約。最後同法國也訂了一個商約，並準備與蘇俄恢復商業關係。

我們國際間的訂約經過，證明我們不斷的努力和平，不斷的努力交友，和平愈成功，朋友也愈

多。但是同時我們也須不喪主權，不爲人所利用。我們的宗旨，是用一塊一塊的磚頭一片一片的基石，築成不以夢想而以事實爲根據的和平結構。強硬我要堅持，寬大我也努力。

世界上的外交陣線，須痛快地刷新，方有實用。歷年來外交陣容日趨陳腐，官僚化日甚一日；堂堂正正的國外代表機關，竟成爲鑽營苟取的進身之階。這種情形各國都有。我決定用裁汰冗員的方法改組我們的國外領事館。這一項工作費時既多，範圍又廣；因爲領事館組織繁複，現在須從底改造；但是工作雖重，問題雖多，經過一番堅持的努力，也就成功了。

我正在努力解決外交陣線的複雜問題與亞特里鐵克海的問題時，忽來一個消息，阿爾白尼亞的意大利駐軍突遭阿境匪徒襲擊，全部被害。勇敢的太里尼將軍，軍醫官谷蒂，礮兵中佐波那西尼，都在這一次事變中遭難。意大利在阿爾白尼亞的駐防軍與其他各國派駐阿國的各種團體，都是國際條約規定，各有專責的；此次突遭殺害，開罪意國實甚。意國人民的感覺素來敏銳，知道了都十分憤激。歷史上遇到這種出乎情理的事變，原有一定的解決方法的。我代表憤激的意大利全國人民，立刻送了一道哀的美敦書到希臘去。

我要求道歉，并要求賠款五千萬里拉。

希臘不理，只用些敷衍的遁辭來答復我的要求。同時又極力運動她的友邦幫她圖賴。這種下作手段我素來不解。我絕不遲疑，派遣艦隊到希臘的谷佛島。陸戰隊到了就武裝登岸。同時我又將此事通知列強。國際聯盟會對於此事宣言無力解決。我就繼續佔領谷佛島，並宣言如國聯無滿意的辦法，意大利決定退出國聯。因為這不是一個言語侮辱的問題；將佐兵士無故被戮，事體何等重大，決不是一紙牒文空言道歉所能了事的。

局外人對於這件事的經過，後來無端生出不知多少的曲解與胡鬧。我現在將事實簡單的寫下來，便是小孩子讀了也會明白。

國聯既管不了，便由各國組織一個大使會議討論此事。討論的結果，不出我們意料，意大利得勝了。

希臘遵照大使會議的判決，件件事依我的要求，賠款也照付了。我在賠款中提出一千萬里拉來撫卹希臘籍的難民。事件既已圓滿解決，我也就撤回谷佛島的意國艦隊。一場大事就此結束。我

那裏錯了？

但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法西斯式的外交政策，意大利人民看了固然滿意，許多外國的蠶食份子見此非常政策不利於他們侵害意大利主權的計劃，頗不以爲然。但我並不因此改變我的政策。我在參議院發表幾個關於希臘事件與阜米問題的重要宣言。我說舊政府遺傳下來的外交問題，頂痛苦的是阜米事件，但我正在竭力與南斯拉夫磋商，求在最輕損失之下解決拉巴羅條約所釀成的不良局面。

參議院贊成我的政策與行動。

一九二四年一月，我終於同塞爾比亞的大政治家巴雪克與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長寧切克訂了一個新的條約。阜米自此仍歸意大利。一九二五年我繼續我的睦鄰運動，成立了奈都諾會議。這一個會議，只等南斯拉夫承諾了。

但我在外交上各方進行的結果，終於失掉了達馬夏。好幾個城市，從歷史上民族精神上講來，都該是意大利的，如今都失去了。倫敦公約本已應允將這幾個城市交還我們；可是在當時情勢之

下，要找一個勝於我同巴雪克寧切克商訂的解決辦法是不可能的。

奈都諾會議南斯拉夫雖未承諾，我們的邊境已臻穩固。南斯拉夫也許會表示好感；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可以靜靜地看我們多難的鄰邦，毋庸多慮了。

參議院對於一九二四年的外交計劃，贊成的有三百十五票，反對的有六票，還有二十六個人沒有出席。同年十二月我與英國的新任外交部長張伯倫氏會面。從後來國際間許多外交事件上看來，我認張伯倫始終是意大利與意大利人民的一個朋友。

一九二五年，我與阿富汗政府發生了一回爭執。一個意大利的工程師畢波諾到阿富汗首都去工作研究。阿國內部自生問題，畢波諾無端波及，被刺殞命。阿政府拒絕撫卹畢波諾的家屬。我只得對阿政府提出要求。但我要求儘管要求，絕不願小題大做，遠交的門依舊留着一條罅隙。後來阿富汗國王到羅馬來，受了我們極熱烈極同情的歡迎。

烏黑的雲一陣來一陣去，舊雲去新雲又來，意國的東境各區忽有德國人作反意的宣傳了。阿提日區的居民是意德混合的。一九二六年二月，法西斯公正堅強的政策已深入那地方混合人民

的心裏，我就在這個時候顯明地宣示那地意國人民與僑居白萊南山後德國人民的關係。我發表了兩篇直捷痛快的演說，一班怯懦的陰謀家與感情用事的人聞之悚然。意大利 波斯達里在此緊要關頭應該乘此解決意德人民間的關係，不料他不能保持強國大使應有的態度，我就在這時候將他免職了。

我那一次直捷痛快的演說——在同樣情形之下我反對奧國首相的政策也曾有同樣的演說——無疑地將意國人民與界外德僑的關係分清了。

阿提日問題，是我研究了意國與各國間關係，通盤籌算後決定的。我在這個時候，又接見了保加利亞，波蘭，希臘，土耳其，羅馬尼亞諸國的外交部長，磋商各項重要問題。

意大利的政治既日見起色，羅馬也一天一天的漸成政治活動與交換意見的中心。我的外交政策處處以忠誠爲本，本國人對我的政策自然了解自然贊成，別國也因此增高了他們對意大利的估價。一國的外交政策，惟懇切誠實方能成功。我本性最恨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所以我的政策也坦白不欺。我覺得我現在可以用堅決與尊嚴的態度說話了，因爲我有一個偉大民族作後盾；他們

既盡了應盡的責任，便有權利受人的崇敬。

我對國外的僑胞發出許多友愛忠誠的文字。我不稱他們爲僑民，因爲僑民兩字意含污辱，似乎說他們比別人低。我很快活，我能一方面保護我的國人，一方面不傷別人的情感。這一種保護是根據國際公法和國與國間的善意成立的。

意大利對於異國人民，無論他們是因職業，或因宗教信仰，或因游歷，或因好奇而來我國土的，可說已盡了地主之誼。我教意大利人民對於外國駐留我國任何職業任何團體的代表，都該與以一種適當的尊敬。便是外交上有什麼爭執，我也不許人民對爭執國的大使或領事館有什麼示威的行動。因爲這種擾亂秩序的行爲，是民主國家的老習慣，是法西斯主義所不能容的。在意國與別國交涉過程中，往往有很難措置的事引起人民的憤恨與抗議。我遇到這種情形，總是力制人民，使他們的憤恨抗議不超過法西斯應該保持的身份，但國外報紙總是力事鋪張，說得怎樣怎樣。要曉得抑制人民的憤恨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我自己將整理國家秩序紀律的責任挑在肩上，也覺得這事頗不容易。

在我指導下的意大利外交政策，非常簡單，非常容易明瞭。它的主要各點如下：

(一) 我的外交政策是和平政策。我的外交政策不靠空言表示，也不靠紙上談文；我的外交政策基於崇高的國家威信，與調和民族的各種條約與協定。

(二) 我沒有與任何強國締結同盟。我訂的條約都是使意大利在國際關係上日臻繁榮，利人利己。與我們有歷史關係的國家如英國等等，我尤為注意。

我與若干二三等國家也訂立了條約，使我們對於世界上共同的進步也能加一份助力。阿爾巴尼亞，土耳其，匈牙利都是同我們訂新約的國家。我要使地中海方面安靜，所以交好西班牙。因要發展國內工業與國外貿易，所以我又同俄國恢復了商業關係。

我辦理外交，始終保持安靜自重，不自卑屈的態度。看不出我這種態度的人，其愚真不可及。國聯與羅迦諾公約可以做我的證人。我將這公約仔細研究；研究的結果，發見關於軍縮問題有許多不合的地方，便一一提出保留。

我改進我們領事署的組織，使它完美，又添進去不少法西斯新人物。這些人都曾經過大戰的

熱情又曾參加民族復興的工作，定能充實我們的外交力量。我又將法西斯主義施行於我們的殖民地，因為我要將紀律與和諧的生活推廣到凡是有意大利人居住的地方。

此時不但國內的意大利人充滿着一種新生命的感覺，世界各地的意大利人都有同樣的感覺。從此世界上任何國家，就是那些力能支配一切決定一切的國家，對意大利沒有不尊重的了。

我的殖民政策是與我的外交政策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我們國外僑民的品性如何高尚，與大戰前大戰後幫着開發美非二洲的意僑的能力如何偉大，這是我們早就知道的，但是我們殖民政策的可能性能夠發揮到如何程度，却一向沒人注意，以致從沒有人將這可能性盡量的發展。

因此我們從權利上從大戰中大戰後所盡義務上應得的權益，我們未曾享受。

殖民地的發展，不僅解決我們人口過剩問題，我們的經濟問題也可隨而解決。就是現在，離大戰已將十年，這問題還未完全解決。我們的殖民地不多，現有的也甚難開發。我們頭一個殖民地愛里脫里亞歷年來沒甚變動。桑馬里蘭經過了外交上的接洽已擴張到英屬裘巴蘭。近年來幸而維琪在桑馬里蘭的各種措施都很得當，那地的土著已逐漸就範。大宗的意大利資本已源源不絕地

輸送到那裏。照此做下去，既能成就一定的事業，又能使我們的勞工有事可做。我們的利比亞殖民地——包含西崙奈沙與脫里波里坦尼亞——大戰時原已縮到海邊；所佔的地方，除海岸外，只有幾個重要的城市。法西斯秉政後，這種不平的情形已重加糾正。我們的政策第一是武力佔領，佔領後當然繼之以經濟的發展。兩者相互爲用，現在我們在西崙奈沙的統治權已展至迦拉勃勃，在脫里波里坦尼亞的統治權也已展至國際條約承認的邊界上了。

以上兩處殖民地，現在已是生氣勃勃，將來的發展更是未可限量。脫里波里已成地中海的一個「鬱鬱佳城」，醫學專家譽爲療病勝地。城中飲水，我們已爲設法引來；山中灌溉，以後也不虞缺乏。我曾一度拜訪脫里波里區，確知這種改良的可能性可以擴充到四圍全部的殖民地。迦林各區，地土膏腴，生產力可與南意媲美。西崙奈沙的高原也是肥美佳地。前政府無力無能，曾在此地設立了一個非驢非馬的議會。我將它取消了。從此政府派駐此地的行政長官可有全權處理一切，并擔負關於人民福利的全部責任。事權既一，效能自然增進。意僑到那裏去的，現在日益加多，資本與勞工也源源不絕地輸送得去了。

但要記得，單單這兩個殖民地是解決不了我們的人口過剩問題的。憑着我們的善意與意大利人的殖民能力，我們還可以開發另外兩個地方，增高它們的價值。這兩個地方古時原屬羅馬，現在若由我們開發利導，定能重見當日的光榮，同時又能助成我們新經濟的進展。

我曾目不交睫，日夜窮思，研究如何可以增進意大利在國際間的和平地位，如何可以解決我們的人口過剩問題。

但是不要以為我的工作限於外交與殖民兩個問題。若是我過問的只有這兩件事，那我的生活太舒適了。

現在等我來說一說我們驚心慌目的財政情形。

黑衫軍長征入羅馬前六個月，財政部長碧諾曾公告國人，國庫收支不敷六千餘兆里拉。

我們那時的財政狀況，就是據當時掌握政權的法西斯敵人說來，也已到了山窮水盡之境。我接手時自然深知其難。接連幾個內閣，無力無能，鑄成大錯，傳給了我一份支離破碎百孔千瘡的遺產。我深知一隻破船漏到那種樣子，要怎樣前進是不可能的事。我深知意大利如要恢復國內外的

信用，第一個先決問題是財政。

要解決的財政問題，一樁樁一件件不知有多少。成千累萬的紙幣已一批批發行出去，將我們的幣制攪得價值一天低一天。不負責任飲鴆止渴的政策層出不窮，不但將國家的收支預算攪得稀爛，並且將意大利整個的經濟生活與國家的效能都毀壞了。

我要整理財政，須先把無益的耗費與蠶食國庫的份子來一下當頭悶棍。賴稅的人須查明了。追比。上上下下的機關須厲行減政。無窮無盡的冗員須加以裁汰。還有一件事，外債須趕緊設法清償。我們窮儘管窮，爲國格計，爲國家前途計，外債萬萬賴不得。

國與國間，人與人間，信用是一樣應該顧的。既已簽字承認欠了人的債，便是窮殺也得還。

這項重要工作，我選了一個很能幹的人來承當。我的財政部長是法西斯黨員政治經濟博士司梯芬尼。他開源節流，剔除百弊，不到兩年，國庫收支已能相抵了。

我將大戰時留下來的一切經濟組織全部取消。我們的各省那時仍舊擔負着不少戰債與賠款。我將各省疊床架屋的官吏機關都裁汰了，又發行公債以減輕地方的擔負。發行後認購者十分

踴躍，極短期內已銷售一空。

在厲行減政以前，我先定一個優待大戰期中因傷殘廢的忠勇健兒的辦法。對於他們，與對於爲國盡忠者的孤兒寡婦，我都確定了優待的條例；各方面的經費我都緊縮，對他們我認爲是一個例外。大戰終了，國家對於這些人早已棄置一傍，聽其自生自滅。數十萬人爲國捐軀，國家對於他們竟不盡一絲一毫的責任，這本是一樁極荒謬的事。現在我把這責任盡了。此責既盡，我便回轉來對付一班借着大戰發橫財的人。我自認用的手段頗爲狠辣，但用狠辣的手段搾狠辣人的錢，天理上有什麼說不過去？本來這些人靠着同胞的血和肉與無量犧牲來填自己的腰包，這種血腥氣的錢不敲敲誰？

我一方面設法減輕國家經濟上財政上的負擔，一方面竭力提倡並鼓勵個人生產。血汗積得的資財與遺產，我十分尊重。所以有若干新稅制我雖贊成，有許多人民的基本權利——如承繼權等——我卻拿來還之人民。

我的意思，遺產稅自應徵收，而像社會主義者那樣重重敲剝，幾等於沒收人民的遺產，我卻絕

對的不贊成。妨礙人民的承繼權是破壞良好的家族制度，那我是反對的。因為這一件事，曾引起國內不少爭論，但人民終於了解並接受我的決議了。

意大利人民的紀律心應受全世界的欽敬。我們的天賦資源並不豐富，但全國人民情願願忍受租稅的壓迫，絕無怨言；到一九二四年將終時，財長司梯芬尼已能在衆院公告國人，不但本年度國庫收支已能相抵，預計來年會計年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還能盈餘一百七十兆里拉。

健全強固的財政政策，我認爲是國家全部大政方針的基礎。我們的財政，既藉國民欣然納稅與主持者措置有方，臻於穩固，我們的一切擔負自能按時按期整理清償。結果是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兩年中，我們已有餘力與華盛頓倫敦開戰債談判了。

我們鑽出了洞了。

但我們並不是整理了中央財政就引以爲滿。

中央的財政既經理楚，我們使用自身做表率的力量定了若干規律，整理各自治省區的財政，

使它恢復健全。

我們不以此爲足，又將國內若干大工業大公司的財政同時加以研究整理。

這些公司與實業組織都是在國際證券交易市場有市價的。交易所是投機的集中地，證券漲落原不足奇，但那時候有許多意大利的實業股票與意政府的公債券竟匪夷所思的上漲。若將意幣的價值與它的購買力——與黃金的比率——研究起來，無論如何不應漲到那樣。有大漲就有大落，投機狂賭，原不是好事。偏偏那時候素不喜豪賭的意大利人——我們的民族向來誠謹自守，無論那一個階級從不十分注意國際證券市場——也發狂般拚命投機起來。自然，許多人因此傾家喪失了遺產的，因此墮落的，破產的都有，但是投機之風並不稍殺。財政部長決定對這種瘋狂的投機行動加以取締與限制。因爲事實上的需要，他定的辦法甚爲嚴厲。政府干涉商民的營業，與商業上傳統的習慣自然不無牴觸，也許這些規律施行得太驟，結果，國內的中等階級人民對此陡起反感，市場各方面全都波及，鬧得騷擾不堪。

我對於這事始終十分注意。這一次的騷動是經濟的，不是政治的。若任其所之，或將釀成真正

的危險。但我又可借此得到許多新的觀察與經驗。我決定採取強硬的反攻政策。我一動手反攻，那班攻擊政府的就立刻軟化了。我見市場情形稍爲平復，就另訂若干限制投機的規律，司梯芬尼的稍爲溫和，但對於專事投機的份子並未有絲毫的讓步。後來司梯芬尼辭職了，伏爾比繼任財長。我等這一個困難問題圓滿解決後，就用全付心力來對付戰債問題。

國家預算已是平衡，我可以開始同英美磋商減付戰債的問題了。我派代表團到華盛頓。代表團的領袖，一個是財長伏爾比，一個是外交次長格蘭第。兩個人都很有磋商還價的能力。談判結果，我們先同美國重訂了一個償債契約，一方使美人滿意，一方又保障了意大利的利益，不使負擔過重。

意英兩國間的關係與意美稍爲不同，所以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們同英國重訂的償債協定，內容辦法也稍爲兩樣。我們對英國的債務於是也解決了。英美兩國都簽了字，我們也很得意的簽了字。我們意大利人，無論公私事件，最重要的規律是守信。欠了人的債，我們無論如何，總是不怨天不尤人想盡法子清償；就是袋裏只剩一文錢，我們也要還了那一文方覺得痛快。

美債是分期清償的。轉瞬間第一期到了！人民的愛國心油然而勃發，踴躍輸將，分途募集，不用國家出一文錢，就把第一期的美債還了。

國家預算穩定，英美戰債又已定了清償的辦法。我以為單這兩件事已足使國內的工商界銀行界相信政府的財政政策十分健全。我又希望我們的國幣價值與國內外市場對我們的信用可以從此得一個新的估計。

但是事與願違，一九二六年上半年，里拉與金鎊的比率陡然跌了一成。歐陸重要各國的幣價都是跟在金鎊後面走的；里拉既跌，我們本應上漲的國外信用，現在忽然下落了。私人的經濟生活因此也日形不穩。通貨又逐漸膨脹。北意的工業中心區或者會自騙自，以為金融狀況甚佳，中等階級與積蓄汗血金錢的人民，卻不以此種狀況為滿意。

這種情形必須挽救纔好。一個有秩序，有紀律，無騷動，無變亂，盡心工作，前進的國家，不應任她棄了這些立國要素，將金融命脈聽命於借里拉跌價發個人私財的投機家與蠹蟲。這一班東西本是歡迎國家破產，甚至千方百計促進國家破產，好借此賴掉個人私債，又可不付他們銀行裏儲戶

的存款。全意人民將爲羣小所賣。他們的奸計萬一成功，民族道德就會淪亡，國家從此立於萬劫不復之地了。

我用了許久時候研究我們國家與私人的複雜的財政問題。我將我們的經濟狀況與我們情形約略相同的國家比較。我時時注意我們商業的各項統計。我根據這些材料決定了一個積極的辦法，預備時機一到，將這個辦法公告國人，使意大利整個的經濟生活由此刷新，入於穩固。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在中意一個美麗名城——城名畢沙羅——一片廣場上發表了一篇演說。這篇演說後來傳誦一時，也就是里拉重定價格，意大利實行金本位的起始。

我早已決定向人民坦白地說明我們的金融狀況。國外匯兌金鎊與里拉的比率已顯示我們的國際信用不甚堅定。這種情形都因國內金融搖搖不定所致。國內金融不穩，都因一班投機家的操縱，我要穩定金融，第一件事要打倒陰謀操縱的投機份子。這些幸災樂禍惟恐國家不破產的東西非鏟除不可。他們與他們的百種陰謀政府萬萬不能放鬆，萬萬不能不理會。這不獨有關國家財政的將來，並且有意大利民族的榮譽。在若干情形之下，幣制的健全可以代表民族的尊榮，我們

應該不恤任何方法來衛護它的健全。當國家的祖業與尊榮有危險的時候，我們不應顛頭矇矓聽他去的。

法西斯曾以紀律施行於國家，現在又須用強硬的手腕制裁那些目光如豆，圖毀國家幣制的投機家了。法西斯能過此關，以後的政治方面定能佔勝利；若此次不用強力維持我們的幣制，法西斯定將失敗。

這一次參與破壞我們經濟制度的份子，幾乎國際間反法西斯的惡勢力全部在內，還有國內外潛伏着的法西斯不世仇在背後慫恿煽惑。我覺得這不僅是誠與僞的鬭爭，也是一個表示意志的問題，所以我發表了下面的重要演說。

「如我今天對你們作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宣言，你們不要驚奇。我不用官樣文章，直接向人民陳述我的信念與決策，這不是頭一次。你們應該信任我，尤其是我同你們對面說話，眼睛看眼睛，心聽心的時候。我現在是對你們說話，但同時我也是對全國人民說話。我說的話，四面八方全世界有意大利人的地方一定都有迴聲送過來。我告訴你們，我一息尚存，定用全力維護我們的里拉。偉大

的意大利民族，努力工作，服從紀律，並願忍受更大的犧牲，已歷四年；我決不使他們受里拉破產的恥辱與危難。

「法西斯政府定用全力抵禦破壞我們財政扼我們喉嚨的惡勢力。國內那一天發見這種奸惡份子，我們那一天消滅他們。里拉是我們經濟生活的代表，我們萬種犧牲無限努力的旗幟，我們定不辭任何犧牲來維護他捍衛他。我知道我這些話定能代表並解釋我全體勤奮民族的情感希望與意旨。」

「意大利的公民與黑衫人，我已將我最重要的幾句話說了。我這幾句話定能驅散動盪不定的惡霧，也能消滅害國者最後的企圖。」

我這一篇話鞭辟入裏，將那些躲在交易市場投機害國的份子痛打了一頓。金融機關現在明白了，單獨行動，妄想政府不同他們算賬，是辦不到的。投機家也知道這一次是跌進了陷坑了。

從另一方面講，我除空言警告外，又於九月一日的閣務會議中決定了幾條辦法，做財政新政策的擔保。簡明地說來，我的辦法是：（一）將九千萬美金的摩根借款運存意大利銀行；（二）規定政

府與意大利銀行間往來款項的數目；(三)收回紙幣二千五百兆里拉；(四)清理康索遮梵羅里的自治區。

同時我取消一部份的租稅，使稅制趨於劃一簡單，又定了一個新的保障辦法，保護國內提倡節儉的銀行營業。

十一月我又發行一種債券，名之曰利多利，目的是使現金流通較易，又可增進國家預算的伸縮性。我因政府的內債甚重，決定用新債券贖回舊公債。贖債條例含不少犧牲性，但這不過是一時的不安。這不安的一時過去後，我就開始我們遠大的緊縮政策。里拉的價值在倫敦華盛頓的市場逐漸上漲，我們的國際信用也欣欣日長了。

當然，國家財政從搖搖不定轉到嚴肅穩固，不是沒有困難的。人民方面，頗有一部份遭受損失。譬如某項交易之始，一個金鎊換一百三十個里拉，結束時漲到九十。這種情形，資本雄厚的還受得住，力量薄弱的可要遭受大損失了。

要財政金融回到穩固的地位是很難的。破壞後建設的困難，等於破壞時通貨膨脹的容易。一

個極難，一個再容易也沒有。

我們須將國家預算與發行的公債做成簡單化；我們須定一個整理債務的方案，使國人可以明白我們很複雜的經濟負擔究有若干，我們每年要付的利息究有多少。

經過了一番整理，這種混亂情形已不復存在。爲使國家有一個更健全更快捷更方便的財政組織計，我決定統一發行紙幣的機關。全國銀行只有意大利銀行有發行紙幣之權。奈波爾斯銀行與西里銀行恢復他們最初成立時的職務，做南意農村經濟的保護者與激勵者。

經過了一年的困難，意大利的歲出歲入與國民經濟已整理得井井有條。到了一九二七年，我們已有了堅實的基礎，我便準備實行金本位制。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閣務會議後，我正式公告國人，意幣里拉已回復金本位。里拉與英鎊及美金的規定比率，也經財政專家認爲十分恰當。

我心裏覺得像打了一個大勝仗，非常得意。我不但領了黑衫軍在政治上打成了一個天下，是那極複雜極困難的財政問題——財政問題有時非政治家的意旨力量所能支配，須受制於種種原因所造成的環境——也居然給我征服了。要征服這一個問題，使大多數人民滿意，非對於人

民的經濟生活與經濟結構有十分清楚的認識不可。

我們的國庫預算現在已能出入相敷，自治省區也已能量入爲出。里拉既已穩定，進出口貨物的數量及其相互間的關係，也已循着準確的估計與規律進行。

法西斯意大利憑着堅實與穩定兩個原則，已造成堅實穩定的新國家了。

第十章 法西斯國家及其將來

法西斯新文化帶來許多革新與試驗中最引世界注意的，是將國家形成一種社團的組織。這一種組織，我現在認爲已成功了。但在未成功前一步步的嘗試期中，我們不知用了多少研究與分析的功夫與心思。一種嘗試得一種經驗，一種經驗得一種教訓，不是一蹴而幾的。

求實是我們航海的羅盤。第一，我們要記得，這種社團組織的目的，不是僅僅由此創立一個法律上的制度。我的意思，這種組織是適應意大利特殊情形的需要而生。我們的國內經濟是有限制的；工作與生產，因爲缺乏時間與經驗，還未能充分發達。意大利的統一與政治復興已達百年。在這百年的最初五十年中，國內分成了許多階級。階級之間互相敵視，不但是政治上你想蓋過我我想蓋過你，便是國內有限的天產資源，他們也你爭我奪，都想搶在手裏。

中等階級是統治階級，站在他們對面的還有個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受了社會主義黨與無政府主義黨的影響，永遠地不斷地同統治階級鬭爭。

年年有大罷工，富饒的波河流域年年有騷動，農作與生產受盡了影響。一國的同胞應該事事和衷共濟，意大利卻不然。利益鬭爭已成深病，背後還有社會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的煽動，衝突便永沒有停的時候。中等階級又始終保住了敵對與期待的態度，不肯同無產者合作。照此情形，人民的和平生活自然不會進展了。

像我們這樣天產不豐，一半面積給山陵佔去的國家，國內經濟的可能性本是有限，更加之以階級鬭爭，擾攘不已，我們的和平生活那裏能有規律，那裏能發展成爲近代的國家？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國家，也是年年季季，時刻不安，他們總是敷衍下去，還喊一句聊以解嘲的口號，叫什麼「沒有反響，沒有革命。」倒像這句口號有什麼深意存焉。

我們要做一個前進的國家，須脫去階級鬭爭的習慣，恨與憎也應除掉。大戰以後，尤其是因爲列寧洪水猛獸的宣傳，惡意識已滿佈各地。罷工總是用武，罷一次工，死的傷的總有不少。復工的工人，心中沒一個不充滿着恨，恨雇主，恨雇主的階級，以爲——他們的以爲對不對，那不要管他——世界上的中等階級惟有意大利的最缺眼光，最缺知識。農民與各地新興的實業階級之間，也有一

種顯明的誤會。煽惑份子到處活動。一般人民不是處處容忍，就是自以爲了解一切，說什麼因果相生，羣衆的暴動也自有他們的道理。

我的意思，我們須造成一種政治空氣，使治政當局有膽量，敢說不入耳的老實話，敢行使他們分內的職權，同時又使人民能够明曉自己的責任，使他們自願盡他們應盡的義務。以前的自由主義與民治主義者未嘗不想改進，可惜他們的改進都帶軟骨式。他們的力量大不了不過是否劍唇槍在國會裏用。歷來搗亂份子中爲首的，十九是政府機關的雇員，鐵路上郵局裏做事的人。這些都是爲國家服務的人，那有對他們容忍憐憫的道理？自由主義者與民治主義者偏處處容忍，處處放棄自己的責任，對於意大利各等階級的權利義務，既不明瞭，也不懂得如何分配。直到法西斯秉政，方一反所爲，重整國家的紀綱。

事實是這樣：法西斯經過了五年共同的努力，已轉變了意大利經濟生活的主要各點，因之政治生活與道德生活也不期然的改絃更張了。我再要聲明一句：我施行的國民紀律，不是強迫的紀律，不是從成見中產生，更不是勉強人民服從任何一個階級的私意。我們的紀律只有一個目的

——意大利全國人民的榮譽與福利。

我要人民服從的紀律，是文明的紀律。窮苦階級，人數最多，最應得我們的關切；我既是國家負責領袖，關切的心對他們也最重。大戰時我眼見這些人荷戈衛國，忍苦耐勞。國家能有今日，這些胼手胝足的人的勤勞最多，我心裏十分明白。實業界的勞働者，都穩重仁厚，富於抵抗力。就是中等階級的人——包含農民在內——他們的品性也遠勝於一般人所傳說的。所以我們的困難，並不是人的問題。我們的困難是經濟事業過於紛歧，利害衝突過於繁多，要將他們分門別類，列成統系，頗非易事。可是有一樣好處，意大利各種經濟事業中間，吸血鬼卻沒有。現在的國家當局，對於各種事實，已不再漠視；不但對人民事業間的衝突盡力為他們解除，遠替他們尋究衝突的原因。我們用了統計的方法，再請專家研究，已能預測將來那一種事業最為有利。根據了這種研究，再由政府與當地的顧問機關與以助力，我們就能很準確地未雨綢繆，規劃將來的經濟事業。

我特別的要法西斯政府注意於社會立法，因為這是對於我們在國際間的工業計劃，與將來在工業方面負責的人，都有莫大的關係的。我以為意大利的進步超過歐洲任何國家。我們已經施

行了下面幾項法令：（一）每日工作八小時，（二）強迫保險，（三）規定女工童工的工作，（四）規定工人的利益與扶助，（五）工作後的消遣與成年工人的教育，（六）防止肺病的強迫保險。從這些法令看來，可知關於勞工問題我是站在工人一方面的。只要是無損於意大利經濟穩定的原則，我無不盡心竭力去做。規定薪工最低額，保障工人使有繼續的工作，替他們保意外險，疾病時給他們醫藥費，老年的發給養老金，規定他們的軍役制；凡是有關社會幸福而不出國民經濟範圍之外的，我無一不提出實行。我要給每一個工人不論他是男是女一個安居樂業的機會，使他們覺得工作不是苦事，是人生一件樂事。但是這樣一個複雜的計劃還比不上創設社團制一事；創設社團制已經偉大，卻比不上較它更偉大的一樣東西。這一樣東西就是法西斯主義。在社團制及國家一切工作的背後，高高站着一個法西斯主義，做意大利各級生活的調和者支配者先導者。

一九二三年我進軍羅馬數月後，我堅持批准八小時工作的法令。人民方面都認法西斯的立法方針是於他們有益的，都贊成這個國家性的工團主義。以前每一種企業有一個企業組合，現在都代以法西斯社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某次會議中，我宣佈下面的幾句話：「國內的和平

是政府的責任。政府行動的步驟是很清楚的。公共治安，無論如何，不應稍有擾亂。這是講的政治一方面。同時我們還有經濟一方面；這就是合作。此外還有別的問題。意貨如何推銷出口也是其中一個。我提這幾個原則，給意大利實業界知道。直到如今我們實業界的自我性個人性太重。舊制度舊方法非去不可。」

入後我又說道：「政府的權力，在人類與各種合法利益的衝突之上。政府處於適當的地位，看得出表面以下的實在情形。我們這個政府，不是這一個人那幾個人可以處分得的。政府是在任何個人之上。因為它不獨須顧及目前的國家法令，還須顧及將來。政府已顯明地表示，對於國家的生產力非常重視。能够注重這些原則的政府，應有權利受個個人的服從。政府有一個重要的工作。這工作政府一定盡力去做。為保障國家精神上物質上利益的緣故，這工作政府一定盡力去做。」

舊的勞工組織與集合都逐漸取消了。我們一步步向社團主義的方向走。五月一日日本是勞働節。我不願取消他們的假日。但我覺得五月一日這一個日子沒有意味。它既係舶來品，又帶有社會國際主義。便決定揀一個國產的愉快節日來代它。我選的日子是四月二十一日——羅馬的生日。

我決定拿這一個有歷史性的日子作爲我們的勞働節假日。羅馬是世界法典的產地，羅馬法至今是各種民法的規範。慶祝勞働節自然是這一天最有意義。

我要使我籌劃的一切以及法西斯在複雜情形之下擔任的一切都見諸實行，便提議最高政治會議批准一個文件。我毫不遲疑說一句，這一個文件是有歷史性的。

這文件就是「勞工大法」。

勞工大法共分三十節，每節都含有基本真理。從生產的需要上，生出平均分配生產物的需要；同時我們又定了生產保護法，以備法庭解決一切因生產事業而發生的衝突。

意大利各階級的人都歡迎這勞工大法。勞工法庭負着神聖的職務，較之只唱高調，無補實際，只在暗霧中摸索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要高明得萬倍。規劃與實行的責任由法西斯擔負。沈迷於社會主義及工團主義的老年人，看了這種大膽的革新，都表示驚奇與納悶。勞工大法實行，又一個古老制度壽終了。法西斯不保護任何一個階級，法西斯是維持全意大利人民相互間關係的。意大利擁護與解釋勞工大法的人一天多一天，全世界研究勞工問題的人也對它十分注意。

勞工大法於是成爲法西斯國家新憲法中極有力的一部份。

從政府公布了勞工大法，勞工法庭制，以及其他一切社會法制後，各種社團自然跟着組織起來。我們這個社團制中，所有國家生產事業都集中在裏面。各種工作，不論它是勞心的勞力的，都受國家同樣的保護與培養。法西斯國家的公民，從此不是一個只有自己，可以任意反抗集團法制的個人。法西斯國家實行社團法人觀念，將全國人民與每一個人的工作可能性，都放在生產工作中，並解釋每個人應盡的義務。

從此意大利每一個公民的價值，要看他的工作能力，生產能力，與思想能力而定。不是只要一個人到了二十一歲的成年年齡可以享選舉權了，就算一個公民。

我們這社團主義，在國家各種活動裏面都可以反映出來。政治代表制度也因此有改良的必要。我們現在的政治代表機關所選人物，都須根據他們的能力而定。我們的法西斯最高政治會議又從這裏面挑選出類拔萃的人材，組成一個最完美最穩固最能代表人民的最高機關。

我們已解決了許多重大的問題，我們已剷除了頻年的騷動擾亂與毒害人民心理的各種懷

疑。我們已將法律與保障給與各種勞心勞力的工作；我們已從各階級的合作中尋得了我們國家的可能性與未來的力量。我們不再浪費時間於擾亂及罷工，因為人人知道擾亂與罷工不獨耗費精神，又能破壞國家的力量與經濟的團結。我們認武力衝突是富者的奢侈品消遣品。我們須保留我們的力量。愉快的工作是我們的生產力。我們的立法機關中充滿着這些有力份子，因此這機關也就是領導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舵工。

共產主義癡人說夢，放逐一切資本；我們認爲資本是生產的主要原素。

我已在自傳中數次聲明，我的政治生活與新意大利的國家機構是不分的。我立意改進意大利的人民生活。但是我的改進不限於外觀與輪廓，我要改進人民生活的精神。我的工作，根據事實與意大利人民的實際狀況。從這些事實與實際狀況，我得到許多經驗與教訓；我又從這些經驗與教訓得到許多立時的有益的結果，用爲奠定國家將來的基礎。

改良學制也是我切心的一件事。我們的學制問題十分嚴重。關心意大利國運的近代政治家，對此不能不注意。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任何學校都與國家的經濟生活道德生活有莫大的影響；

所以改良學制須通盤籌劃，不能偏重任何一方。這個意思我自始就有的。我對於青年及青年的發展所以如此感覺得興趣，一半也許因為我以前曾做過中小學教員的緣故。在歷史上傳統上，意大利歷來對於較高的文化還算注意。但是小學教育方面，因為缺乏經費，尤其是因為缺乏遠見，以致日趨窳劣，幾乎無人注重。

不識字的人固然已日漸減少，比德蒙區及國內其他若干地方的教育制度比較的更為發達，可是從這種學校中出來的人對於遠大的基本的智德體三育終是缺乏，讀了些死書，不懂得人生真意義。中等學校裏人數過於擁擠，因為只須經過了形式上的各種試驗，什麼阿狗阿貓都能進來。我們缺乏一種完美的甄別制度，也沒有優良的制度去判別什麼人宜於受職業教育，什麼人宜於受別種教育。我們的中等學校就像磚瓦廠，造出來的一塊塊磚一片片瓦都是一模一樣，結果是大部份的學生出了學校就進官僚界，替國家添些蠹蟲。機關裏的職員既然多數是活死人，服務的精神與效能那裏會高？大學裏造出來的人材，也不過是一班偏重於法律與醫藥一類所謂自由藝術的木偶。

對於國家精神生活如此重要的一個工具，這時候應該大大的刷新，使它成一個有生機有一定目的的制度了。中等學校裏許多消極的不良的份子應該排擠出來。小學校裏應將我們歷史上傳統上優美的做人三育灌輸進去。最後，我們須在教育界中施行一種新的紀律，一種人人要服從，教師尤須服從的新紀律。

我們的教師，薪給甚低。這一個問題，我決定等國家預算穩定後，力謀改進。我不願使辦理教育的人過過分清苦的生活。吝嗇政策發源於以前的所謂自由民治一類主義。做教師的因為待遇過苦，不願盡心服務，甚至陷入邪僻，反對國家。只要看許多當教師的人動不動棄職而逃，就知我們教育狀況如何低落。這種趨勢，不但初級學校裏常有，大學裏也有時看得見。

法西斯秉政後，這種情形就改正了。法西斯第一要義是紀律。學校裏上上下下無論是誰，都得遵守紀律，尤其是負責指導紀律與秩序的人。

一八五九年卡沙蒂任教育部長時，曾宣佈一個學校法。後來雖經谷比諾，但哥克萊達羅等前後幾任教長加以修改，根本原則仍未更動。我們現在須用法西斯的熱忱將這法制革新整理，灌輸

新的精神，增進道德觀念。偉大的思想偉大的革命常能創造時機，解決許多難於解決的問題。我們的學校問題已遷延不決了數十年，現在也解決了。改進學制的詳細步驟我此地不談；簡括說來，可分以下幾個要點。

(一)有能力天才可以受國家教育培養的，國家教育培養他。沒有這種能力天才進國立學校的，另給他適當的教育。

相信民治主義的人，以為國立學校誰都可以進去。國立學校就像一隻大竹籃，好的壞的，寶藏與廢料，一古腦兒拌在一起。中等階級的人家以為學校是方便之門，一年到頭做着，便對學校失了敬仰之心。他們對於學校頂大的要求，就是放縱，放縱滿了期，文憑自會到手。以後的升官發財便循序而來。這種觀念，現在法西斯把它送入字紙籠了。

(二)國立私立學校的學生應國家各種考試時，機會一律均等。考試委員會由國家委派。

自從此制實行，我們的私立學校便風起雲湧，同英國一樣了。這一個制度很有利於在國內各地設立學校的天主教徒。舊式的反教徒對此卻大不滿意。我採用此制，是要借此鼓勵有創造性的

兒童，使得自由發展。

(三)由政府監督注意各地的私立學校，藉以促進國立與私立學校間的競爭心，並提高各校的學科程度。

國家對於教育的督促權，並不因私立學校的存在而減少。任何學校，政府與以同樣的注意。

(四)進中等學校須經考試。三育文化由學校負推廣之責，但須提高學科水準，勿蹈從前民治學校亂糟糟滿不在乎的覆轍。

用了上面說的改進方法，意大利現在的初等教育有兩個絕不相混卻又指臂相連的目的；一個是預備升學，一個是不能升學的兒童也能受到一種水準較高的大普通學識。

中等學校擴充如下：

(甲)補習學校——從以前的專門學校改組，學科齊全，添幾種新的科目。

(乙)高等專門學校——將專門學科的程度普遍提高。

(丙)高等科學院——代替已經取消的近代預備學校及高等專門學校的數理部，並預備升

入大學的理科。

(丁)師範學院——純粹的人文與哲學學院，替代已經取消的補習學校與師範學校。

(戊)高等女子學院——普通的文化學科，由淺入深，完全齊備。

(己)高等文藝學院——學科約略如前，無大更動，但添了些人文科目。高等文藝學院專為預備升入大學而設。進大學須受入學試驗。中等學校，高等文藝學院，與高等科學院的畢業考試，統名之為成人試驗。各校所授的課程一體革新，使入校者的學識可以適合近代的文化。除初中各等學校的補習部與宗教部外，各校學生須一律習臘丁文。

學校的種類雖是甚多，有一個辦法卻一律的。每一個學校自成一個單位，班數人數都有一定；新生入學，照他考試的成績插班；不取的另進私立學校。

我們這個新教育制，將舊日的教育勢力與觀念，尤其是功利主義，全部推翻。人民對此自不免有反對之聲。反對黨的報紙便利用這個題目做他們的宣傳材料，賽拉報尤甚。但這一次的教育改革，在我指導之下努力推進，意大利學校意大利文化的真正復興終於起始了。

中小學制改革既成，大學制度也連帶的進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將大學分爲各個有機體的組織，免去疊床架屋無益的重複。進大學也須經入學試驗，不論國立私立的中校畢業生都有應試的資格。

法西斯在國內革新的各點甚多，其中最含革命性的，我認爲是我們的新教育制，因爲新制一反從前，將自一八五九年以來相沿未變的制度完全改變了。

我的母親是學校教師，我自己也曾教過中小學校的學生，學校問題我很明白，因此我早有決心，將我們的學制澈底的具體的改良。自經此番改革，意大利的學校又可在世界文化方面佔崇高的地位。我們的大學教師，科學家與詩人，可以盡他們闡揚意大利文化思想的責任；中等學校可爲國家培植技術與做事方面的人材，小學校可爲民衆樹立公民教育與集體道德的根基。

我決定與國內各大學合作，在大學內增設法西斯經濟科，社團法科，及闡明法西斯文化的各項科目。從此法西斯主義又灌輸到純粹的學術知識界裏。我們用實際的，理論的，精神的經驗，佐之以熱忱的行動，創造法西斯新文化。

除在國內各大學設立法西斯科目外，我尤注意於一個純粹法西斯革命性的組織——巴里拉全國青年團。逸史野乘上記載幾諾阿城曾出產過一個大英雄，名巴里拉，我們這青年團就用他的名字。青年團的目的是訓練新意大利的青年與兒童。以前這一類的組織散漫雜亂，附設於各地的體育會，政治學校及其附屬機關。我們的新組織有專門的訓練。各種體操，槓子木馬，一切都有，使受過這訓練的人習於遵守紀律與有秩序的生活，又使他們習於服從，眼光能看到將來。

我要使人明白教育革新如何重要，使親自到貝露茄大學去講演。我的演辭，各地學者都認為對於世界觀念與對於青年的義務，闡發得非常透闢。

同時我又設立一個意大利學院，紀念意大利的文化及國內在科學文藝方面宣揚吾國文化最有功勞的人。學院裏的會員都是名傳不朽的著名學者。

國家的軍隊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三年中，已不爲人所重視。民族的菁華竟被大眾推到一邊，任情侮辱；當時所謂「自由政府」時代的陸軍部長竟發一個通令，勸告軍官不要穿了制服到公共地方，尤其不可身攜武器，免得流氓癩三見了挑釁。

這種反常，爲國家體面計，還是少說些好。從法西斯秉政，這反常也就重反過來入於正常了。我國現在的精神已是大不相同，人民對軍隊已確切的認爲捍衛疆土保護國家的階級了。

一九二二年我進軍羅馬時，特地選拔大戰中幾個意軍名將同我合作。我所以選拔他們，因爲胸中早有一個清清楚楚的預定計劃。狄也司將軍從維尼都一役後，因當時環境困難，好多時不肯說話；後來聶蒂當權，國政不修，他在參議院中曾力持正議，反對聶蒂內閣的政策。我奉命組閣，第一任陸軍部長就是這位老將軍。我又任命大戰時意國海軍中最著名的領袖雷維爾海軍大將做海軍部長。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狄也司在閣議中提出一個完善的改良陸軍計劃。那一次的閣議頗含歷史性。重整軍備的根本法案就是那一次閣議中通過的。會議後，政府昭告國人，「吾國軍備今已復興。爲國家利益計，吾國新軍當不負國民的付託，盡力完成他們最高的使命。」

我對自己對國家頭一個信誓已經踐諾了。第二步我致力於復興航空事業。我們的航空事業，已爲前任幾個內閣搞得稀爛，現在什麼事都得從頭做起，所以復興甚不容易。我先將我們的飛機場、飛機、駕駛員、組織人員與技術人員全部恢復。民衆受了反對派宣傳之毒，對於航空事業已不信

任，認為是毫無希望的，作為遊戲則可，發展成國防利器決沒有這回事。我不顧一切，用大力注意航空的發展，有時還自己駕機升空表演。意大利的航空事業現在已告成功。畢奈度的飛行技術已是世界聞名；其他如列隊飛行，空軍大操，都可以證明意大利的航空事業不獨在本國已有聲望，在世界任何國家，只要有空氣可以飛的地方，意國空軍的威望是人人知道的。

海軍的情形也已與前不同。我們已將海軍的組織重加整理，並改良艦隊的單位，補充艦隊的缺額，實行海軍紀律化。

海陸空軍外，我們還有維持國內和平的保安志願軍。保安軍共分一百六十隊，每隊有著名的軍官或熱心的法西斯黨員統率。這些隊伍，可說是和平的衝鋒隊。

我們的兵營與軍艦，可說是和平與武力的集合所。軍官的職務，一方面注意所屬兵士身體上學問上的發展，一方面訓練他們習於近代的戰術韜略。以前的陸軍往往須同時維持公安，以致不能專注自己的職務。事態繁重時，有時須整師的人方足應付。現在他們可專心於本身的任務了。最近五年中，兵士離營，除操練外，從沒有其他任務。

不久，狄也司將軍因體力日衰不得不辭職，他的職務暫由喬其阿將軍代理。我因國家武力有由一個人指揮的必要，便決定自兼陸海空三部部長。爲完成我這個計劃，我又設立了陸海空總司令一職。他的任務是彙集陸海空軍分部的計劃，準備通盤大計，向一個目的地——勝利——走。我們的軍事精神是活潑的。我們不侵略他人，可是人家也休想攻我們的不備。我們的精神是和平的，但是常在戒備中。

要完成法西斯的復興事業，我們還須注意幾個次要問題。爲國家的尊嚴與力量計，這幾個次要問題不能不立時解決。

已經退職的公務人員，在大戰前所得的養老年俸本已甚微，大戰後意幣日跌，他們微薄的收入更使他們的生活捉襟見肘。我爲維持這些人的生活計，撥了一筆專款使他們以後的衣食住得以無憂。教士生活過於清苦，我也替他們定了一個適當的辦法。像這種優待教士的辦法，在以前其濟會到處煽動，自由民主黨劇烈反教的時代，是絕對做不到的。意國教士，人數約有六萬，歷史上的政教鬭爭他們向不參加。他們安安分分，做他們的工作，幫助人民了理宗教上的事務。政治問題他

們從不過問，尤其是在法西斯秉政後。他們自認有精神上的使命，不願因法西斯當權，驟然改途易轍。有些不安本分只想搗亂的教士，政府自然不得不加以制裁；但是那些一心恭敬，遵照着聖經真言，將人道天道啓示人民的教士，政府應當盡力保護與扶助。教士生涯，寒薄已極，所以我們定了些優待辦法使他們的衣食住生活可以改進一點。

關於公用交通一類工程的籌劃與敷設，歷來的政策不脫一個私字。通盤籌劃，當然是沒有這回事，地方的需要也不必顧；這裏做一點，那裏做一點，目的是取悅這一部份那一部份的選舉人。這種法定的「取悅私人」政策，我盡力禁止不許再見。我在各地設立公用局，將局務交給素日受我信任，絕對服從中央，不爲地方勢力所動的若干職員。自經此番改進，南意公路狀況已日有進步。同時我又通盤設計，籌劃全國的蓄水池、鐵路、水港一類的工程。政府各機關，無分大小，從此都受了一種熱烈的衝動，做起事來不期然的生氣勃勃。全國的交通事業，如鐵路、郵政、電信、電話等等，都回復了正常工作。一部份人見全國工作上上了正常軌道，竟肆口訕笑。但這也不足奇。他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千千萬萬多少年不識紀律爲何物，只會說說現成話，遇事生風，無風還要作浪的意大利人，現

在竟也會搬上軌道；教他們看了那得不訕笑？從治到亂易，從亂到治難。不少人過慣了以前無約束無紀律的生活，此時忽然迫上正路，也有因此叫苦的。還有一部份心懷叵測的野心家，反對國家重整紀律踏上軌道，便極力攻擊。但是以上各種的人都不能搖撼法西斯政府。現在的政府不是一個抽象的，樣樣都不管的垃圾堆。不論何時何地，政府現在都過問得到。家於國內的，僑居國外的，沒一個不在法律之下過生活，沒一個不覺得法律的尊嚴神聖。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公用事業能同美國一樣處處顯出它的效能，向以遲鈍名的意大利百僚現在也熱烈靈敏了。

我特別注意我們的京城。羅馬是世界共有的名城，意大利人愛她，全世界也愛她。羅馬帝國時代，她已顯出她的偉大，到如今她的光明依然普照大千。她是基督教兩千年來的中心，兩千年來的根據地。她充滿着歷史與命運的氣韻。她是新意大利的國都，是基督教的中心點。她曾將法律與文藝傳給世界，以後還要繼續做世界的導師。有了如此的根基，我自然要發展她，使她在一個專任的市長指導之下成爲最美麗最有秩序最有紀律的名城。奧斯底亞是羅馬天然的水港，此外再鋪設

若干一半如砥四通八達的道路，羅馬便能成爲歐洲最清潔最有秩序的都會。我又將古羅馬的遺蹟另外隔成一個世外桃源，使古羅馬與今意大利的關係分外清晰美麗，分外使人留戀。但是我做這再造羅馬的工作，並不是將國內別的名城置之腦後。意大利各個名城，一個有一個歷史上的特性。貝露茄，米蘭，奈波而斯，佛羅倫斯，柏勞穆，波羅涅，都林，幾諾阿，都有她們歷史上值得使人崇敬的特點；但是講到永久的光榮，卻沒有一個敢於媲美羅馬的。

不少作者用精密的眼光觀察法西斯一步步政治上的變遷，曾有一個時候發出一個很有興趣的疑問。他們問，爲什麼法西斯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不自行解散，或自陷於紊亂？

要回答這一個問題，須特別指出幾個主要點。歷史告訴我們，通常的革命運動要使它成功後納入法律正軌，有時或須用強力對付運動中曾經出過力的人物。任何國家在革命過程中往往生出不少複雜的意想不到的現象。今天的革命健將，明天爲全部利益與最後目的計，有時不得不忍痛犧牲。但是在我一生的革命過程中，我從沒有故意犧牲過什麼人。我總是運用我在黨裏的權力，事先防止黨內的陰謀，私利，與任何爭執。我的宗旨，是與其事後制裁不如事先防止。

可是在必要的時候，我是絲毫不肯姑息的。我心裏常常記住，一個政黨既然負了政治上的全責，須有外科醫生施行大小手術的能力：要救全身，壯士不得不斷腕；要免黨的分裂，不能惜一部份的犧牲。我是法西斯的創立者，所以我在黨裏的權威至尊無上。就是偶爾有幾個黨員，不是因方法上意見的參差而因性情不同要求出黨，這種人也因怕受大眾的輕視，或將他們的自私自暴露於衆，不久就萎縮下去了。

我自知在黨內權力至尊。我所以使我的黨繼續存在，也是因爲這一點。但是法西斯黨不能解散還有別的緣由。第一，我與我的黨患難相共了幾年，革命功成，國民對法西斯黨員深表感謝；從情感上講，不能將他們解散。全部法西斯黨員，尤其是青年黨員，不顧任何犧牲，閉着眼睛赴湯蹈火，跟我打了那麼幾年。他們捨棄了舒舒服服的學校，捨棄了自己的職業，脫離了工廠自願來隸於我的麾下。他們冒鋒鏑，排萬難，在九死一生情形之下勇往直前。他們把自己的將來，連着生命財產，拚作孤注一擲，跟我做革命的工作。我對於這些志願兵，心中萬分的感謝；若在此時迫他們解甲歸田，那是烏盡弓藏，我成爲負義的人了。

末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緣由。我以為法西斯對國家有一個最重要的責任，就是爲意大利創設一個新的統治制度。要完成這個制度，須經一番努力的工作與選擇，同時又須避免造成許多兵權過重的軍人。國內許多重要位置，法西斯黨有權向我推薦黨員充任。只要人地相宜，黨與政府是能相附而行的。以前的暴力政策，我們已到了不得不放棄的時代，但是政治上不妥協的特點，我們仍當盡力保留。國內有許多現象，顯明地在告訴我，舊的意大利如同一件破舊的衣服，七穿八洞，破爛過多，決不是這裏補一塊新布，那裏補一塊新布，便能拼湊成一件新衣的。要改造非澈底不可。因此我不得不留着大量的生力軍與新人物做將來的準備。這是我解散法西斯黨的最大原因。

法西斯既是以黨治國，法西斯的特點既是秩序與紀律，身充黨員的須能以身作則，方能服人，所以我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公布一篇「告黨員文」，使法西斯人人注意。文告的大意是：

「法西斯應該個個做保障秩序的人。若有擾亂秩序的，儘管他身佩黨證，應被國民視爲公敵。」

這寥寥幾個字就足以表示法西斯政府下的黨的地位與責任。

一九二二年中，我們很遇着不少困難。因爲經過了許多緊張的事，黨的神經已到了十分敏銳的程度。所以在困難最甚的時候，法西斯的行動處處顯出它在大體方面能做國民的先知先覺。我們的革命，除真正的衝鋒打仗時外，不像其他革命事後還到處流血。我自始至終用我的意志將暴力管得緊緊的。

那時反對黨的報紙，像自由民主黨的賽拉報，社會黨的黨報，都一致批評法西斯的行動如何強暴，同時又希望法西斯的試驗快些完結。照這些政治庸醫診斷起來，法西斯的政治試驗是注定短壽的，不是在國會裏碰壁而死，定以缺乏能力，不配指揮複雜的國事，自己短命而死。他們診斷得對不對，後來已有事實證明；但在法西斯第一年當國時，我不得不時時注意黨的行動，防他們萬一越軌，授人以口實。

黨中還有一個危險也很嚴重。加入法西斯黨的過多，份子漸形龐雜。當年法西斯成立時，不過是幾個親信的同志，現在黨員已日見其多。我怕阿狗阿貓都要來加入，不得不封起大門來，絕了他們的望。人情冷暖，大致相同；法西斯風雨飄搖時，都要來打打冷拳；脚跟立定了，便你也想進來，我也

想進來。我若聽其自然，一定弄得選擇不精，魚龍混雜，舊政黨腐敗的情形就是我們前車之鑑。況且向來嚴緊的大門，若任它敞着，必有不少臨時的投機份子亂闖進來，將我們原有的朝氣消失了。腐化的舊世界一定要打倒。他要穿着軟底拖鞋走一步退兩步的蹣跚前去，我們讓他蹣跚前去就是，可是不能許它攔阻我們新青年的前進。

一九二六年我停止了黨的登記後，我將全付心力用在意大利新青年的選擇與教育上。我組織了學生軍，又組織了巴里拉國民青年團。後者是一種青年男女的全國組織。我因為這種團體具有特別的優點與教育上的價值，最近曾送給它一個極適當的名稱——「法西斯國家之無價青年。」

以上的計劃得了從來沒有的圓滿結果。法西斯自從實行了這個計劃，從沒有遇過不能排除的危險。我自信我有以下一個長處——待時而動，相機搏擊，不動手則已，一動手決不會踏進姑息縱容的害人陷坑。

我做這些防患未然的工作，總有不少黨中的同志不斷地幫着我。畢安琪在我們長征羅馬以

前就是黨中一個重要領袖。他能權衡暴力與理智，使恰得其平。我因他有這種冷靜的頭腦，所以關於內部政治的事，至今是同他商量。他有極優美的政治腦筋；沉靜善思，忠懇篤實，是黨裏極靠得住的一個人物。

桑桑奈里也是黨中健將。他是大戰中一個健兒，現在是參戰軍人國際同盟會的會長。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共濟會曾竭力慫恿他脫離法西斯黨，他屹然不爲所動。

有一個時期，反法西斯的若干組織曾聯合起來圖謀報復。自由派已經失敗，但因新政府對他們容忍，他們又不明白國內的新形勢，忽然回復了以前飛揚的態度。意大利共濟會仍在暗中發展，他那無量數的毒爪仍在四處傳佈「腐敗」與「分化」。暗中幫他們活動的，還有些殘餘的共產黨。一九二四年九月大選舉後，法西斯組織了一個指揮部，由瓊都充任部長。關於瓊都的法西斯活動，我前面已經說過。那一年的下半年，國內反法西斯運動受了國際間各種暗勢力的濟助，忽在四面八方的戰線上同時活躍起來。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我先發表了一篇演說，痛痛的在他們鼻子上擊了一拳。後來我決定這還不够，黨的方面應採更強硬的不合作辦法，便任命法里那齊做法西

斯黨的總幹事。

法里那齊受了我的委託，頗能忠於他的職務。他做的事，從大體上結果上講來，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很有用的黨幹事。他將四散各處的愛文蒂諾餘孽的巢穴一個個搗破了。他將法西斯黨政治上道德上與反對黨不妥協的精神提得更高。我在短時期內一連四次幾遭暗殺，知道反法西斯份子的殘酷慘暴是沒有底止的，便公布了制裁不法的幾道法令。法里那齊就是實行這法令的人。對於反法西斯各黨的報復行動，刻刻注意，同時我也採取了幾條必要的防止方法。法里那齊是意大利法西斯創始人之一，他從一九一四年起就是我很忠誠的心腹。

法里那齊的工作完成後，杜拉蒂接下去做法西斯黨總幹事。杜拉蒂也是大戰中一個勇敢戰士，頭腦清新，性情高尚，能幫助我使黨的一切合乎時代的新思潮與新需要。他最大的功績，是對於法西斯羣衆完成一件偉大的必需的教育改進工作。除以上數人外，我還要提起以下幾個人：組織巴里拉青年團的列西，組織志願軍的麥爾覺里，有膽略的行政官馬里奈里，勇敢的老戰士司達萊西，一九一九年就做黑衫勇士，後來在波羅涅組織法西斯黨的亞披那蒂。

黨給我的人，有地方行政官，工團組織者，及領事官；衆議院裏的法西斯議員都分派到各部，任部次長要職。一步步，一些些，我將整個的政府變成一條不妥協的堅強的陣線，到現在幾乎政府裏所有重要位置都已由我委派法西斯份子充任。一九二五年六月法西斯黨在羅馬第一次會議時，我曾說過「一切政權都歸法西斯」一句話。時逾四年，現在我的話實現了。

我始終善用我的忍耐心，我避免向黑暗中跳躍。我從不糊糊塗塗在睡夢中決定什麼辦法。我兼顧目前的需要與將來的結果。我將政府改爲純粹的法西斯政府，將黑衫黨的活力與新力灌輸到全國生活的血管裏；如此，我非但不減少法西斯在統治上的地位，反使它的力量更爲重要。這一種從普通的政治組織轉變爲永久性的國家組織，就是保障新政府統治的穩固。我親手建了有利於國家的改革基礎，我爲國家永久計，又將法西斯最高政治會議定成憲法上的組織。自此法西斯雖然一方面是獨立的政黨，一方面與法西斯新政府像鐵一般結合不分了。

意大利政教間關係一個問題，常引起國內外人的注意，也常常引起他們的誤解。從一八七〇年宣布了解決政教紛爭的「保證法令」以後，政教間關係，至今以此法令爲根據。法西斯秉政後，

雙方和氣，從未有過重大的衝突。當然，教皇方面有時要抗議一兩個權利，說那些權利被意大利政府硬奪去了。但這種抗議並沒有十分重要的動機，雙方意見也沒有過分的水火，所以總是和平平的解決了。

政教關係現在如此平靜，那不能不歸功於法西斯新政府。在過去的時期中，兩者之間往往因帶有歷史性的爭論，弄成互相嫉視。反教運動用種種方式發展，其中又加着所謂「自由思想」派的活動，結果是徒然助長共濟會政治上的惡焰。一般誤解宗教的人以為宗教是「私人的事」，公衆行動輪不到宗教參加。

但是從一方面講，反教主義固然是膚淺粗俗，從另一方面講，教會剛愎自用，對於新意大利缺乏瞭解，也是火上添油，增人反對的原因。反教團體甚至一力鼓吹禁止天主教一應儀節，學校裏連聖經一類的書都不許讀。這種反教運動最劇烈的時候，是在社會主義勾結了共濟會作威作福時代。要知道，反教觀念是謬誤的。利用宗教做政治活動，與純粹的傳佈宗教信仰是截然兩件事，界限分明，不能混為一談的。因為幾個黨派不分皂白的反對宗教，以致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的政

教分立政策日趨紛亂，到一九二五年竟變爲宗教的布爾希維克主義。我掌理國是後，決心將這種主義加以清理，使它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不能有絲毫活動。

從誤解與膚淺生出來的紛亂，現已經法西斯挽回了。我並不自己騙自己，以爲政教間隨時能發生的衝突已從此解除；我也不自欺，以爲一種包含最高利益與主義的爭論我能容易易的解決；但我已將此中那些地方不能調和，那些路線不能屈曲，悉心的研究。我準備用一番整理融洽的功夫，使宗教信仰與各種宗教儀式從新開花結子，超然於政爭之外。要曉得，宗教信仰與同它連帶的各種儀式，是新興國家的精神發展的要素。

我要加一句話：教皇方面大概因爲政治關係，對於我的工作未能十分了解；我一番苦心，一步調和政教間關係，他並沒有給我什麼助力。我的工作既不輕鬆也不容易；第一是共濟會佈滿了反教的天羅地網，支配人民的思想；教育界，出版界，司法界，甚至於軍界的一部份，都受他們的影響。

我舉一個例來證明反教情形已到了什麼程度。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法西斯革命功成，我在國會裏正式發表我第一篇的演說。結局的幾句，我說敬求上帝助我完成我的困難工作。這一

句話竟大大的說錯了。原來意大利的國會，歷年是共濟會的活動場所，上帝這名詞已經不許用了好久。連那天主教徒組織的所謂民意黨都不提上帝這兩個字。意大利凡是參與政治的人，不要說口內不談上帝，連心裏想上帝都是犯禁的。就是心裏想到上帝，那張嘴也給「怯懦」與「政治投機」兩樣東西封住了，不敢張一張。在立法會場上，他們尤其是不敢干犯這個大忌。大膽地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到底還要讓我。而且我做這事是在革命最緊張的時候！那末此中有什麼真理呢？真理是——堂堂皇皇地表示自己的信仰，就是自身力量的表現。

宗教信仰的精神，現在又開花了。教堂裏衣冠濟濟，擁擠如前；傳道的教士重復受人們的尊敬；法西斯已盡了它的責任了。

以前我曾說過，一部份的宗教團體未能重視與了解新意大利政治及道德復興的重要意義。他們對於新意大利的不了解，在法西斯登臺之初就顯出來。那所謂天主教派起初要表示他們的合作，推幾個人出來加入我們的新政府。可是承他們美意合作後，新政府裏發生不少誤會與緘默。隔了六個月，我不得不將大門關起來，請那幾個閣員出去了，不要再回來。

法西斯現在用至高的忠誠，顯出它對於教會與教會的力量有充分的了解與重視，這種確當的態度，是每一個天主教信徒的責任。但是政治、國防，與對內對外如何保護國家的利益，那是法西斯新青年的工作，與教會無關。意大利人應該尊敬並使人尊敬聖彼得留下的教堂——一個萬古不朽並世無雙的教堂——同時也應涇渭分明，勿與沒有顯明計劃沒有愛國心的政治惡勢力同流合污。教會中個人的見解行動儘管有錯誤，教會本身普施天下的良好影響是不可磨滅的。但是我們對於教會中個人方面的不忠實，與中歐一部份潮流給這些人政治上的贊助，卻儘有異議與憤恨之權。意大利的宗教信仰，經法西斯給它一種新的推動力後，現在已是堅實了。但政教間的關係，也已給法西斯劃了很分明的界限，各有其權，各有其責；教會方面，以後無論用什麼理由，不能再侵犯政府的權能與職責了。

第十一章 向前去

一部份讀我這本自傳的人，或者以爲這是我畢生的傳記。他們若以爲我的事業到此已是百尺竿頭，那他們完全錯了。那有人生四十五歲就結束他一生的奮鬥的？

親親密密詳細的私人迴憶，那是老朽龍鍾冬夜圍爐時做的無聊事。這種記述不是我分內的事，因爲這種記述是自認此生已到盡頭了。一個年富力強還有無限事要做的人，那裏談得到這些？

我三十九歲時，領袖羣倫，統治全國。我不獨不以爲事業已完，我常覺得我的事業還未開始。

更勝於今的一部份生命，在前面向我走來，我現在走上去迎接他。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自豪。法西斯堅實的根基我已代爲築好了。許多人問我，以後的政策怎樣，最後的目的是什麼？

這是我的回答：我自己什麼也不要，我也不爲我的家庭打算。名我不要，利我不要，崇德報功我不要，表揚我使我做歷史上的偉人我也不要。我的目的再簡單也沒有：我要使意大利偉大，使意大利

利受人敬，受人懼。我要使我的國家不負她歷史上傳統的光榮。我要加緊她的演進，使達全國合作的最高水準，我要使全意大利人享受至大的繁榮。我要建設一個政治組織，使它表現，擔保，並捍衛我們的發展。新生的再生的意大利人，我永遠不會看得厭倦。我要用我全付的力量全付的精神，不斷地代他們創造最完善的機會。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經驗可以爲我師，可以爲我殷鑑的，我決不忽視；但我要用我們自己固有的質料，適合着它的可能性與我們傳統上的習慣，並用我們自己人民的力量，來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我已將我們民衆的利益，希望，與趨向，悉心地研究。我盡力推動生活的改進。我發動並指示這種改進的方法。我要用法西斯的毅力幫助國家恢復百年來已失的歷史。我們的黨就是我們堅若金湯的壁壘。我信任我們的青年。他們的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有靈敏熱誠的人做他們的領導。我服人之勸；只要他誠心，就是敵人的話我也容納。我對於謊言不實的敵人，侮蔑國家的奸人，以及公報私仇，不惜將尊嚴的人格國格推入糞坑的人，都看得一文不值。站得遠遠吵鬧不休的失敗者，從永遠立不住的破屋裏倖逃生命者，居心叵測陷害國家者，這種卑污下作的東西，醜態都是一樣的。得意時趾高氣揚，失敗後怨天尤人，連閉着嘴不響的一些小小尊嚴都沒有。

我對於跟我做事的人異常嚴厲，就是對最忠實的人也是如此。他們如有過度的放縱，我隨時干涉。我接近民衆的心，聽牠如何跳盪，了解他們的希望與利益。我曉得我們民族的優點是什麼；我因勢利導，使它日趨健全，日趨澄潔。我搏擊罪惡與墮落，打得它不敢出頭。從前借着保護人民權利的幌子設立的所謂自由組織，現在完全取消。它的假面具也給我戳穿了，將根據事實成立的法西斯主義來代替它。

清氣與光明，精神與力量，照耀動盪於意大利無盡的天空。籠罩在陽春中的意大利國民，在高尙的民族主義領導之下，向光明的目的地歡呼前進。這種精神，使我更奮發我無限的工作。我現在四十五歲，只覺得我的工作與思想浩然沛然，精神勃勃。渺茲一躬，此身不屬於我，我心早已獻給國家，爲民族謀福利。真正的意大利人也與我同此心同此志。我是國民的公僕。我覺得全意大利的人民都知我愛我。我知道只有不弱不偏忠誠坦蕩的領導人才能受人的愛。

我將我以往做的事重想一遍後，深信意大利民族創造的法西斯主義，在後來的時代中，定能同以前一樣，應付歷史上百般事件與需要，長驅而進，無堅不摧，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留一個萬古

墨索利尼自傳

不磨的印象。

附誌

墨索利尼是曠古的梟雄，也是並世無雙最擅變化的孫行者。意大利得有今日全虧他，西班牙弄到那樣，歐洲大陸山雨欲來，小而至於我在上海連天礮火中勉強譯完這本書，也是受他的賜。一心恭敬崇拜他的人稱他爲世界第一大偉人，恨他揜拳勒臂窮兵黷武的人說他是世界第一大魔君。我的意思，大偉人不該那樣善變，大魔君沒有他那樣的聰明，稱他爲世界第一大奸雄，似乎最爲恰當。大偉人也罷，大魔君也罷，大奸雄也罷，墨索利尼終不失一個「大」字。世上現有一種夜郎自大的國家，處處想模倣墨索利尼，可憐牠學虎不成，處處露出小狗的尾巴來，那也是墨索利尼害牠的。牛雖瘠，貴於豚上，其畏不死，十年之後，我們一躍而爲第一等強國，這是我們應該間接的感謝墨先生的。

譯者附誌

000039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916B

上海圖書館藏書
伍元伍角

廿三

